北京翼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1）
-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2）
-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3）
-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4）
-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5）
-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6）
-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7）
- 第二章 相亲相依（1）
- 第二章 相亲相依（2）
- 第二章 相亲相依（3）
- 第二章 相亲相依（4）
- 第二章 相亲相依（5）
-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1）
-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2）
-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3）
-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4）
-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5）
-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6）
- 第四章 上上下下（1）
- 第四章 上上下下（2）
- 第四章 上上下下（3）
- 第四章 上上下下（4）
- 第四章 上上下下（5）
- 第四章 上上下下（6）
- 第四章 上上下下（7）
- 第四章 上上下下（8）
- 第四章 上上下下（9）

- 第四章 上上下下（10）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1）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2）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3）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4）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5）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6）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7）
-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8）
- 第六章 欲罢不能（1）
- 第六章 欲罢不能（2）
- 第六章 欲罢不能（3）
- 第六章 欲罢不能（4）
- 第六章 欲罢不能（5）
- 第六章 欲罢不能（6）
- 第六章 欲罢不能（7）
- 第七章 恩恩怨怨（1）
- 第七章 恩恩怨怨（2）
- 第七章 恩恩怨怨（3）
- 第七章 恩恩怨怨（4）
- 第七章 恩恩怨怨（5）
- 第七章 恩恩怨怨（6）
- 第七章 恩恩怨怨（8）
- 第七章 恩恩怨怨（9）

内容简介

这座城市的高楼很多， 可是却没有我的家；这个城市的路很多，可是我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这个城市的人很多，可是我却没有能说话的朋友；这座城市的霓虹灯很耀眼， 可是我的前途却很迷茫……

无法确切地统计北京到底有多少“北漂一族”，百万？千万？带着各式各样的梦想和经历，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首都，他们中的幸运儿，在全新的土壤中扎下根来，更加恣意地、舒展地生长；而那些无法适应，水土不服的，经过一番挣扎奋斗，只能留下一个伤心的背影……

这是一座有太多故事的城市，这是一群有太多故事的人，当他们和那个光怪陆离的所谓“演艺圈”叠加在一起。会产生怎样一种奇异的混和物……

毫无疑问，作者本人正是来自这个圈子深处的一分子，能够把一切看得通通透透，所以才有了小说中那真切的痛、那刻骨的恨、那抵死的爱，还有那浓浓的绝望与淡淡的希望……

目录

引言
001 / 第 一 章 鲤鱼跃龙门
019 / 第 二 章 相亲相依
032 / 第 三 章 今夜星光灿烂
047 / 第 四 章 上上下下
074 / 第 五 章 挡不住的诱惑
095 / 第 六 章 欲罢不能
113 / 第 七 章 恩恩怨怨
134 / 第 八 章 大家一起玩火
157 / 第 九 章 DV事件
176 / 第 十 章 人情冷暖
193 / 第十一章 横的怕不要命的
208 / 第十二章 女人美美在心里
224 / 第十三章 走出你的世界
244 / 第十四章 归去来

引言

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光彩绚丽，手捧五色花的人们充满着自豪。人们都欣赏天边的七色彩虹，却不善经历彩虹前夜的暴风骤雨。名利场、春光梦，多少人迷梦般的向往，期待着人们的欢呼，渴望着人们的崇拜。明星们展示的永远是最光彩亮丽的一面，悄悄地隐藏起成名前夜的坎坎坷坷、风雨历程，甚至是不光彩的一页。但有谁会知道这个如同旋涡般的事业和生活圈子往往会使人身不由己，恐心自知？普通人不怕寂寞，名人不行。普通人不在乎谁的冷落，名人还是不行。因为他们曾是宠儿，历史把他们曾推到过万人仰慕的巅峰，所以他们很难下来。时光的风会毫不留情地从他们手中卷走阿拉伯神灯，并在他们脸上布上一道道灰尘。成过名的人会说："过去的已经过去，让我们常怀平淡心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真正火红的人来不及怀平常心态，怀上平常心态的人已不再火红。只有无奈的名人才会说："去他的，我才不在乎！"然而他们心里比谁都更在乎不过。因为这种心境是痛苦的，是人生最重大的失落和创伤。那种流水落花、那种昨夜东风之感会像萤火虫般地在他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永久地缭绕徘徊。当名字不再灼热，事业日薄西山的时候，他们会在追忆的梦境中见到火红时期的春花秋月，醒来却不堪回首……

尽管如此，迷梦般奋勇的追随者们仍前仆后继，生生不息。他们如同闹革命时期的勇士一样，踏着前辈的血迹前进着。为了人们敬仰的目光，为了梦中见到过的花环，他们像南美的淘金者一样地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当看到名利场门前血流成河的时候，他们经历着灵与肉的考验。在光荣的后面是惨烈的痛失，在笑颜的背后往往有可怕的嘴脸。当精疲力竭地翻过秋天的山，蹚过春天的河，伫立在舞台中央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不免感到：那当初曾被蹂躏过的真挚和被抛弃过的初恋在河的对岸是那样的清莹秀美……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1）

社会像奔涌的海洋，生活中的人们像浮游在水中的生物，不甘沉沦的就要拼命地向上挣扎。所以在全国演艺界，便有几十万为了寻找机遇的志士浩浩荡荡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冲向了北京，他们号称“漂儿”。

哈尔滨市大剧院里正上演着一出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舞台上精彩的演出和扮演穆桂英的演员精湛的技艺把台下观众的心情撩拨得阵阵兴起。特别是从破天门阵开始，演员们卖力十足，而扮演穆桂英的张天妮刀起刀落更是连看都不看地从番邦首领和小鞑子们的头顶落下，那叫一个准，叫一个过瘾。从剧场里爆发出的阵阵掌声连剧场大门外都传得好远。不少特意不进剧场，而就在门口站着说古道今的几位老票友更是借着掌声，借着几分特有的兴致边比画边白话地说着穆桂英这出戏要属谁谁谁唱得那叫最好，最地道。剧场内团领导也被阵阵爆发出的掌声感染得脸涨得通红，在台下乐得合不上个嘴儿。一下子就包出去二十场戏呀，什么小数？可与此同时他们心里也翻卷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自张天妮在滨城成了小名人后，各企业再点戏大多都是她的，二十场戏里就有她十三出。这姑娘长得漂亮，文武双全，戏唱得可真好。可这姑娘说什么也不想在这儿待了，就是想上北京。你说你在这儿如鱼得水，非要上那个北京去干吗？

原来，几个月前张天妮接到在北京漂泊了三年的男朋友李顺义的一封信，说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艺术学校，有京剧研修班，要她无论如何要进京抓住这个机会，以后会成大名。尽管张天妮把这件事一提就遭到团领导的强烈反对，可张天妮还是方方面面找人，最后找到对她比较关心的市领导，她说自己是想到京再好好研修一下，见见大世面，学好了以后还会回来。就这样，在市领导的直接干预下，京剧团也只好答应放人。这几天团领导见了她连话都不说，但张天妮知道那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自己又何尝不想念、不留恋随着自己一起长大的

老师和同学、同志们呢？但与前程，与事业比起来，哪轻哪重，自己的心中一定要有数。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月穿梭，时光流逝，留在身后的终将是如烟往事……

随着火车笛声的长鸣，一幢幢伴着自己记忆的高楼，一片片伴着自己儿啼时的街景消失在张天妮的眼前。只有这一刻她不免感到一丝丝的伤感，哦……这就是离别的凄楚吗？随着火车的弯道，她看见前面是一条笔直笔直的车轨，它伸向何方？它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呢？是否真的像顺子说的那样，一条红红的地毯把自己引向那个金光灿烂，五彩十色的殿堂呢？

为了成就自己辉煌梦想的张天妮来到了北京，一路上她止不住地东张西望。面对着好高好亮的楼房，好宽好敞的马路，她感慨不已。两年多没来北京了，这儿的变化可真大，再看街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好家伙，都是我们那儿很少见到的东西哎。这儿真好，怪不得顺子一去不回，而且总是来信劝自己到这儿来闯呢？原来这儿的东西好、马路宽、地方大哦。她从兜里掏出李顺义寄给她的地址，一路打听来到了一座专为全国戏曲人才来京闯荡才开办的高等学校的门前。嚯……满院子的人？都是考试的吗？不会吧？

“天妮……”李顺义穿过人群走了过来，他满脸通红地指着手表，“你怎么才到哇？再有俩号就到你啦，我都快急死了。”

张天妮歉意地解释道：“我对这儿不熟，下了火车我是按这个地址打听来的嘛。”

“哎呀，打个的嘛。行啦行啦，赶快准备一下吧，记着，除了唱段和基本功之外，还有一个小品，这个主要是考你的即兴表演和反应。分儿还不少哪。”

“又不是考说唱团，考什么小品嘛。哪儿和哪儿呀？”张天妮一副不解的样子。

李顺义有些急躁地摆了摆手说：“哎呀，别磨蹭了，把汗擦擦，快上去吧。”

“387号张天妮。”

“到，我在这哪。”

“哈哈哈……真土，哪儿来的乡巴佬？”走廊过道上的同考们不约而同地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她却仰起脸瞥了这些人一眼。顶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眼神，看不起谁咋的？有没有能耐咱们一会儿考场上见。出来喊人的年轻考官也笑了，这个女孩子好像很有性格嘛。他将张天妮领进考场。考场很大，一块厚厚的大地毯在眼前展开，一排很有些分量的考官、专家都用一种很陌生的目光望着她。领她进来的年轻考官对她说：“张天妮，先把你的自然情况向考场的专家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张天妮，东北哈尔滨人。我这次报考的是京剧表演系。”

年轻考官又向她说：“这次考试的规矩是唱一段西皮，唱一段二黄。然后十分钟的基本功展示，来一段武戏也可以。最后是给你出一个小品表演题。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我就先唱一段状元媒吧。”说完她小脸一绷，只等着琴师拉琴啦。嚯，这小姑娘啊，还真有股子神气呢。考官、专家们相互看了看，只等着她开口，听听她到底唱出个什么公主腔调来。

别看别人进考场紧张，张天妮可不在乎这个。这个从小就知道一心学戏练功的姑娘，还就是有股子人前疯的精神。在学校没毕业的时候，她一年到头最兴奋的就是期中、期末考试的这几天，她心里总有着一股子横劲，也就是老师告诉她的那句话叫“心里头长牙”。她从不像好美的师姐师妹们那样没事要到街上购购物，还要和师哥们一起开个什么Party。她总是要把练功房的灯点到收发室大爷敲门的时候才会关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身穆桂英的大靠不知叫她缝补了多少遍。所以每当期中汇报、期末考试的时候她总是在心里默默念着：

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甩到身后，叫你们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学的戏，我是怎么练的功！琴声响了，哟，多么美的琴声啊，是比我们学

校琴师拉得好听多了。这时她微眯双眼，进入人物的状态，轻摆柔身做出一个公主端的架势。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2）

像不像三分样。戏曲演员是不是角儿，一举手、一投足、一张口，不到二十秒便知道你的道行。张天妮张口不到两句，在场的考官、专家们便竖起了耳朵。他们很认真地看着眼前这个东北来的姑娘。哎，想不到哇，考了这几天的试，还是第一次遇到个好坯子。不错、不错，接着来。唱完了西皮，张天妮又唱了一段反二黄。好好，真是很不错，嗓音甜美圆润，唱段字正腔圆。这时年轻的考官手端了杯水走了过来："来来来，喝口水。"张天妮从眼前考官们一个个交头接耳兴奋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获胜的希望。可她心里想，这算什么，一会儿再让你们看看本姑奶奶的武功吧，准保叫你们傻眼。"好啦、好啦，停一停、停一停。"这时专家里面一个年纪稍大点的主考官向张天妮摆了摆手，"你是跟谁学的戏呀？"

"报告老师，我是和陈艳梅老师学的戏。"

"哦，知道、知道……"主考官很认同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演员，"都学过什么戏呀？"

"报告老师，我学过《白蛇传》《望江亭》《三娘教子》《秦香莲》《天门阵》《战金山》《杨门女将》《八大锤》……"

"等等、等等，你等等。"主考官像听错了一样地连连摆手："什么？你说你学过《八大锤》？"大家也都用不相信的目光望着这个东北姑娘。《八大锤》在武生行里都是最吃功的一出戏，她怎么还能学过《八大锤》？

"是啊。我是学过《八大锤》呀。"

"和谁学的这出戏呀？"

"和李震亭老师学的这出戏。"

"哦……"主考官和在座的考官都不住地点头。他们都知道，这是位曾威震北方的一代武生。"好的、好的。这样，你把《八大锤》的走边给我们走一遍，再耍两个枪花给我们看看，行吗？"

“好的，老师。”说着，张天妮接过年轻考官送过来的双枪，她蹬上厚底儿，扎上大带，头插双翎，直弓直令地扮演上了少年英雄陆文龙。适才一脸妩媚的公主，一转眼便英姿勃发，扮成了一代少年英豪。内行人知道，这种转换难度之大非同一般，没有一定道行的演员简直就是开玩笑。过去戏曲行曾言说生旦净丑、文武昆乱不挡，也就是指这种大转换后的施展和把握。再看看张天妮，上场的三片腿儿成一百八十度，均举目过顶。好功夫！显然考官们的脸上已有惊奇神色。每一个动作刚柔并济、举手投足地地道道。走边过后，张天妮又耍了两套枪花，只见两杆枪在她手里如两支绣花针般的听使，掷向空中后，她连看都不看地抬手一接，稳稳当当地抓在手中，在锣鼓点四击头的亮相中迎来了在场考官们的一片掌声，也结束了她的业务考试。考官们一个个如发现了一块瑰宝般的喜气洋洋。好家伙，这可真是寒山出俊鸟，深山出凤凰啊。什么时候从边陲飞过来这么一个精灵？这时主考官发话了：“好啦、好啦，孩子累啦，让她休息吧。”

“老师，不是还有小品呢吗？”张天妮满脸是汗，愣了巴登地望着主考官。

大家笑了，主考官也笑了：“不考啦、不考啦，看你出了这么多的汗，怎么舍得再考你呀？换衣服的时候注意点，别感冒了，过几天还要有复试啊。”

出了考场李顺义紧盯着天妮问怎么样，张天妮告诉他说考上了，没问题！李顺义忙拦住她说：“别扯了，这只是一个初试，还有复试呐，你就把自己给板上钉钉啦？”天妮毫不含糊地回答：“那当然。”张天妮把方才自己在考场考试的原委和李顺义详详细细地演述了一遍。把个李顺义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太好啦，如果天妮真的来了北京，自己的漂泊生涯不就有靠岸的希望了吗？

李顺义和张天妮是邻居，从小就是张天妮的追随者，又都在青少年时期走上了演艺之路。张天妮进了戏校学了京剧，不甘寂寞的李顺义便在后来考进了音乐学院，学习了声乐。由于北方文化氛围、文化

信息量有限，所以李顺义便在三年前只身闯入了京城，加入到了“漂”的行列。临行前他曾向张天妮发誓说，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江东！可就万没想到这两年是越混越惨。刚来的时候勉强还能住个招待所，现在却住进了地下室。即便这样，他也发誓绝不再回滨城，创业人面前就是一座待挖的金山，成功者脚下就是一条坎坷的路嘛。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行？别人能闯我差啥？但远在家乡的天妮却成了他巨大的难题。家乡可以不回，但恋人不能不要哇。况且是这样美，这样有才华的一个北国姑娘。前些天通过电视台的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学院的讲师，他告诉李顺义，北京新办了一所专供全国戏曲人才进修的高等学校，九月招一批进修生。李顺义一听，机会来了。对呀，让天妮到北京来进修哇。对京剧自己倒不是多懂，但自己知道天妮从小苦练，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能耐可不一般?万一能考上，自己在北京不也就有伴儿了吗。没想到，一封信刚发出去不到三四天，立马得到了回应，天妮告诉他正在做有关领导的工作，一旦工作做通，立马进京。刚才在考场外把自己紧张个够戗，她可倒好，出来跟个没事人似的扔了一句话，说她考上啦。这丫头，你说怪不怪?

张天妮有些假小子性格，但长得却是天生丽质。高高的大个，五官端庄，一双大大的眼睛分外有神，只是她娇媚的时候不常被人们所见。越是这样的女孩子越是能引来周围的倾合力，不论男孩女孩都愿和她交往，而且从没说道。她有一个特点，上了台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演什么像什么，十分地道。私下玩起来也非常开心，哪怕晚上多重要的演出，多重的演出分量，没扮戏的后台道具箱子旁，肯定有她的一锅儿扑克。别看不赢天不赢地的，打起来较真儿的劲谁也比不上她。哪怕是满脸贴满了纸条也在所不惜。所以青年团里的师兄弟们都愿意陪着她演戏。别看工资不多，唱完了戏照样敢请大伙喝酒、吃肉。只是每每此时，都会有一位好心的师哥站出来替她买单，大家也都认同。只要师妹有这个举动，就证明没拿弟兄们当臭底包，弟兄们心里舒坦。在青年团里只要一提张天妮，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的。

只是这次她出来考学，多少令大家有些失落，别听领导说什么学完了再回来做什么贡献，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句骗人的谎话，天妮这一走，便不会再回来了。李顺义这个臭小子到底是把咱青年团的台柱子给挖走啦……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3）

“现在这是去哪儿呀？”出了学校大院后，张天妮问李顺义。李顺义说先找个地儿吃口饭，然后再找个住地儿把她安顿下。张天妮忙说：“你在哪儿住哪？我怎么也得上你那儿去看看哪？”李顺义有些不大在意地说：“我那儿……我那儿你就别去啦，挺老远、挺老远的哪。”

“那怎么能行哪？拆拆洗洗的我怎么也得帮你料理啦。临来的时候李婶还特地嘱咐我来着。”李顺义忙摇了摇头：“不用不用，你累了这么一天了，好好养养身体，再说过两天还真说不上有你的复试呐，别马虎喽。”

“屁！什么复不复试的，谁还拿那当码事？我说保准考上了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李顺义望着自己这个假小子似的女友仍用不信任的目光望着她说：“我的活祖宗，你说的是真的啊？”张天妮咂了两下嘴儿：“瞧你说的，不瞒你说，别看它这个大学府那个大剧院的，能达到姑奶奶我这个功夫的还真就没几个人。没有这个心数我也不进这北京城！”李顺义乐得忙拍了下大腿：“那这么着，吃完了饭咱们去北海公园，去完了北海咱们再去颐和园，去完了颐……”还没等李顺义说完，张天妮绷起了脸子：“哪儿也不去，我就上你住的地方。”

“好好好，去我住的地方，去我住的地方……”李顺义知道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便耷拉着脑袋答应了恋人的要求。

推开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鼻而来，呛得张天妮差点仰过身去：“什么味儿啊？你怎么就住这儿啊？你不是说住的和三星级宾馆差不多吗？”张天妮睁大了眼睛不相信似的望着李顺义，李顺义却显得不介意地：“啊，暂时的、暂时的。”张天妮四处走走看看，三张床、两个床头柜，破电饭煲、锅碗盆等摆放得乱七八糟。她走到李顺义的床边看了看，一把破吉他挂在墙上，床边摆放着整个屋子里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一台老牌子的破电脑，但床头柜上却摆放着一张张天妮大大

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天妮笑得是那么灿烂。看着看着张天妮笑了："嗯，还别说，也就数咱家的顺子还算凑合。"天妮又看到李顺义的床头挂着一个小铃铛，噢……这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铃铛，天妮和李顺义一人一个，这是他们还不知晓男女之事的时候李顺义拉着她去逛庙会时买的呐。至今两个人都保留在身边，好像是一件信物般的东西了。天妮也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另一个小铃铛，与这个小铃铛碰在一起，只听屋子里发出铛……铛……的响声。李顺义美滋滋儿地看着天妮笑了……

听说李顺义的女友要来，室内的两个室友都找着个借口溜了，也可能有作为一个男人住在这样的地方怕叫陌生女人笑话的缘故吧。张天妮三下五除二地帮李顺义拆被拆褥子，并让李顺义把大盆拿来，再多打点热水去。李顺义屁颠儿屁颠儿地准备完这准备那，张天妮说不上饭店吃饭，要在他的小鸟窝里好好给他露一手，所以李顺义又跑到街上买了好多肉和菜，只等着与这个久别的家乡娘子在自己的破瓦寒窑里好好地痛饮一盏了！

傍晚时分，小屋里拉了好几道绳子，挂满了李顺义的被褥外套和衣物。在锅碗炒勺的敲打声后，油炸黄花鱼、糖醋肉段、素炒三丝、红烧口蘑，外加蛋花汤摆在了屋里的小饭桌上。通化红葡萄酒倒在酒杯里分外透明。累了一天的张天妮这时才稳稳当当地坐在了李顺义的对面，她举起杯："来，顺子，谢谢你给我指明了一条光明之路，我今天到你这破瓦寒窑当一天王宝钏，也算是对你这份心意的一点报答，来！"说着张天妮冲顺子碰了一下杯，一仰脖一大杯红酒喝进去了。顺子看了看天妮，又看了看杯中的酒和桌上的菜，也一仰脖干了。好家伙，这丫头，不光是戏唱得好，这一手菜是什么时候练出来的？他夹菜尝了尝，嗯，真不错。

"怎么样？今天还满意吧？"

李顺义羞得脸上微微发红，冲着张天妮说："满意、满意，相当满意。"张天妮乐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在想，如果再把你这个

小屋再好好地收拾收拾一定就更圆满了是吧？”

“哎？你怎么这么神呐？不过那可就该把你累坏啦。”

“拉倒吧，我可不傻，我一个人干，你们三个人在这儿造劲？我才不干哪。”

“对对，这又不是咱们家。等咱们好好奋斗几年，有了自己的家，那时候你愿意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说话工夫二人又喝了好几杯酒，吃了不少的菜。这时二人的脸都挂上了红润，张天妮眯缝起眼睛看着李顺义，她几次欲言又止。李顺义以为天妮肯定要说些感激自己的话，所以也不客气地：“没什么、没什么，用不着，咱们也都快成夫妻的人了还扯这套干什么？”可这时他却发现张天妮的脸色很不好看，张天妮又将一大杯酒霍地干了进去，放下杯子她对李顺义说：“顺子啊，咱们相好也这么多年了，按理说我今天不应该在这里说这些话，可?心里又憋不住，索性就说出来吧。顺子啊，你这一走就是三年，你觉得你混得怎么样？”

“嘿，到北京的这帮子人儿不都他妈这德行吗？慢慢混着呗。”

“慢慢混？打算混到什么时候哇？你知不知道你多大啦？你准备把我娶到像这样的住地儿吗顺子……”李顺义尴尬地笑了笑：“天妮，你刚来，北京这地儿的水到底有多深你还不知道。”

“没什么不知道的，别看它水深，关键还是看自己的水性。不是吹，这次我们考试的头名肯定是我张天妮，你信不信？”

“信、信，我信。可你考上了又怎么样？毕了业上哪儿唱去？唱了之后能挣多少钱你想没想啊？而最关键的却是这个。”

“最关键的是自己有没有价值。如果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的人，第二步怎么迈？你说你这三年都是怎么干的啊？钱，钱没挣着；名，名没混出来；人就更别说啦。我今天一迈进你这个屋里的时候心一下子就凉了。”人总是有自尊心的，更何况到这大都市来淘金的狂仔。可万没想到，满以为要对自己抱恩的人，却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讨伐，李顺义的脸色有些很难看地说：“行啦、行啦，你懂啥？你以为谁愿意在

这破瓦寒窑里苦度春秋吗？你以为我李顺义就没有自尊吗？不正是为了将来的自尊，我才在这里付出艰辛吗？”

“可顺子啊，也有很多人费尽艰辛、一无所获的啊。”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4）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天妮？”李顺义这一次撂下脸子，放下筷子看着张天妮心想，我好心好意地把你劝到北京，又跑东、又奔西地替你忙活了老半天，难道为的就是让你给我来一顿撕鼻子撕脸地数落？他哼了一声：“什么叫夜郎自大你明白不？别以为你在咱们哈市有一席之地就飘飘然，即便你在这儿考试拿头彩，这又算得了什么呀？知不知道北京的能人多少？全国各地的大主演到了这儿连配角都混不上的有的是你知道吗？机会，机会。你懂什么叫机会吗？我不就在等着这个机会吗？难道我李顺义这个音乐学府的优秀毕业生就愿意像个小瘪三似的跟在别人身后屁颠儿屁颠儿地侍候别人吗？不！我就是要从这个孙子熬成爷爷。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你知道吗？”

“我知道，只怕我等不到你当爷爷那天。已经来三年啦，你看看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人家别人也有不到两年就当上了爷爷的人哪。”这不是典型嫌贫爱富的语言吗？李顺义还是头一次用一种陌生的目光看着张天妮：“什么意思啊天妮？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啦？”张天妮的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容：“顺子啊，直到今天为止，除了你，我还从没和别的男人上过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你的。咱们这样吧顺子，再给你两年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有起色，别说什么爷爷，你能混出个人样，我就是你的。如果两年内你还这样，那我可就飞啦。”好家伙，可真是学过刀枪剑戟的人呐，这么单刀直入的方式李顺义还从来未见过。可面对一个女人的这种挑战，但凡有自尊的男人也要有个壮举不是？李顺义将杯中的酒一干而尽：“好！两年之内我混不出个人样，你就当不认识我李顺义。可话说回来了，如果我两年之内发达了怎么个说法……”李顺义借着酒劲斗胆地用挑战性的目光望着张天妮。张天妮也不示弱地笑了笑：“那时候哇，你要我也成，不要我也成。总不至于想娶两房媳妇吧？”哈哈哈……两人都笑了。蹩脚的光景总算是峰回路转，李顺义顺势抱过天妮，天妮推了他一下：“今天不行。”

“怎么着，来事啦？不至于这么巧吧？”

“不是，在复试前不能做这种事儿。”

李顺义不顾地又要去抱：“复试前怎么啦？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犒劳犒劳我？”说着，李顺义不顾天妮的反对就要脱张天妮的衣服，被天妮再次拦住：“真的不行。否则气虚，气色也不好看。”李顺义丧气地：“你瞧你们戏曲行的这些个臭说道。做不行，亲近亲近总是可以的吧？”

“那也不行，亲着亲着就下水了，当你的那点小把戏我还不懂？”说完张天妮下床套上外衣就要向外走，李顺义也跳了下来：“哎，我说，这么晚了你要上哪儿去啊？我这儿虽说破瓦寒窑，可也能遮风挡雨呀？总不能让你流落街头吧。”

“哼，叫你说的，还以为离开了你这个地儿，我就真无处安身了吗？”

李顺义一本正经地问：“说真的，你到哪儿去啊？”

“到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远房亲戚？谁呀？”

“谁？说出来吓死你。”

李顺义瞧着她笑了笑：“不至于吧？你还有这亲戚？我怎么不知道？谁呀？”

“我表哥，张志鹏！”

张天妮走后，扔下李顺义一个人躺在清冷的被窝子里好不凄凉。满以为今晚能抱着娇美的女友好好地享受一番的李顺义这时才又想起天妮对自己所说的一番话。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什么意思啊？分明是给自己下最后通牒了吗。古人说的真是一点不假，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记得过去天妮不这样啊。还幸亏自己下手早，要是落到现在，自己连个边可能都朝不上了。但不论怎么说，一闭上眼睛天妮那娇美的身姿便展现在李顺义的面前。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索性一屁股坐了起来：“这他妈不是活折磨人吗？”李顺义点燃了一支烟吧嗒吧嗒地

抽了起来。本来同屋的两个伙伴以为今晚给顺子腾个地儿，让他美美地改善一下生活，可谁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烟头在黑暗中忽闪忽闪地亮着光点，李顺义感到它多么像自己在茫茫人海中、陌生社会里的一线生机。希望到底在哪儿哪？这几年要说自己也算是努力了，想当歌星、影星，后来又务上了作曲，床头堆了那么多创作的曲子，水平也可以呀，可咱没名，谁用咱的东西呀？想当一个名家哪有那么容易啊？在电视晚会上自己也凑合着跟人家来个联唱什么的，那种低下感就别提了，什么叫下三烂？那就是下三烂。演唱会中的小打自己也干了，电视台自己也跟着玩着命地往里钻，可咱是谁呀？那地方没有硬门子谁能钻得进去啊？自己跟个孙子似的碰得头破血流，不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吗？电视剧组自己也跟了，这帮子制片真够孙子的，黑！大腕儿一个个论集拿钱，钱多得都快成麻袋的往家装了。可自己呢，他们论月跟自己算，电视剧的拍摄季度才有多长时间哪？二十集的戏也不过两三个月的拍摄周期，一个月才给自己一千五百多元钱，全下来，自己还不到五千元钱，你说够干什么的？三年多了，自己省吃俭用的也不过才攒下四五万块钱，所以才要精心的计算。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万一机会来的时候得用钱哪。可慢慢地才知道，这几万块钱够干什么用的啊？越想李顺义越觉得心里委屈，越觉得眼前无望。也难怪天妮，谁如花似玉况且又有发展的姑娘跟着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哪？就说自己和天妮是初恋，都是人生第一个偷吃禁果的青年人，可这现在算个屁呀，只要不生出孩子来就叫大姑娘，只要不拖家带口的就叫处男。所以天妮今天还算给自己面子，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然就说是不跟你了你怎么着吧？不行！这两年自己一定再加把劲，不能让锅里的鸭子飞喽。可天妮也是，张志鹏是她的表哥的事怎么一点也没和自己透露过呀？张志鹏谁不知道哇？全国著名歌星，曾经红极一时啊。有这关系怎么不早点给自己引介一下子啊，也缩短自己奋斗的历程不是。这三年要是有这样的人给自己一个铺垫，自己哪至于这样啊？天妮啊天妮，你是怎么想的？李顺义气得把大被往脑袋

上一蒙，心里合计，靠吧，算自己倒霉，熬夜和熬苦难的日子终是一样的！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5）

张志鹏暗淡的目光仰望着窗外，他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排上演出档期了。新选定的经纪人给他留下一封信后不辞而别，这使张志鹏心里极不舒服。但他也知道，经纪人也需要吃饭，弃暗投明是这种职业人的特殊习惯。谁的光亮大，谁的饭香，他们会奔着谁去。经纪人的出走，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一般这种情况标志着成功者事业已将近尾声和不会再有大的起色。尽管圈里得势的人说他是过了时的歌星倒驴不倒架，可他还是在这里我行我素地撑着："哼，狗眼看人低，我就不信……"发不出来的火如岩浆般在张志鹏内心里涌动，却终因底气不足而无法喷薄。他无奈地翻开几个大大的名片夹和几大本影集，在上面浏览着一个个名字、一张张曾见过的面孔。噢，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每一张名片、每场演出都代表着那个时期的辉煌。他们当时都是那样地崇拜自己，现在还会吗……

张志鹏曾以两首歌曲一举闻名全国，红遍大江南北。随着现代媒体的迅速传播，几天之内，音像社、书报亭、报纸、画报都印上了他大大的人头像，一夜之间跃上事业的顶峰，可谓家喻户晓。他以声情并茂、载歌载舞的演唱风格风靡一时，给歌坛带来的那股冲击力至今仍还少见。正所谓十年隐忍风霜苦，一举成名天下知。命运也没有亏待他，鲜花，金钱，美女，也曾给了这个时代的宠儿应有的报酬。人怕出名猪怕壮，记得那年他人还没等回到东北老家，大大的宣传画已挂在了他父母的家中。把他二老美得逢人便翘起嘴说："俺家志鹏呀，出息啦……"回到家乡更不必说，众人都像看神仙似的来看望他，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看人家老张家的儿子养的，祖坟上真是冒青烟啦。听说一场演出下来就七八万元钱呐。"小朋友们更是怀着崇拜的心情来瞻仰一番，一个个手捧小本本求张家奶奶说句好话给他们签个名。张家父亲美得合不上个嘴儿："既然来了就给签一个吧。"据说那天晚上他的爸爸妈妈一夜都没合眼，说要看着他像小时候那样的睡着……

不知电视台和报社的人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消息，自己还没睡醒，就被他们骚扰了起来，死皮赖脸地拉着自己拍照和去办节目。“好意思！什么还都没谈呢，谁和你去呀？”最后还是一个从北京带回来的哥们儿跟他们砍了一下价钱，自己才算勉强去了。毕竟是故乡，人不亲土亲。也没多算，就让他们出五万块钱。“电视台还和我哭什么穷？你们不也是拿着我炒你们的名声吗？我没出名的时候你们也不找我呀！”

记得几天后自己在家乡的体育馆举办了两场演唱会，场面空前热烈，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在掌声中演唱的。家乡的观众真好，当场内幽暗的时候，他们会把手中的打火机和小蜡烛都点燃，随着你歌曲的节奉在场内摇晃，整个场内就像一个飘摆的宇宙天体，数不尽的星星啊，摇哇、摇哇……那好像是自己最受感动的一场演出了。两场演出每场才给自己八万元钱，叫演出商大大地捞了一笔。那时候自己刚出名，也不懂得跟他们砍价，要是现在死活也不吃这个亏。可话说回来，现在这帮演出商也很少再登自己的门了。这些个人哪，典型的势利之徒。世态炎凉啊……

想到这儿，他不觉把影集和名片夹扔到了一边儿，走进厨房拿了几片火腿肠和荞麦面包片到阳台喂他的大斑点狗去了。他给狗起了个名字叫“嗨莉”。这条狗和他非常亲，他每次从外面回来还没开大门，嗨莉就知道他回来了，在阳台上汪汪直叫。见了他更不必说，摇头摆尾地非要和他亲近地玩一会儿才算消停。这时他不由得想到，人们都把奴才形容成狗，真实生活中的人又有几个能像狗一样的忠诚？

古人曾说高处不胜寒，只有曾阅尽人间春色的人，在失落的时候才会体会到这一感受。张志鹏也是这样，此一刻他回味着成名前夜的风霜坎坷，追忆着自己火红时期的春花秋月，一幕一幕像电影般地在记忆中把发黄、折断的片子一点一点地连接起来给自己闪回。凭栏远眺，夕阳余晖照耀在他的脸上。望着美丽的夕阳，此时他心里更多的是一阵阵悲凉。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难道自己的事业真的也像它一样的步入晚期了吗……

张志鹏是张天妮的表哥，也是东北黑龙江人，高高的个子，长得非常英俊。外表很有些男人的味道，但性格却与他的长相极为不符，非常内向、柔弱，有些郁郁寡欢。一双非常深沉的眼睛里更多的是忧郁、哀愁。这种悲剧似的性格，却恰恰奠定了他曾在歌坛事业的巅峰地位。他的歌声，他的神态，无不给听过他歌的人，看过他演出的人，包括行业内的专家、评委，带入一种悲凉、伤感的意境。

“忧郁王子！非常难得的一个忧郁王子！天才！”

在一次大奖赛上，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主要评委听完了他的歌后，无法控制地说了这样一句。尿老都如此欣赏，别人还有谁不应合着？大家如发现歌坛新大陆般地大呼其声：“太好啦！不多见，真是不多见。”

应当说在那次比赛中张志鹏发挥得的确是无可挑剔。无与伦比的嗓音，运用自如的技巧和挥洒自如的舞台风范，都远远高于同赛的伙伴。就这样，他拿到了大赛冠军的头衔。“名不虚传，实至名归！”评委和同行们都纷纷向他挥手致意。同时，歌坛上“忧郁王子”的美称也和他的歌曲一样很快地风靡各地，迅速走红，而且一发不可收地红遍大江南北。

人红了，收入也随之多了起来。多到有一个夜晚他从音像发行商手中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分成时，他关起门望着自己的钱哭了。这些钱真的是我的了吗……在泪水滑过的这一刻他想起了苦度艰难岁月的情景。那是人过的日子吗？那是怎么过来的啊？随着追寻的漂泊大军来到北京，数过天上的星星，望过天边的明月，蹲过火车站、睡过澡堂子，受过多少委屈、遭过多少白眼。唉，往事不堪回首哇……“谢天谢地，让我张志鹏赶上了好时代。”张志鹏常常默念着这句话。的确，只有这个时代才给了他一夜成名的机遇，而且带给他自己认为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钱。只有扪心自问的时候他才会想，自己在学校的时候不是高才生，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苦心经营的商人、潜心钻研的科学家才挣多少钱哪？自己有时一天就挣十几万、几

十万？过去再有名望的艺术家一年才挣多少钱？如今自己一天就挣他们几年或十几年的钱。成名的滋味真好，就像走进了小时候看到的万花筒一般，里面万紫千红、斑斓绚丽。歌星的职业真好，应当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在你最陶醉、最享受的时候不仅得到了荣誉，又能得到数不尽的金钱。那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那久久环绕耳边的掌声，那晃动的鲜花，一张张美丽灿烂的笑脸，让你会久久地无法平静，真的无法平静。噢……幸运之神，你像阿拉伯神灯般的神奇。不管阿拉伯神灯如何神奇，可在张志鹏的心中总是无法抹去一种深深的隐痛，那便是他的爱情之伤。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6）

张志鹏成名前在爱恋的旅程上有过沧桑惨痛的历程，在漂泊追寻的茫茫人海中他曾非常倾心过一个纯净而美丽的姑娘，名叫马雪纯。两人手拉着手从黑龙江漂泊到北京，真挚的年轻人在清苦的岁月有过一段美好、洁净的爱恋。他们相亲相依、风雨相伴。为开创未来美好的生活，他们一次次地拼争寻找，一次次地惨败下来。走音像社、闯电视台，参加各种大赛，费尽力量将石头一次次抛向成功的大门，但始终没有听到一个回音。他们共同苦熬着寒夜，共同守候着黎明。但就在一个快见亮的拂晓，再不忍苦守的马雪纯离开了张志鹏。她被一个很有钱的日本商人腾田郡娶到了日本。记得两人离别的那天张志鹏痛彻心扉，他哭了，一个大小伙子哭得是那样凄惨。他只觉得天昏地暗，暗得让他不知自己到底是在深夜的谷底，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他像个孩子似的拉着情人的手说："我的天空再也不会明亮了。"在最后一次相亲相拥的一刻，张志鹏感到了情人眼中的不舍，情人的泪光中闪现出的一阵阵悲哀。女友从憧憬中回到了现实，可现实却打碎了张志鹏的憧憬。也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爱，使他在后来创作出震惊歌坛的成名曲《静静地分手》和《别来无恙亲爱的朋友》。成功后鲜花如潮，美誉盛传。但成功并未把岁月留给他的创伤愈合，他远渡重洋追到日本，本想把曾失落的爱情重新挽回。可没有想到，已为人母的马雪纯愣是咬紧牙关没有同意见他一面。恋人的绝情使张志鹏心灰意冷，就像着了大寒般地得了场大病，从此关闭了爱恋的大门。

其实在众多追随者中不乏优秀的女人，有两个甚至只差一步之遥便跨进张志鹏爱情大门，但还是被他无情地拒绝在了门外。这到底为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他无法从怀念马雪纯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也有人说他再信不过这些只想嫁给成名者的女人。可每当他独自一人站在窗前时，却总是久久地遥望着远天，他认为如果当初不来北京可能就好

啦，那样自己和雪纯一定会紧紧相守的。追逐名利的路哇，你怎么会这样长，这样坎坷？总是要翻过春天的山，蹚过秋天的河。当我们伫立在舞台中央回首往事的时候才感到，那被蹂躏过的真诚和抛弃过的初恋，在河的对岸是那样地清纯秀美。雪纯，你是否会知道我不变的初衷啊……

“叮咚、叮咚……”一阵门铃声打断了张志鹏遥远的记忆，随着开启的门，张志鹏的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天妮？”“表哥……”张天妮淘气地一下子扑到张志鹏的身上。

“哎哟，哎哟，谁来啦？什么时候到的啊？”张志鹏还是用看小孩的目光询问着表妹。

“我是今天坐火车来的。”

随着说话的工夫张天妮被带进了屋里。张志鹏再次认真看着这个出落成大姑娘的表妹：“嚯，长这么高啦？快赶上我了。出息了、出息了，越来越漂亮啦……”张志鹏说话的声音和神态随意而大方，很像电影演员中的王志文，总是显得那样气度不凡。张天妮各处走了走，看了看。豪华的别墅里面以深紫、老绿、金黄等几种色彩装饰的每一套房间都别具风格，有些像电影中欧洲古典绅士们栖居的环境。室内有宽大的客厅、有他的书房、有用隔音板封闭的音乐室，还有一间带DBK投影的酒吧，这是他高兴时和朋友们开心的地方。当然，在孤寂和伤感的时候也免不了一个人在这里对着大大的投影哭诉一番。天妮回身问表哥：“怎么着？还一个人哪？”

“不一个人怎么办？谁能和我过得来？”

“少卖关子吧，该不是还想着那个马雪纯吧？”说着，天妮把志鹏父母托她捎来的信交给张志鹏：“表姑和表姑父捎来的信，他们可都等着抱孙子呐。”张志鹏边拆信边叨咕一句：“还孙子呐，我现在都快成孙子了。”他坐在沙发上一本正经地看着信，脸色有些阴沉。“怎么着，有什么事吗？”张天妮问了一句，张志鹏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事。他

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问张天妮："哎，你怎么想起到北京来了？有什么事吗？"

"哦，我是来报考戏曲进修班的。今天初试刚完，所以就到你这儿来啦。怎么着，方不方便哪？"

张志鹏笑了："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慢说你一个人，就是再有三五个也住得下呀。"说着，张志鹏领着张表妹来到了往里面去的一个屋，打开灯一看，哦……好大好舒适的一个大卧房哦。"你就住这儿吧，卫生间也在里面，方便。"

"汪汪汪……"大斑点在北阳台上又开始汪汪地叫个不停了。凭嗅觉它知道，今天来了一位新女人。来了之后也不到我这儿来看看，这还了得？不行！我得让她知道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我哪。汪汪汪……

"还养一条狗哪？"张天妮最喜欢狗了。这些年哈尔滨的家家户户也都有事没事地养起了宠物，但不管是谁家的，只要张天妮一唤，那条狗都会摇起尾巴冲她撒欢?打开北阳台的门一看："哟，是条大斑点啊？过来、过来。"天妮毫没害怕地伸过手去摸了摸它的头。哎，还别说，大斑点还真就摇头摆尾地冲着她表示欢喜。大斑点抬起头看着这个新女人。这个年轻的女人真好看，一脸的喜气，可不像平时来的那些个一脸阴沉沉的人。凭直觉就能感到她是真的喜欢自己，而不是像她们过来应酬一下自己就再也不理自己了。这个大个子姑娘一脸的友善，肯定是个好人。看主人跟在她的后面显得那样松弛、自如，这肯定是个受主人欢迎的人。它不停地伸出左、右爪与张天妮握手。

第一章 鲤鱼跃龙门（7）

表妹的到来给张志鹏暗淡的家增添了几分喜气，因为这个表妹本身就像个假小子一样，不羞羞答答、假假气气。记得前几年来过自己这儿两次，只是那时候还没有今天这股子大气劲儿。张志鹏一本正经地给表妹沏了杯茶放到了茶几上："说说，考的怎么样啊？"

"没问题！"

"哟哟，又吹了不是，我还不知道你？别哪天又哭着鼻子说人家欺负你啦。"

"叫你把我说的。"张天妮喝了几口茶，便将自己今天考试是如何威震学府考场的经过绘声绘色地给表哥说了一遍，把张志鹏说得都傻眼了："真的啊？你真把他们给镇住啦？"

"那当然，吃得苦中苦，梅花扑鼻香。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吗，姑奶奶我就是练到这儿啦。他们不佩服怎么着？"

"好！给咱们老张家争脸！"张志鹏激动地把个茶几拍得啪啪响。好像他终于被人家承认了一样地高兴："来来来，喝杯酒，我得替你庆祝庆祝。"说着张志鹏到酒柜拿洋酒和酒杯。

"表哥，我不喝了，我今晚喝了不少了。"

"你那是什么酒哇？我这有一瓶刚开的路易十三。你当我随随便便给谁启哪？"他边说边走过来把酒给张天妮倒进杯里："听了你考试的事儿我高兴，咱老张家又要出威震全国的人才啦。就得这样，一锤子定音儿。让他们好好看看，就是再累死他们，也得下辈子再和咱较量吧。来！"张志鹏把酒杯一举，"打今儿起，前景辉煌。"

"表哥，这洋酒的劲大不大啊？"张天妮有些迟疑地拿起杯。

"劲到不小，喝不了喝一口也行，反正得喝一点儿。"

"好！"张天妮拿起杯和表哥碰了一下，一仰脖干了。"哎哎……"张志鹏还要拦阻，张天妮的杯已经空了，张志鹏笑了："慢点

啊，这不是白酒。得一点一点地品，好家伙，这一瓶酒两万多块钱哪丫头。”张天妮这次却羞怯地笑了，表哥该不会拿我当土老帽儿吧?

这天晚上二人一直聊到很晚，兴致也非常高，张志鹏也喝了好多酒。他们一会儿谈到当今的文化发展趋势，一会儿聊到优秀与低劣的文化作品。一会儿说到歌坛，一会儿谈到影视。一会儿说到戏曲的发展前景，一会儿又说到某某演员、导演精湛的技艺。谈得不仅很开心，而且非常投机。张志鹏非常高兴，表妹的品位不低哟。他为表妹的到来感到欣慰，天高任鸟飞，北京毕竟是北京，像表妹这样有心胸的女孩子到了这里，一定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他发现表妹的天真淳朴就像一条欢腾的小河，给自己都带来了一丝丝的欣慰。而张天妮却在张志鹏的状态中发现，他的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儿大笑、高歌，一会儿消沉、阴郁。有时像李白一样地愤世嫉俗高声叫骂。是不是这些年他事业的不如意、不顺畅所造成的啊？这可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呢，现在得这种抑郁症的病人很多呀，搞不好会得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啊……

三天过后，在学校院里的大红纸上终于看到了张天妮入选的字样。张天妮毫不谦逊地冲着陪她一起到考场外看榜的李顺义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本姑奶奶肯定是名列前茅！”她是故意说给身边曾嘲笑过她的那几个自认为家在本地的佼佼者听的：“全国来了这么多的考生是不假，可一共才收不到二十人。怎么样，看没看见？本姑奶奶是头一名！”

第二章 相亲相依（1）

古人为什么会设计出鼎？因为他们把它视为支撑和力量的象征。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称不上什么桃园三结义，可在患难中我们毕竟兄弟一场。老二，今天你把种子撒在顺子的田里，将来你一定会在他的田里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果子来。

张天妮终于如愿以偿，踏进了北京新开办的戏曲艺术高等学校。学校头三天没安排课，而是让大家收心整顿。除了让每位学员上街购买些生活必需品，收拾自己个人卫生外，别的没什么安排。这样免不了大家要相互的认识一下，特别是晚上要到排练场、练功房假借练练功、背背戏，相互看一看彼此的道行。这一看可不得了，进修班二三十个学员中的生旦净末丑俱全不说，每一个考上的演员不论男女都不白给。不仅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还都练就了一身的绝活。唱武生的能把挑滑车的大枪花耍得像风车一样的呼呼作响，唱花脸的把老包的段子唱得把屋里震得嗡嗡发颤，刀马旦把圆场跑得像船行水中一样稳，小花脸、小花旦更是活灵灵地把个小眼睛飞转个不停。是啊，全国多少剧团哪，又有多少好老师教出的好苗子。真是不见海不知道河小，不进庙不知道僧高。北京，不愧人们称说是人才济济的地方。

开课的前一天，大家被叫到一个大排练厅。来了一位中年教师，有点像系主任的样子。他先是很客气地和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每一位考上研修生班的学员，又做了一下自我介绍，之后便绷起了脸子说："我知道进校的每一位学员都是很有些成就、有些名气的演员。大家学过不少戏，而且每一个学员都算是身怀绝技吧。但是我要提请大家知道，这所新兴艺术学府非同寻常，这里汇聚了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各界名流，特别是我们京剧表演系，大家在电影里、电视里见过和听说过的顶级的京剧名家会常到这里来授课。常言道水流千条归大海，京剧在京嘛。所以来到这里除了要跟全国最著名的老师、演员学戏之外，另一项任务就是要按严格的要求来规范大家。我们的目的就

是要让人们看到，从这里走出去的研修生的每一句台词、每一段唱腔、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不仅出自高师，而且都经过严格规范，在舞台上更加技艺高超、与众不同。”一番话还是博得了学员们的阵阵掌声。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使全体学员们搞不明白了。当系主任把本学期要教授大家的戏码一念完，大伙儿全愣了。好半天没有一点动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心想：到这儿是怀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心愿来的。渴望在这儿镀金、学点高难戏，越难才越好，哪怕是没见过、没听说过的才好哪。可谁知给每个行当安排的都是本行当最基础最基础不过的戏了。老生演员一律学空城计，青衣演员一律学玉堂春，铜锤花脸一律学赤桑镇，刀马旦一律学穆桂英挂帅，花旦学卖水，小花脸学下山。

“什么？没搞错吧主任？”

这时有两个唱花脸的大嗓门嚷嚷了起来：“我们花着钱，大老远的就是来学这戏的呀？别逗了吧？”这一下嗡嗡、嗡嗡地大家开始戗戗起来。张天妮虽然没大嚷嚷，可心里的火也快憋不住了：“拿我们当小崽子哪？让我上这儿学玉堂春？连捡破烂的都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了。开什么玩笑？”戏曲演员本身就嘴损，再加上这些又都是在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哪吃这个呀？他们纷纷用嘲笑的口吻问系主任，是不是先生们都病啦？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回家自修自学。

的确不假，这些个戏都是这些个学员在刚学戏就学过的基础戏。是每一个行当拉胳膊、练腿儿用的拉功夫戏，再普通不过了。上这儿来准备当研修生的演员的确觉得学校在耽搁他们的时间。

“这不是成心拿我们开涮吗？”

“算了、算了，别跟他们扯了，明天买张票回家去吧。”

系主任看着这些新学员们波动的情绪笑了笑，他向大家解释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请大家相信，这个决定是校党委和专家、教授经过认真研究、制订的学习计划，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这样，请大家先上一个星期的课，一个星期下来，如果哪位同学还不满意的

话，学校负责给大家买票，送大家回家。你们看怎么样？”嗯，说得还算客气。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地认为也还不失为眼前唯一的办法。大伙情绪低落地三五成群回到了各自房里去了。

回屋后他们气不打一处来，大骂不止。骂什么的都有：“骗钱，纯属骗钱。一个学期一万来块钱，就让弟兄们学这个？”

“告他们去！”

“对！找新闻媒体给丫们曝光。看他们还敢不敢拿咱们寻开心？”

女同学也纷纷跑到男宿舍加入到讨伐校方的行列之中。京剧演员本来就练就一双十分有神的眼睛，这一下更好，气炸了肺的演员们把个眼睛瞪得都快成电灯泡了。大有一起要到?化部讨个说法的架势。

第二章 相亲相依（2）

吃过了晚饭，大家纷纷来到了排演场，这次他们更想借机展示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与众不同之处，都好好地看看，我们可都不是白给的！特别是系主任今天晚上也像深入基层似的来到了大家的中间。但从始至终他却好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样，没什么人答理他。这一次每个人都更卖命地亮出了自己的绝活。张天妮也不例外，她拿着一双长枪，手提一双三寸半的厚底儿。插上长翎、扎上大带，直弓直令地抛出她的撒手锏，演练起了拿手好戏，《八大锤》。本来大家在本专业的行当里都如同一匹骏马一般，张天妮的这一举动无疑似原野上蹿出一只猎豹。连唱武生的演员都不得不停下身手看着她。可她并不在乎，她是想通过这种举动警示一下系主任和学校的教授们：还叫我学玉堂春？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连武生行这种高难度、高精尖的戏都叫本姑奶奶演练到了这个地步，谁还大老远的上你这来唱什么苏三起解？就这样，大家都用一种看看学校的教师到底怎么给他们这群全国的知名演员上课的架势走进了课堂。然而当他们走进课堂，见到了每一位老师的时候全愣了。嚯，都是全国一流教授和国家大剧院的一流名演员站到了他们的面前。戏虽然还是普普通通的戏，可当每一位老师给他们示范的时候他们才看到，哇！原来戏应当是这样的演啊？哦，原来这个动作应该这么做才更讲究、更好看。啊，原来这段唱要这样唱才更好听。一上午的课下来，大家便什么也不说了。他们低头吃过了饭，每个人都又跑回小教室背戏去了。因为每个课堂三四名学员，期末的时候谁的业务水平最好，谁最能代表老师、教授的水平谁才有资格化上装、扮上戏，代表本课堂到舞台上演出，别人只能是随大溜儿化上装在排练厅象征性地彩排一下也就算了。这便是每一个学员偷偷较劲的动力。来干什么来啦？谁不想争第一啊？特别是张天妮，从小就是这个脾气，她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我要把你们全都甩到身后。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学的戏！

别看每个人平时姐呀、妹儿呀，像亲生的似的，到了关键时候可是谁都不让着谁。常言道：宁让两亩地，不让一出戏。谁占了上风，谁可能就压着别人好几年。谁处于了败势，谁可能在这几年里就要陪着别人演配角，唱B角。这是进校的头一年哪，至关重要。张天妮又开始了她没日没夜地照着镜子比比画画地演练。可这一次却没有像她想的那么轻松，除了她，不少人都是这种学习状态。回宿舍的时候基本也都一个点，谁也不照谁落后多少。当然，也有原本就无心来此深造的。只是借此机遇，漂儿到北京来，至于下一步干什么，那就要见机行事了。这种人才不死盯着京剧不放呢。

张天妮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旦角演员，学校很看好她。常言道：五年一状元，十年一戏子。这就足以证明出一个好戏曲演员之不易。不仅要有好形象，还要有好嗓子、好功夫、好做派。要唱、念、做、打、翻俱全。如今又要求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以达到戏剧人物化的要求。细想一下比起别的行业的确是不易之不易。学校为了培养她在舞台上的风度更加大气稳重，唱段更能悠扬悦耳，今后成为一个大家，所以第一学期把她安排到“望江亭”的课堂。“望江亭”是张派名剧，是一出大青衣的戏。唱腔十分委婉动听、韵味非常浓郁。演的是一个很有文采的少妇爱上一个风流才子的故事，除了唱功，没有更多动作表演。主要是看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的分量，是一出要端底的戏。

张天妮虽然文武全才，但这是一出大青衣。课堂上加她一共四个人，那三个都是从外省来的青衣演员。条件也都十分不错。特别是从浙江来的李秀芬，不用唱，只要往那儿一站就十分淑女，大家闺秀。一张口，嗓音甜美圆润，非常动听，而且表演功力也毫不逊色，刻画人物入木三分。这对张天妮不仅是不小的压力，应该说是一个威胁。一种压力也正是一种挑战。这种安排正是对张天妮的一种考验。如果她能在这种环境中取胜，那正可谓孺子可教。

从此展开了一场张天妮与李秀芬无声的竞争。这二人都有一个特性，那就是骨子里的一种傲气。表面上都乐么呵的却在心里斗劲。也

都是肯于吃尽苦中苦、求得满堂彩的人。二人把工夫都下在戏上了。你能，我比你还能！

可是有一件事情被这二人疏忽了。就在这二人斗足了心气儿，在大镜子前比画身段，在琴房练唱腔的时候，那两个师妹却煞有心思地东走西窜地把许多老师、专家、教授和院领导的家拜了个遍。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嘛。两三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为什么不向更多的专家教授请教呢？另外还有个毕业分配问题。谁不想从这里迈进国家最高大剧院哪？光学有什么用？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才最重要。这两个学生一个叫马晓萦、一个叫董玉芹。别看这两个师妹在业务上不如那两个自认为业务水平高超?业务篓子，可动起心眼儿她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如这两个人中的一个。两个师妹心里明白，论业务她们两个已成为两位师姐的陪衬啦，走正门在年底之前无论如何是站不到舞台上展演啦，而且这两三年都要这样的陪下去了。那么我们来干什么哪？二人一合计，只能走曲线救国之路。此时二人如同难姐难妹一样地相互研究着对策，鼓舞着斗志。不论咱俩谁上，只要不让她俩上去，咱俩谁上都算赢。将来不管咱们谁红了，都别忘了对方。二人颇有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般的样子。从此二人双双对对地出入校里校外，真如一对亲姐妹一般。到了每一家她们都显得真挚的样子把对方夸奖一番，让前辈们感到这两个孩子好，懂事、谦虚，有前途。

第二章 相亲相依（3）

人们总是各有所长，别看两位师妹艺术造诣比不上两位师姐，可人长得却是天生丽质。特别是最小的董玉芹。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的讨人喜爱。连教课的女老师都很是怜爱，你说男老师、系主任能不喜欢吗？再有那个马晓萦，是一个大企业家的爱女，家里十分有钱。这在当今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她之所以在班里显得傲气一些，主要也就是这个说道。也难怪，再看看这些师哥、师弟哪个不是满脸含笑地晓萦、晓萦地叫个不停。这不仅是爱美之心，更饱含着爱财之意。如果在校这两三年真能处上这么一位姑奶奶，那何止是一举两得？今生今世便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了吗？有时候师哥、师弟们也叨咕，你说你家里有那么多钱，还跑这来遭这份洋罪干吗？遭到的却是马晓萦的白眼，姑奶奶我乐意，我就有唱戏这个瘾！别看遭她的白眼，可师哥师弟们没有一个不陪着她找乐子的。因为她花钱手冲，缺烟的给烟，想喝点小酒的给买酒。想吃什么吧？说话！业务上逊色一层，可在个人经济上，她足可称为大姐大。所以在整个研修生班的男同学中，她的支持率是最高的。就连平时好像拒女色于千里之外的冷面酷男赵玉林，也常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冲这位小师妹问寒问暖，搞得马晓萦背地里偷偷地发笑。谁愿意答理你呀？要找男人我也不找你们这样的臭穷酸呀。

对同学的大方仅仅是上盘小菜罢了，到了主要教师、专家、教授和领导的家，那可不是小打小闹了。她的父母常以关心女儿学业到学校来，让她领着看望她认为有必要拜访的每一位长辈，出手都十分阔绰。先生、前辈、领导没有一个不带着感激的目光望着这位如此酷爱京剧艺术的马家父女。人心是肉长的，感情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就这样像滴水穿石一样，渐渐地，从课堂教授到系主任、院领导，对先前的共识全变了，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位人缘极好的马晓萦了。领导也常到课堂来看课，一到这时候，课堂教授便让马晓萦出来

表演。领导和专家们都非常认同地为马晓萦鼓掌，并与课堂教授研究马晓萦的唱如何能更好听，念如何能更讲究，做派如何能更稳重，扮相该如何更俊美。一次这样、两次这样，后来两位还在相互厮杀的师姐终于感到风声不对啦。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领导一来就让她表演示范哪？她算谁呀？别看大师姐李秀芬跟张天妮较劲的时候心怀恒劲毫不相让，可到了真格的时候，她却是个逆来顺受的秧子，一点脾气也没了。倒是张天妮不干了，她找到课堂教授要问个明白。

“王老师，怎么领导一来就让马晓萦上？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嚯，教了这么多的学生，还没见过几个敢当面质问起自己为什么的。王教授板起脸子白了张天妮一眼：“你说说为什么就不能让马晓萦上？课堂自有课堂的安排，我就这样安排有什么不行？怎么，你认为非得安排你才合适吗张天妮？”显然这个王教授对张天妮不满意了。

“不是，我是认为大家都应当换着上一上嘛。”

“大家需不需要换一换我心里比你清楚。张天妮，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都强。在艺术上从来都是各有所长，我看有些地方你并不一定比马晓萦强。别认为你能唱《八大锤》就什么都行。在这个地方还是把尾巴夹起来为好！”说完，王教授眼也不抬一下地转身走了。

“去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别以为你们吃了马晓萦的嘴短我就不知道。”张天妮气得在练功房里当着李秀芬的面大骂不止。可也只能是背着王教授骂骂，解解气罢了，还不敢大声，因为不能让师哥、师弟们听见。否则，一会儿工夫就会传到王教授的耳朵里去。更严重点说，传到领导的耳朵里去那麻烦可就大啦。张天妮气得脸涨得通红，可李秀芬却莫奈何地看着张天妮，嘴里一句话也没有。

“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张天妮气得冲着李秀芬直喊。

“还说什么呀？咱们到了这儿，刀把子就等于攥到了人家的手里。人家让咱们唱，咱们就唱；人家不让咱们唱，咱们还能怎么着？”李秀芬还是显出那种求之无助的样子。

“凭什么？大家花钱一样多，就得有个公道，凭能耐唱戏。秀芬，这出戏要是你唱，我一点脾气都没有，可要是她上，我就是不服。你看看她那是什么呀？啊？王教授和领导还笑眯眯地认同，假惺惺的样子。屁！我就不信，这件事儿我还就要和他们较较劲！”张天妮气得把外披脱下来往地上一扔，坐在那里呼呼地直喘粗气。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李顺义事业上仍无长进。天妮倒是来过几次，作为一个准未婚的女友也很温存地慰劳过他几次。但还是没有像他自己当初想的那样，二人在京如寒水里的鸳鸯般的苦守春秋。他感到一个最美好的东西即将破碎，就要弃己而去。这种潜意识这时痛苦地折磨着他，使他压力很大、无精打?。同屋的两个难友也看出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乌鸦与麻雀吗？在清苦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是真实的、可贵的。二人不希望苦难三兄弟当中的一个被再次击打得痛苦不堪，除了尽力帮助他找机会发展外，也帮着他排忧解难、献计献策，可李顺义总是摇着头。因为他知道，在当今的社会，美丽与贫穷之间的距离将越来越大，裂痕也将无法弥补。王宝钏虽好，那是偶像，而且是在久远的时代。她也毕竟慧眼识珠，守住了一个当皇帝的薛平贵，自己能是薛平贵吗？天妮给自己两年的时间，这就像最后通牒一样，给自己判了两年的缓期刑。自从那天开始，李顺义守着个日历牌天天在上面画道道。时光如流水般“哗哗”而过，李顺义脸上的表情也开始一点点地下沉。直沉得他表情木然、毫无生气。这哪是恋爱啊？这不是煎熬吗？虽然天妮每次来还照样给自己带好些吃的东西，给自己洗衣做饭，还鼓励自己努力向上，可那有屁用？自己又不是小孩子，要家长给自己叨咕叨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己现在要的是真格儿的，是走红，是发达！可两眼一抹黑的小混混，怎么个发达？谈何容易？

第二章 相亲相依（4）

这天李顺义正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忽听还没进门的老二大吵小嚷地奔了进来："顺子、顺子啊，来活儿啦，来活儿啦。"老大和顺子都摸不着头脑地看着他，老大冲着他忙问。"什么活儿啊？瞧把你乐的。"

"你们等会儿，容我喝口水……"

一看就知道老二骑的这个破自行车快把北京城跑遍的样子。"咚咚咚咚"老二一口气喝了一大铁缸子水，他一抹擦嘴，乐了："一大部委组办的春节晚会又建组啦。我刚从那儿回来。音乐组的一个编导是我哥们儿，和我关系不错，让我进组。同时他在剧务组那边找了个差事，让我给他们带一个人过去。我一口气儿就从那儿骑回来了。五十多分钟啊，瞧把我累这德行，你们瞧，这汗、这汗……你们两选一个吧。"

这时顺子不介意地白了老二一眼："靠！我当什么了不起的活呢，又是抬箱子搬道具招呼人的差事。"老二不乐意了："嘿，这活你还嫌不好？满北京城你打听打听去，这时候还能不能找着比这个更眼热的活？谁不知道这是侍候人的活？可咱是干吗的？想叫别人侍候咱哪？那您还得再等三年五载。"老大瞪了一眼老二，他知道这不是顺子的时间表，在这个时候最好别提时间的事。他也知道顺子的用意。其实他并不是不想去，因为三人中只有两个人能去，他是想用这种办法让自己这个做大哥的去。想到这，他慢声慢语地问老二："怎么个支付酬劳法？"

"白吃白住，一个月三千，外加每天二十元补助。"

"废话，谁不知道白吃白住？咱要再给他们交食宿费，不等于咱雇他们了吗？你就说一天一百二得了。这活犯不上，我不去。"老大冲老二摇了摇头。

“我也不去。”顺子懒塌塌地躺在床上，装作不介意的样子。这可把老二气坏了：“哎？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啊？平时穷得跟他妈孙子似的，现在在这儿跟我装大爷是不是？跟我砍价是不是？我可告诉你们，这个晚会可都是明码实价，劳务费可是由组里的财务发，跟兄弟我没关系。真不想干呐？我可找人啦，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老大忙冲老二摆了摆手说：“算了算了，反正这阵找一个活也不容易，我看你就带着顺子去算了。”

“我可不去！我上那儿干吗去呀？怎么着？白眼我他妈还没看够怎么着？”老大又耐心地劝道：“白不白眼咱不管他，你不会不看他们吗？咱只当是去挣钱，另外毕竟明星集聚，是个机会。”

“屁机会？你怎么不去？这帮丫挺眼睛只会往上翻，牛逼牛得就像他们没打当孙子时候熬过来似的。使唤咱们就像使唤他妈叫驴一样，饭饭不能按时吃，觉觉不能按时睡。就这么两个扛活计钱，我犯不上。”

老二不知道这哥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翻儿了：“少他妈跟我装，这活你还嫌不体面？电视剧组你没跟过啊？箱子你少抬了是怎么着？按时睡过觉是怎么着？几个月下来你才挣多少钱？还跟我来这套？你们不去拉倒，正好有好几个人找不着活等着我呐。”说完老二拿起衣服就要出门儿，被老大喊住：“回来。你干吗去？”

“干吗去？”老二瞪着眼理直气壮地冲老大接着说：“送人情去。不瞒你们说，这活儿给别人，他不仅领情，还得跟我表示表示哪。你信不信？”

“谁说不去啦？你稳当坐会儿，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

老二扭过头坐回到床边。老大像个家长似的坐在二人当中。他合计了一会儿，咳嗽了几下，可就是不知该怎么张这个口：“首先得说啊，老二是做了件好事。他风尘仆仆地跑回来为的是什么呐？为的是咱们兄弟的一份感情。对吧老二？”

“那当然啦。不然我……”老二显得有些委屈的样子。

老大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难得咱们三个兄弟这两三年来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的，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啊。如果说你们拿我当大哥，今天就听我多说几句，也可能不对，你们先听我说完，不对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说。"老二和顺子还从来没见过老大这样语重心长的样子，便冲他点了点头，很认真地听着。

"咱们出来两三年啦，虽然当初满怀雄心，但是时运不佳，至今还住在这破狼破虎的地方。在当今这个靠实力说话的时代真可谓寒酸到家啦。你嫂子好几次要到北京来看我，我就是没让她来。为什么？我觉着丢不起这份人。我是有家有业的人啦，再承受不起这份漂泊流离、苦不堪言的生涯啦。再有一年如果还是这样，我就打道回府，回我们家乡的小音像社玩我的配器去啦。怎么还不是活？命中不占红艳星的命，咱就别再往星儿的堆里扎。可你们俩不一样啊，你们年轻，有才智。大哥不会走眼，将来你们俩肯定发达。只是看能不能耐得住这个性子啦。老二有才，脑子又活。处个小对象甜甜蜜蜜的也不错。但咱们仨人中最有潜质?还得说是顺子。是不是老二？"

老二点了点头，没说的样子："那当然，这我还看不出来？"

老大又接着说："顺子满腹才华、一表人才，只是你时运不佳、气候不到。你出来快三年了，没有混出个模样。特别是现在，又赶上女朋友给你下了最后通牒，这是你目前遇到的一大难关。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我这两天也总在琢磨着你这件事。咱们仨人虽算不上什么桃园结义，可也算是难兄难弟一场。你遇到了困难，我们总得想点办法帮你才对，是吧老二？"

第二章 相亲相依（5）

“那当然，别看我什么也没说，可我不也是为他着急吗？你们以为那份活是人家发善心给的哪？那是我求爷爷告奶奶争下来的。不瞒你大哥，软中华我给人家送了好几条啦，我凭什么呀？咱自己吃什么咱还不知道怎么着？”

“我知道、我知道，大哥心里什么都明白。所以这回还是你们俩去。”

“不去、不去，我肯定不去。”李顺义故意不服软的样子。

“你小子还少在这跟我犯浑，我是大哥，我说了就算。只是这次怎么个去法，咱们商量一下。”说到这儿，老大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看着老二，“老二啊，我的意思这次你就委屈一下，你把你的活让给顺子，让他在那儿露露脸儿，也在女朋友面前争回个面子。你以后的机会多得是，这一次你就……”老二的脸立马长了，帮归帮，可万没想到老大提出这么艰巨的难题。李顺义也愣了，他没想到老大提出的这个想法有些过格，有些强人所难。老二为了争这份差事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和财力，好不容易争到的这份活，怎么能让自己就这样毫不费力地剥夺呢？他立马说：“开什么玩笑大哥？可怜人也没有用这种方式让我难堪吧？”老二也笑着冲老大说：“别逗了大哥，你可别蒙我，我受不了这个。你可别吓唬我啊……”

“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老二本来是要用这种方式拦住老大的话茬儿，如果明理儿的人就不会再接着往下说了。可老大也真够意思，他就愣是把这话给捅开了。你说这当着面可怎么拆这个脸儿？老二麻搭下眼皮：“你们看，我怎么着都成，你们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着。我怎么着都成，怎么着都成……”这是怎么个茬儿？李顺义顿觉这个做法强人所难：“大哥，咱别再提这茬儿。如果你还拿我当兄弟……”

这时老大冲二人摆了摆手："你们先听我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为什么我们的古人把鼎设计成三条腿？那是一种代表不倒力量的象征。我说哥儿几个，自古道一个爷们儿难成器，特别是当今，单打独斗是不灵啦。老二，听哥哥我一句话准没错，你把这次机会的种子撒在顺子的这块田里，将来有一天你肯定会在他这儿结出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果子来。"

"我信、我信，别说结出果子，就是不结，有什么呀？不就他妈的一个晚会吗？有什么啊？"尽管老二想把话说得轻松一点，可仍掩饰不住他内心深处阵阵泛起的无奈之情。老大借着老二松口的话就着劲儿说："好！就这么定了，今天哥哥我请客！"

没有进什么像样的酒店，还是在这间陈旧的地下室，哥儿几个买了不少熟食，拍了一盆黄瓜，提了两箱子啤酒，甩开了膀子，大有一醉方休的意味。老大不愧是老大，兄弟不愧是兄弟。第一轮的酒下去之后，脸都红了，几个人的眼睛都免不了挂了些泪花。其实男人的心更脆弱，离家多久啦？举头四顾，可地下室里却看不到月亮。一路风尘，却始终没有靠近成功的大门。还有多远？谁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在这里默默地追寻，默默地期待——

当第一箱啤酒喝完的时候，大哥发话了："我说弟兄们，命运中改变不了的咱没办法，可咱们也犯不上像苦行僧似的活着。我提个建议你们看怎么样，说得不对，自当我没说。"

"你就说吧大哥，别管什么对与不对，只要你说了咱就这么办了。"还是老二爽快，他永远也不会让大哥的话掉在地下。

老大接着说："我觉得咱们再穷也不差这两钱儿。咱们哪，花几个钱，把这间破屋好好收拾一下，干干净净的也像是个人住的地方。你说天妮来也好，你对象来也好，总得让人家好好地喘几口气不是？"这时老二一拍桌子，一本正经地："我同意。我举双手赞成！咱们他妈这是干吗呢？要奋斗也得有个基本的条件吧？别等将来钱挣来了，咱人没个模样了，那他妈什么意思？你说呢顺子？"

“同意、同意，我坚决支持。”

这天晚上李顺义的话最少，除了使劲地喝酒之外，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觉得他的幸运好像是拿了二哥的什么东西一样，有些不好意思，有些歉疚。尽管这离成名发达远得十万八千里，但这毕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往往当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契机使一切发生变化，使一个人脱颖而出，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就像一颗核弹的引擎一样的重要。自己和老二都是学音乐的，还都有作曲、编曲这两下子。这样重要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只要蒙对两首曲子，身价立马可就不一样了。而大哥的这番苦心，二哥的这般宽容，使自己实在愧色难当。大哥好几次对顺子说让他敬老二几杯，李顺义都恭恭敬敬地端起杯一次次地举到老二的面前，把老二搞得不好意思：“坐坐坐、别价别价，再这么整我就不会啦。这算不得什么？顺子啊，其实大哥说得一点都没错，你小子有才，只要你再把这张脸皮撕得开一点儿，我敢保证，应该五年走完的路，你小子两年准走到头。可有句话我可得跟你说下，我这粒种子扔到你田里，真要是将来种出个果子来，你可得让二哥我咬几口。”顺子羞涩地端起杯，他们碰了一下，将酒一饮而尽。这时老二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拿出一副不含糊的架势：“其实什么和什么呀？屁！有多少唱歌到现在还跑调的呐？可一场照样几万几万地拿。你再说说电影电视这帮子演员、导演，多少人吃这口饭的？可一年到头有他妈几部好片子让大家伙看看？哎，可他们还是把这碗饭吃得有滋有味，一年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往家里背，你说说，其实他们都比咱们强？我就不信，我绝对不信。顺子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站在哪儿了吗？”李顺义不明白老二的意思，摇了摇头。老二眯缝起眼睛说：“其实成功和没成功的距离并不大，就是一步之遥，我们现在就站在成功和没成功的门槛旁，我说得没错吧大哥？”

“一点没错。只要挺住喽，使把子劲儿，往前再迈它一脚，咱们就能跨进成功的大门啦。”

“对，说得一点没错，就差这么一脚啦。”说着老二举起了杯子，“所以我说老大，你也别打什么退堂鼓，沙家浜里不是有句话叫胜利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吗。你说你要是走了，我们这哥俩不也就散了帮了吗？”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我凭什么走哇？啊，我走了，你们在这儿成名过好日子啊？我才不干哪。”

“好好好，来来，为了咱们这一个篱笆三个桩，干了！”

“来来，顺子，成名前的这杯酒咱们干了。”

李顺义举起杯子，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两位哥哥说：“来，我借这杯酒敬你们这两位哥哥。说句心里话，在这不幸的岁月里有幸地认识了你们这两位哥哥，是我李顺义福分。大哥、二哥，我也没别的说的，我李顺义在这儿表个态，如果我顺子真有出息的那天，绝忘不了你们对我的这份情意！”一仰脖，他把这杯酒一饮而尽。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1）

星辰为我引路，明月伴我独行。李顺义忽然感到自己像金庸小说中的独行大侠一样。不，不是独行大侠，不是还有同室的两个兄弟，还有激励自己的天妮吗？一路上他望着夜空中璀璨的星光，回首自己几年来漂泊旅程，一股沧桑热泪顿如泉涌，人生真是不易啊……忽然他顿生创作灵感，夜空下他边舞边唱，创作出晚会的精品歌曲《今夜星光灿烂》

衣着利利整整的李顺义终于推开了春节晚会筹备组的大门。来到了音乐创作部，组长名叫张成仑，是音乐界很有些影响的人物。他先向顺子简单地了解了解情况，二人交谈了片刻后，被分配了任务，根据晚会的需要，要求他创作六首歌曲，三首通俗、三首民歌。根据春晚全封闭的创作要求，拿到了歌词后，他便被领到了自己住会的房间。进入了很严肃的创作状态。

这一次顺子没有把自己这项很庄重的使命急于告诉天妮，一个是他想给天妮来个意外惊喜，另外说句心里话，他也不知这份使命的前途如何，别没干两天被人炒了，告诉了她不是反而不美，先干它几天再说。他只是想认真严肃地把握住机遇，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才华，争取创作出一两首像样的作品，在这个圈子里让人们知道有我李顺义这么个搞音乐的人，出了名才是真格的。于是一连几天他拿着手中这几张歌词，反反复复地看，反反复复地品。嘴里不停地哼哼着曲子，看如何能更吻合歌词的意韵。他在一张张歌词上面涂写着音乐简谱，勾勾改改，像小学生画画一样地在那里认认真真、工工整整地写啊写啊，涂啊涂啊，一阵阵的困倦向他袭来，几次他咬着牙，横着心愣是拿起笔不停地在上面涂写着。可眼前一排排阿拉伯数字让他感到迷惑。这就是自己的才华吗?这是什么呀?自己怎么越来越看不清了呢?发涩的眼睛忍不住流下泪水。

他忽然想起天妮曾和自己说过，过去她的老师告诉她：只要肯练，在地毯上有茅台酒、有大中华、有大对虾！那么在这几张纸上是否也有这些东西呢？只要写好了可能也会有，而且不止这些。可能是鲜花，美酒，汽车，洋房。这时他想起与两位哥哥在地下室最困苦的日子时常学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想到这，他鼓励着自己似的说："有什么呀?往下写，下面就是面包和牛奶，下面就是汽车和洋房，就当填支票啦。"

今年的春节晚会换了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导演。影视也好、晚会也好，都是导演中心制，导演认为需要什么样的风格，基本上调子就定在那儿了。今年这位姓周的导演在建组阐述意图时对晚会节目策划部门和导演部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往年的节目虽说也还热闹，但总是显得土气了些，上不去档次。不能说土气就是咱中国人的特色吧？我们在文化上也需要像经济一样的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民族的文化素质不能仅仅停留在只欣赏小品逗逗乐子哈哈大笑一阵后就唱难忘今宵。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年不仅要上饺子，也要上牛排。要有经典回顾，也要有新面孔。同时台上台下要有遥相呼应的气氛。也就是说要别开生面，要回味无穷，要与众不同。

干什么的人偏情与什么，从小搞文学创作起家的周导对文化有着一种唯美主义的思想倾向。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近些年他在北京、上海、广东成功地运作了多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型晚会，受到多方面的关注。也受到首都行内领导层的赏识，所以才被聘为这台春晚的总导演。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新，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春节晚会这类节目越来越高的要求。作为文化人起家的周导，也对近些年来各种春晚有的一年不如一年的状况深感不满。自从接到这个神圣的任务后，他也好几个夜晚没睡好觉，他深知这既是一个特殊的荣誉，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全国多少能人志士？别看人家搞起来自己认为不如意，但当这个担子落到自己的肩膀上，自己会是几斤几两？何况自己是个外乡人，北京的同行们正在那儿掂量着自己呢。他反反复复地思

想了好几个夜晚，这台晚会自己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立意？是一个什么样色彩？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他像编排电影一样地在脑子里反复过着节目。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他感觉每年有些春节晚会乡土气息过浓，时尚洋气不足，这与当今大改革、大开放的时代气息脱节。所以今年他更希望把咱们国人认为年三十这顿华人年饭式的文化大餐办得丰盛多彩。不能仅仅是放鞭炮、包饺子、猪肉炖粉条子似的中国老祖宗式的大年，而是这个时代崛起的泱泱大国在这个振兴时代终于在世人面前揭开神秘面纱后的巨人风采。所以要在节目多样化的同时强调节目的文化品位，加强娱乐性，向国际水准看齐。要办成让方方面面都竖起大拇指的一台晚会，而非仅仅满足于一些没创意、不懂行的人说一句“同胞们，我们过大年啦”！的晚会。

正是基于他的理念和创作意图，所以周导对这台晚会的舞台美术、节目选定、邀请的演员和邀请的场内嘉宾，都大有创新地做了调整。在晚会的节目上也大大加强了歌舞部分，削减了往年过多的曲艺部分。策划刚一出笼，“嗡”的一下跟炸了营似的。好家伙，当今的小品演员谁惹得起？他们不仅脸熟、嘴损，活动能力强，更能支撑他们腰杆子的是他们兜里的币子。大伙扒拉手指头一算，除了个别的几个人心里还算稳当，大多数人怎么争也觉得没戏。

“这怎么能行？就这么几个小品？”本能的估量上不去的小品演员全都不干了。

这几年，叫个笑星出场费一场就是好几万，更大点的腕儿要价更高。借着脸熟约他们拍广告的活也多。一个广告下来少的几十万，多得上百万。别看工厂、商业不景气，可他们的收入丝毫不受影响，而且逐年有增无减。别看他们平时牛得见人扔山撇海不可一世，可唯对春节在电视上露面从不小视。他们明白，只要两年不在春节晚会上露脸儿，再红的腕儿也要名落孙山。这哪是什么晚会？纯是造星、托星的梦工厂。如果今年春晚没有了自己的影子，那明年的演出场次不仅将大大减少，广告啦、嘉宾啦、片约啦等等都会减少。还可能以后就

再也上不去啦。娱乐圈不就是这样吗？说红，就让你发紫。说黄，就让你蔫死。无论如何不能下来！要在北京站不住脚，那不就白漂了吗？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2）

人们总以为战场、商场、情场上有战争，而娱乐圈、名利场上的争夺一点都不照这三场逊色。而且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就像我们曾看过朝鲜的一个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由于名和利在身后作祟，笑星们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别看这些人平时嘻嘻哈哈称兄道弟的喝酒吃饭，可这时候较起劲来恨不能把对方扁到井里。而且这些人还都有个特点：谁有什么背景，谁有什么道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有的平时不多言不多语，可能身后就站着一位人物，一句话便鼎定乾坤。有的看着不起眼，方方面面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正这么说吧，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啦。

根据这些年春晚的经验来看，歌手要属曾红极一时的岭南，他们靠近港台，耳濡目染地在演唱技能、舞台风度把握的得心应手。舞蹈要属北京，几个国立的大歌舞团的小姑娘不仅长得水灵，舞蹈跳得也确实腰摆风柳、有滋有味。小品要属东北，从小品走俏春晚舞台以来，犹属东北说口大出风头。尽管北京的各大说唱团、各位名家曾把他们视为不屑，可观众却大大买账。以至在京辽小品两大阵营的对抗中，京派也不得不败下阵去。从这个时候起，东北话在舞台上时兴了起来。“你干哈？我没干哈。没干哈你干哈？我乐意干哈干哈。”但不论东北小品怎么吃香，北京的小品也占一席之地，尤其有守家在地的优势。他们认为自己小品的文化品位不低级媚俗，在品位上、寓意上要高于东北小品，所以他们讪讪自得地称“风景这边独好”。可今年如果在节目数量上大大地削减，那这边的风景可就不妙啦。不管京辽两大派的笑星们怎么急赤白脸地争，可大伙都免不了把一股火撒向周导的身上。

“净他妈装王八犊子。一个臭文学院的教授，懂个屁？也他妈挤进来当导演？就冲着他当导演，今年的春晚我们不上了！”

“净他妈独出心裁，整洋的咱们能是外国人的个儿？过年不就图个乐呵吗？土掉了渣儿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年。懂什么？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气归气、骂归骂，可他们还是不甘落后地一窝蜂似的往里钻。

晚会的时间有限，可要在晚会露上一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过几天他发现，还不仅仅是笑星，就是歌唱演员、舞蹈演员、影视演员、戏曲演员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年老的、年少的，新星、老星都想露上一面。周导一开始没把问题想得这么复杂，不就一个晚会吗？至于吗？哪承想，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大小小的领导和底下的小人物家里的电话都快被争着抢着要上晚会的演员们打冒烟了。周导手机就更别提了，一时一刻就没有个不响的时候。气得他叫下面的人又换了个新手机号，可不到二十分钟，这个电话号又被各方神探得知，而把手机震动得“嗡嗡”作响。

“妈的，这帮人也太神了，这里面肯定有卧底。”怎么办？怎么办？没想到事情搞得这么复杂。让谁上、不让谁上？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自己能当几回导演哪？万一因这事儿把这帮人得罪了犯得上犯不上？他一脸忧郁地来到主抓晚会的领导面前：“实在不行我就别干啦。”

“哎？那怎么能行？我看你的创意蛮好嘛。顶住压力，别管他那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出新，出新！只要出新我就支持你。”

万没想到还得到领导的一致肯定。想下来都不行了。有了上方封的旨意我还怕什么？人是怕架拢的，本来周导从来都和善可亲，是个很谦逊的人。可这些个日子明星大腕们纷纷登门拜访、大献殷勤，的确使他在应接不暇中有些沾沾自喜。什么叫红极一时？这回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还从来没这么火红过，什么风使自己从前想求之一见都非常难的人物，如今低声下气地求自己网开一面呢？不至于一个月不到自己都认为长得没什么模样的儿子成了美男子了吧？不至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也变成了才貌双全的名导了吧？可眼前这种走马灯式的

送往迎来，把他搞得精疲力竭。这哪行？再这么整两天，自己的晚会不就没模样了吗？从这时起，他不再轻易答应谁什么，板起精薄的小脸儿，每逢回答求到他的人他便是一声声的："等等再说、等等再说，我和领导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并不是他不肯送一个个的人情，而是好几次他拿出的节目方案和节目人选都被节目把关的上层领导卡住了。领导也笑呵呵地冲他说："不急、不急，等台里研究研究再说、研究研究再说。"哦……他明白了，上面面临的压力也不能少，他们大多还要应付很多方面领导的发话，顾及各个方面的面子。他深有体会地叹息了一声：唉，一个晚会都这么多说道，别的事可怎么个干法？难为往年几个春节晚会的导演，他们是怎么干下来的啊……

他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地要求着筹备组的每一个成员，一套套节目方案送到他的面前。他认真地品来品?，总是觉得和自己想象的差距甚远。除了舞台美术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之外，节目怎么还是这么土腥腥的味道？后来他发现，每个组的小头头也把自己手中的小权力视为自己的小金库，他们找自己熟悉的创作者为自己熟悉的演员量身定做出晚会的节目。

"净胡闹！这怎么能行？"周导急眼了。于是他调整了两个组的小头头，并耐心地做了要求，但这样的事情也并不能完全杜绝。后来他在叹息中明白，人情、面子，甚至是钱的因素在作怪，这种事情是根本无法杜绝的。没办法，尽量杂中求纯吧。

除了对几个节目组的要求外，他招集剧务组与国内国外、港台地区的著名明星、企业界骄子取得联系，邀请他们作为这台晚会的嘉宾坐在台下，不能像往年一样的在观众中着黄毛衣、绿裤子的什么样人都有。台下也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中外明星、骄子携美丽的夫人家眷汇聚一堂，在红毡铺地的星光大礼堂让国人一睹他们的风采。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3）

好主意！这样晚会的档次真是一下子拔高了许多。不少人兴高采烈地冲周导竖大拇指，可也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劝他别扯这个，因为每年晚会来的观众都是拿钱方的客人和许多有些背景的家属。你别管他们穿什么，哪一个也不是等闲之辈，不仅有领导的家属，还有明星大腕领的人，还有一些小哥们儿的朋友，你惹那份麻烦干吗？你能导几回？留那挨骂的名声干吗？还在北京混不？一番话使周导立马没戏了，是啊，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自己到底是谁呀？他满怀激情的热心从这一刻开始下滑，他感到自己很无奈，没办法，尽量弧中求圆吧。

时光如棱，李顺义进组一晃儿已经一个多月了。顺子非常勤奋，从进组的那天起，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几乎把自己埋在了音乐里。根据组长提出的要求，他细心地揣摩，常常手中拿着歌谱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哼唱个不停。不到半个多月，便创作了几首歌曲，交到组长的手中，得到了组长的认同。

“不错不错，写得不错。好好努力，把那几首也写得再漂亮点儿。”

得到了上司的赏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对于一个在闯荡生涯摸爬滚打的生荒子来说，上面的一个笑脸足以使他好几天都沉浸在一种无限温暖之中。就在他满怀热情精心地投入到另几首歌曲创作之中的时候，一天组长把他找去，一脸郑重地交给了他一项重要任务。组长把这次春节晚会的开幕曲和幕间主持人向广大观众拜年的两大段背景抒情音乐的创作任务交给了他，并对他说：“顺义，你现在把手中所有的活都放下，把这三大段音乐写出来。这三段音乐在整场晚会中可是很重要的部分，要写好。”组长的话不多，但他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

本来，这三大段音乐是由组长亲自创作的，但可能是组长太忙的关系，写了几次也不理想，特别是周导不满意，认为土气，认为总像似曾听过。周导想要一个耳目一新的，用他的话说："哪管它是一碗酸辣汤，我也要观众从未听到过的。要出新！"说着容易，干着难。组长也点灯熬油地又熬了好几个晚上，可熬成了红泡眼，也没脱得开以前的路子。无奈之中、情急之下，他忽然想起创作组的李顺义。对啊，让年轻人试试。于是他就把这个活儿委以重任地交给了年轻的李顺义："一个星期内必须给我拿出来。记着，曲子要耳目一新。周导比较喜欢洋的，我的意思是你来个中西合璧，明白吗？"

"明白。"

接到这项任务后，李顺义好几个晚上没睡觉，他是又兴奋又紧张。他记得过去常开玩笑时说一句话叫：时间紧，任务重。这一次终于轮到自己来一把这活了。他知道这三首曲子在晚会中的分量，无疑是个大活，只是时间太紧。但在全组十几号子人中，组长单点自己的将，无疑是对自己的信任和器重。那么也就是说组长在看了自己创作的歌曲后，对自己还是有一些信心的。只是这个中西合璧可怎么个合法？他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站起来不停地绕来绕去，一会儿打开CD唱盘听听曲子，一会儿魔魔怔怔地哼唱着。头一天晚上脑袋大的几乎都快炸了。

真可谓日有所思梦有所想。一天夜里在梦中，他忽然被一首小号的旋律惊醒。那声音是那么清晰，那旋律是那样的亲切，悦耳动听。他爬起床奔向桌子，马上一气呵成在纸上记录下来。接着，他又在此基础上添添改改，一会儿工夫一段主持人解说词的背景音乐出来了。他再次闭上灯，在月光下一遍遍地体味着曲子的旋律。没错，一定很美。只有小号这种乐器才能配出这种思乡的意境。让那种清新的高音领越长空，起伏延绵，仿佛像鸿雁一样载起思念，梦寻着家园。对、对，就是这样。他一遍又一遍反复地吟咏着……

就像开了窍一样，再没用几天的工夫，他将组长交给他的任务如期地交到组长的手中，并在每段曲子下面详细地标好哪一段用什么样的乐器配奏，哪一段代表着什么意境。组长看过后非常认同地笑了："不错、不错，看来我的眼力还是不错的嘛。当然，还有不足的地方，我再修改修改。"就这样组长将顺子的几首曲子拿到了自己的手中。

第二轮的节目创作方案和预定演员名单稿又摆在了周导的面前。"还是猪肉炖粉条子、还是猪肉炖粉条子！"除了音乐组的音乐部分有所提高外，别的节目策划质量仍旧上不来。这哪行啊？这一次周导耐不住性子了，他找来每个组的组长们大发雷霆："还想不想继续干啦？再这样整下去我走，你们也得滚蛋！我就不信，这样人才济济的大国，创作出来的和想要向亿万观众表达的竟然会是这样的节目？"发了一通火之后他冷静了下来。何必呢?毕竟都是同事关系，自己没被聘为总导演的时候，这些人哪个不是自己得高看一眼的人物？他又耐着性子以商量的口吻与各位磋商，并再一次阐述着自己的导演意图："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无论费多少努力和辛苦，最后全都要体现在节目上。如果节目的质量上不去，一切都将前功尽弃。我并不想独出什么心裁，我的意图也再简单不过了，其实就是老人家曾经说过的文艺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如果我们对自己现在干的这份工作没有一种出新的意识，没有一种品牌的意识，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出息。今年我们在这里，明年我们就不知在哪里了。所以我现在再次对各部门提一下我对节目的要求。今年这台晚会的要求是：歌舞要洋气。即便是民族舞，除在服装上要非常民族化之外，舞蹈编排、造型也要借鉴一下国外优秀舞蹈的长处，像国外现在非常流行的街舞，可以借鉴一下嘛。通俗歌曲比重不要减，因为如今流行性的艺术有庞大的观众群，民歌部分要减。曲艺部分突出一个美气。这个美气在内涵。今年的小品一定要有时代气息，红高粱的审美时代已经过去啦。今年小品相声除了可看性火暴外，要讲究一个寓意。要

给观众留下一个深深的思考，要有绕梁三日回味无穷之感。没事穷逗乐子、捅胳肢窝的节目，不管是谁一刀砍下。戏曲部的节目讲究一个神气。这种代表东方文化世界称奇的艺术在服饰色彩上、功夫绝活上、舞台艺术表达上要讲究一个神字。龙的文化嘛。”不能不说周导的想法是好的，可真正实践起来却是艰难的。开完会大家从他的大屋子出来后，几个小负责人相对笑了笑。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4）

“神经病，整个一神经病。”

“就当他懂艺术，也不看看这是哪儿？崇洋媚外。”

“算啦、算啦，也没几天好臭白话的啦，再有一个多月就到日子啦。总不能他跑台顶上去吧？”

周导这次对晚会音乐部分还算满意，开幕曲和几段幕间音乐都很有特色。特别是开幕曲，欢快流畅，既有中国人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气氛，又糅进了西洋音乐中的一些东西，很像欢畅进行曲，又不完全照版抄袭。

“借鉴的不错、借鉴的不错。这是谁写的啊？”

音乐组长显得很谦逊的样子“嘿，我也就这么点子水啦，您还夸我？”

“不错不错，真是不错。一看就知道你用心思了。”

音乐组长抬起笑脸向周导恭着手：“谢谢啦周导，有您这句话，我这些个日子的夜就算没白熬哇。”

在人群中，谁都愿意自己更得到上司的肯定和赏识。这一次音乐组得到了周导的嘉奖，面子自然有光。这阵子他不仅愿意往周导的面前凑合，更愿意像个轿夫一样的在这一堆人群当中在周导左右围前围后的忙火个不停。周导现在是谁呀？多少明星大腕儿想约都没机会啊。谁现在是周导身边的大红人，谁就在这段日子里站台面，谁说话就有分量。听到周导对晚会音乐的设计很满意，他想借着劲儿在周导面前多邀邀功：“我这次对组里的人特别布置了周导的意图，力图创新。我们还创作了好多首歌曲，还别说周导，写的还真不错。特别是有几首通俗歌曲，有点意思，不管哪位唱，歌儿准红。抽空您听听，也帮着把把关。”

“好的好的，有空我听听。现在看哪，就你们音乐组还算让我省心。大家尽量加把劲吧，能把晚会搞得尽量像点儿样子。我也看了，

想干点事儿实在是太难啦……”说完这些，周导面现倦意。战争有帅也要有将，做一件大事四梁八柱要齐全。然而周导现在感到，自己的蓝图设想是那样宏伟，可就是有劲使不出来。好像眼见河里扑扑腾腾乱蹦的大鱼就是捞不到自己的盆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节目遴选、晚会联排的日子一天一天的临近。按理说这个时候剧务组的大部队该进组了。顺子满心欢喜地等待着这一天，如果二哥要是来了，自己就不再孤单了。那该有多好哇。可就在顺子满心期待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老二来到了顺子的房间，他的脸色非常不好。他告诉顺子，剧务组的这份差事叫别人抢去了。老二说出这句话好像使出了好大的力气，之后便是一副失落的神态。大冷的天，他把老二送出很远很远，一路上两个人几乎无话可说。临别时两个人挥起手在空中摇哇、摇哇……这瞬间仿佛一下子在李顺义的记忆中凝聚了起来，好久好久挥之不去……

节目遴选的日子终于到了，这时候往往是导演和演员心里没底的时候。搞出来的东西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开始联排了，明星大腕儿们纷纷到场串排着自己的节目。这是每年一度各路明星相聚的盛会，因为平时很难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的明星。有的清淡素雅，有的珠光宝气；有人显得淡漠，有人显得张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态在众人面前显现着自己身价。大家把目光投向目前最走红的明星，名气不大和过了时的明星大多躲在不惹人眼的地方。而大牌明星却显得随意地坐在醒目的位置上。大小经纪人和跟班儿像跟屁虫似的绕在主子的身旁。别看这些腕儿们平时很架拢，这一次他们显得非常谦逊、小心翼翼。他们知道这个周导很有性格，也很有脾气。有好几次因为演员和节目的安排问题和主办方叫板撂挑子了。可最后领导还是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并赋予他很大的自主权。哇！李顺义还是头一次进入大排演厅。电影、电视、大型晚会中看到的大腕儿们，最佳的主持人，闻名全国的音乐人，舞美设计人等等，今天可算是会聚一堂了。在周导认真而苛刻的要求下，今年的晚会还真是比往年有了很大的突破。除了

台下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坐满国内外的明星骄子，但节目在样式上、品位上、质量上都好于往年。

“这就很不容易啦，这就很不容易啦……”

领导看了头一次的联排后就握着周导的手表扬个不停。可周导还是觉得按自己的想象和要求应当比这更好些。达不到的不可强求，但现有的节目要精益求精。他绷起了脸子在排练现场毫不客气。“不行不行，再来一遍，某某你的感觉不对。某某某，我们这台春节晚会要求演员真唱，不能对口型。正式唱一遍，不行不过。”台上台下十分肃静，多少双眼睛都会聚在周导这张毫不容情的脸子上。什么明星大腕儿？艺术上对谁都不能客气！台上你对他客气，上了镜头他对你可不客气，观众的眼睛是亮的。见方十米台，能人走上来。没能耐就别在这儿混。

李顺义胸前也挂着一个工作人员的牌子，一本正经地拿着笔和?个本子站在舞台的侧面。他用一种非常崇拜的目光望着台下的周导。什么这个腕儿那个腕儿的，屁！就得像周导这样的归拢他们。有几个有真能耐的？真让他们一唱就露馅了吧？一连唱了好几遍还跑调呢。仅仅是紧张吗？再看看台上唱歌的那位歌星，脑袋上都出了那么多汗了，可周导也不让过，也不停，好像是在有意要寒碜他一样。导演就得像周导这样，这样才有权威。李顺义的崇拜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觉得周导对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是很和善的。有好几次吃早餐的时候他和周导一个桌，周导很平易地问他长问他短。知道自己写的几个曲子不错，还鼓励自己，给自己以充分的表扬，可以看出周导对自己有着很好的印象。

自进组以来一切还算顺利，可就是一件事使李顺义近来觉得心里堵得慌。自己作的几首曲子不知怎么成了组长写的了。特别是开场曲和几首间奏曲，谁都夸这几首曲子写得好，大家都冲着组长竖大拇指。特别是主持人，当她念完一大段台词后，下台拍着组长的肩膀连连称好：“老张，这几首曲子写得真棒。一下子就把我的感情托起来，

特舒展，特有意境。”组长却笑呵呵地冲大伙摆着手：“凑合、凑合，大家过奖、大家过奖。”这他妈算什么事？你就在我作的曲子上改了几个音符，就成你的啦？怎么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呐？一连好几天李顺义的脸子不开晴。即便组长在，他也头不抬眼不睁地无声抵抗着。夜里在悄无声息的时候他哭了好几次，他觉得好像丢了好多的东西，他深为小人物的被压榨感到悲哀。自己吃的这碗叫什么饭呐？“不干了。回家！”他简单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提着包就下楼了。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5）

走出晚会创作组租住的宾馆已是午夜两点多了。此时天气很冷，寒风透骨。但冬季夜空中的星星却格外的明亮。他抬起头望着夜空中的明星们。哪一个最亮？那一个是自己呀……

顺子怀着一腔不愤回到了兄弟们的身边，他满以为大哥和老二会非常同情自己，会跟着自己一起骂这帮子不要脸的臭丫们。可万没想到，当两位哥哥一听他说出的缘由后，一进门时对他那股子热情劲荡然无存。

“你脑子没什么毛病吧？你还以为你这是什么英雄壮举呐！”老二急了，“叫什么事呀？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你倒好，甩耙子不干了。脾气还不小，你当你是谁呀？”

“什么谁呀？我创作的曲子凭什么归了他了？”李顺义不服地冲着大哥讲理一样地也嚷嚷起来。大哥并没说什么，而是沉默地坐了下来。可老二不让份儿，他看着李顺义是越看越气。

“还还还跟人家讲理呐？你也不看看你是谁？被人家抢怎么啦？人家是组长，是头，人家在这个圈子里混多少年啦？能让你伸进手去写，就已经给足你面子啦我的顺子。你还拿你自己当什么呐？当腕儿哪？”

“什么叫我拿我当腕儿啊？”顺子不服地争辩着：“那曲子是我写的！”

“是。是你写的，可不是领导叫你写的吗？”

“是啊，是领导叫我写的。”

“我问你，领导在曲谱中改没改动？”

顺子合计了一下：“改啦。可他一共才改动那么几个音符哇，基调都是我创作出来的。”

“改一个音符就叫改。明白不？那就叫领导写的。你懂不懂这规矩？”

“狗屁规矩！我不懂。”

“不懂你就学着点。亏你还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你们组长张成仑是谁你知不知道？也难怪，学呆子。”老二气得一屁股坐到自己的床上直喘粗气。他为李顺义无知和与人耍脾气而生气。这愣小子可真是，自己好好地把机会给了他，他可倒好，还跟人家来神了，能耐不？组长张成仑那是什么人？音乐界知名人士，巴结都巴结不上，能靠上他还愁你将来没活、没出头之日吗？这个榆木脑袋怎么就连这么个理儿都合计不出来呢？多好的机会呀？人家把好几个曲子给了他，这是多大的器重啊？他可倒好，还真想一夜成名啊？你是谁啊？这要是自己……唉，什么也别说啦，都怪自己当初就不该把这个活给他。大哥也是，你说你好端端的怎么就想出这么个花花道道来？老二侧过头去看了看老大，正巧，目光与老大相撞在一起。老二也没客气地冲他哼了一声转过头来。

老二生气了。也难怪，换了谁都可能会这样。是自己劝老二把这个机会给了顺子，可顺子任性，愣是不辞而别地回来了。这不是打人家的脸吗？“顺子啊，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你做得过了点，你起码应该先给我和老二来个电话，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也好嘛。”

“好好好，怨我，怨我成不成。我算看出来了，只有脚知道鞋不舒服的滋味。”顺子还在不服气地辩解着自己理由。一听这话老二又来气了：“还脚知道鞋不舒服？能有鞋穿就不错啦。就您哪，今后要是没鞋了我看你怎么办？”

“没鞋穿我就光着，我看他妈能怎么着？不管怎么样，这口气我是不能受，咱们总还得有个人格吧？”

“拉倒吧，还人格呐，您看看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还人格。我就烦这套，要饭咱就别嫌馊，臭打工的就别挑活儿，一个想要在这个圈子里混的人还跟人家名人比什么高下？”今晚老二的话的确让人吃不消，可顺子也不敢过分地反驳，因为这个活本来是二哥的，他给了自己，自己却没像他们想的那样去做。但无论如何自己是咽不下这口气

的。他来了个闷葫芦进酒缸，一声不吭。可这不是办法啊，这件事得在没造成影响前解决啊。想到这儿，老大发话了："顺子啊，别任性，趁现在还来得及，明天早晨之前无论如何你要赶回去。"李顺义不顺从地站起身："我不回去！"

"你给我坐下！"老大这次火了，他还很少这样，"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你还有没有点责任感？平心而论，你出来三年多，什么时候由你出手给大晚会写曲子写歌？没有。这次是你拿着老二的机会出的手，好孬在晚会中有你写的曲子，有歌手唱你写的歌。难道这些你还不满意吗？最起码实践已经验证了你还是有这个水平的，最起码你走进了受人们关注的大晚会的创作组。如果没有老二的努力你连这些都做不到，你都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再在这个圈子里混了。不是吗？可你，只因为组长没向别人介绍这几首曲子是你写的，你就意气用事，打碎了大家对你的期望。顺子啊，你想想，这件事如果老二摊上了他会怎么做？他不仅会乐呵呵地与组长混得很相融，而且还会逢人便竖起大拇指夸张成仑组长曲子写得那叫一个好、那叫一个棒！只有这样才?入进圈子，才会有人提拔你，慢慢地混出个模样。今后等你出来了，才会有人帮着你鸣锣开道。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明白吗顺子？"

第三章 今夜星光灿烂（6）

听了大哥的话李顺义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可这不等于帮着卖自己的人点票子吗？他气得大叫一声："这叫他妈什么规矩呀！"说完委屈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大哥知道顺子的心里一定感到很委屈。可是没办法，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好孬也要走下去啊。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没有看错，顺子是有才华的，不然张成仑怎么会把好几首难写的曲子交给他呢？这不已经说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了吗？这一次老大也软了下来，他和声细语地劝顺子说："顺子啊，别再任性，咱们现在不是孩子啦，只有奋斗，没有谁会怜悯我们，我们自己也再不能像在爹妈面前耍性子指望谁的同情让着自己。记住，那里是你人生奋斗的一个战场。明白吗？战场啊……"大哥说得多好哇。是啊，自己是不是太任性了呢？这时老二也过来了，他耐着性子说："顺子啊，今儿个我也是过了点，可记得咱哥几个前些日子喝酒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咱们要从这里走向事业、走向人生最辉煌的舞台啊。不吃苦中苦，不忍辱负重，这个目标怎么达到？兄弟们还指望着你像一头黑马一样地冲出重围哪，我的那粒种子还等着在你的地里发芽生果子哪……"

什么也不用再说了，李顺义忽然像顿悟了一样。是啊，两位哥哥说得对呀，自己怎么这样不成熟？才几天的工夫？自己怎么能为这么一点的小事就膨胀起来了呢？多少人想在这种场合一试身手是要付出很大的艰辛啊，可自己竟要与人家大家论个高低，如果把这个机会扔了，不就等于扔掉了自己的努力和前程，扔掉了两位哥哥的期望了吗？啥也不用再说了，李顺义拎起皮兜就往外走。

"哎哎，你这是上哪儿去？"两位兄弟想拦住他。

"我现在就回去。"

大哥心疼地："你刚进屋这么一会儿，这大半夜的折腾什么劲儿？明天早上赶趟儿。"

老二也看了看表："太早了点吧？这才三点半，不如咱喝口酒，你也吃点东西后再走。急什么呐？"

"对对对。"说着大哥回身搬桌子："顺子，咱哥儿几个也好多天没见了，喝口酒再走。""不了，这酒等晚会结束那天，咱哥儿几个好好喝吧。"

寒冷的天，喘出的气都恨不能冻成一条冰柱子。大哥和老二将李顺义送出来走了好远的一段路。谁也没先说让李顺义打个车走，目的是陪着他多走两步道。兄弟们没再说什么期待的话，该说的基本也都说完了，只是默默地走着。

"我说，天太冷，你们就回去吧。"

大哥看了看老二："也行，那我们就回去了。你打个车走吧。"

"不，我想一个人走走。"

"不成，天太冷。回去你再真病了，犯不上。"还是老二直爽，他认为兄弟间用不着来这套深沉。李顺义郑重地握了二位哥哥的手说："没问题，没问题。你们回去吧。"大月亮地儿下兄弟们挥手而别。

从住地儿走到晚会的驻地可不是什么近道，可李顺义还是想倔犟地走下去。他想在寒风中冷静地思考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自己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路上，星光满天，辽阔的苍穹好不宽广。星辰为我引路，明月伴我独行。他忽然感到自己多么像金庸小说中江湖上的独行大侠。不，并不孤独，不是还有同室的两位兄弟吗？不是还有天妮吗？一路上他望着满天璀璨的明星，想起自己几年来的漂泊之旅、星辰之路，一股沧桑热泪顿如泉涌。人生真是不易啊……他望着明月星辰，忽然一股创作灵感顿发，晚会上不是还有最后一首歌始终也没人写出来呢吗？自己为何不创作一首？对，一定要用大三的曲子写出一首晚会的终曲，既浪漫又欢快。歌叫什么名呢？《今夜星光灿烂》？对，就叫《今夜星光灿烂》。这时他边走边带着无限的遐想进入了自己的创作状态。在大雪地里边哼着曲儿边舞起了三步：会聚五

洲宾朋，绽放喜悦容颜。辞去昨日的艰辛，今宵欢乐过年。忘掉吧曾有的伤痛，奋斗者无悔无怨。翻过山越过岭，今宵终于在这里凯旋。美酒醺醉了明月，歌声嘹绕五环。钟声阵阵彻云霄，喔……今夜星光灿烂……嗒嗒嗒……嗒嗒嗒……星空下，大雪地里李顺义一个人不停地欢舞着。他忘却了寒冷，忘却了忧愁，一个人置身于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

第四章 上上下下（1）

看哪，启明星今夜依旧星光闪烁，像调皮孩子的眼睛一样地冲着自己一眨一眨不停地闪动。小家伙，你在天上待了多少年啦？人世间的情与爱，人世间的欢与愁你是否都看在眼里？人们常说星光引路，你能否告诉我，我与丈夫的婚姻到底还能维系多久？我与志鹏的这种情感到底是喜是忧哇……

转眼之际冬雪飘飘，春节将至。学校的期末汇报演出也就要开始了，进修班的竞争也非常激烈。特别表现在张天妮“望江亭”这个课堂。到底谁代表本课堂向全校的师生做汇报演出呢？平心静气而论，应当说是李秀芬更合适一点，其次是张天妮。可本课堂压根儿就没打她们二人的谱，而是拟定了由马晓萦做汇报演出。李秀芬非常知趣，她像没那么回事一样地显得不在意。可张天妮却不干了，凭什么呀？这个东北姑娘终于不服气地找到了校领导，要个公平，大家可以像打擂一样地比一比嘛。既然有人提出要公平，领导可不能不给个回答，可处理权还是落到了系里头。这可怎么办呢？系里也必须给学校里一个交代啊，这两天可难为死这个一向冲马晓萦发笑的系主任了，憋了好几天气的他见张天妮就是不给个好脸子。可张天妮不管这套，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既然你们把事儿做到这个份儿上，也就别怪本姑娘不客气啦。现在还是客气的哪，急眼我就到部里找部长，我就不信，皇城脚底下的一亩三分地儿还敢这么欺负人哪？

但姜还是老的辣，“望江亭”课堂的王教授看出了系主任的难心，便教了他一招：“在班里一人表演十分钟，然后投票表决。”系主任一下子茅塞顿开。对呀！要论人缘在这个班里谁还能比晓萦好？经过系主任和王教授的周密部署，研修班的业务考评开始了，为了显得不过分报复，班里的每一个人在同学们面前表演十分钟，然后由大家投票表决谁代表本课堂做业务汇报演出。这个决定刚一宣布张天妮就知道

这是已布置好了的陷阱，但是她再也没有反抗能力了。因为她知道，班里的绝大多数同学和老师都站在马晓萦一边。

业务考评开始了，这天系主任像个笑面虎似的走到大家面前："同学们，第一年第一学期的业务考评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考评呢？主要目的就是要体现公平。因为这一次啊……"说到这儿系主任犯损地看了下张天妮乐了乐："有的同学到院里找了领导，要一个公平。所以啊，今天大家就每人表演十分钟，然后哪，由同学们自己凭自己的感觉给每一位表演者打分。我们充分相信大家，因为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在艺术上都是有一定水准的，不相信你们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俗话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一会儿表格就发给大家，希望每一位同学认真对待自己手中的笔和纸啊，每个组选出代表组里做汇报演出的人员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啦。"系主任说完，有不少同学在下面偷偷地看着张天妮。那目光中的语言非常丰富。

考评开始了，先是几个男生组的表演。不一会儿到了"望江亭"课堂的了。先是李秀芬，李秀芬很认真，得到了大家一阵阵的好评。后是张天妮，可以说张天妮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她的表演和唱功都不亚于李秀芬，而且做派端庄高雅，大青衣的感觉极强。可张天妮万没想到，她表演的时候下面竟然连一点反应也没有。既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说不好，只是很平淡，平淡得叫张天妮心里觉得非常不舒服，仿佛受到了很大的羞辱。下一个是小师妹董小萌，她也比张天妮受好评。最后上场的是马晓萦。马晓萦一上场便迎来了碰头彩，"哗……"地一阵掌声中迎出了马晓萦一个非常妩媚的亮相。"好！""漂亮！"哗……又是一片掌声。演员就是这样，再一般的演员如果碰到了今天极受欢迎的时候也会超常发挥。考评虽然还没结束，可结果马晓萦却像早已知道了一样，代表本课堂做汇报演出的非自己莫属了。别看平时在张天妮和李秀芬面前有些自卑，可今天在师哥师弟们面前她可是非常自负。"我就不信，你们今儿个谁还能比我更受欢迎？"几个漂亮的投袖动作后她张口开唱了：独守空帷暗长叹，芳

心寂寞有谁怜。霜居愁苦泪洗面，为避狂徒到此间。从一上场，一句唱一个好，一句唱一个彩，今天参与考评的学员，现场谁也没有她受欢迎。大伙鼓掌的时候不时的又有人用余光扫视着坐在这边的张天妮，好像有意在气她一样。她知道在下面已经有过非常紧密的勾结和巧妙的联络了。张天妮再也坐不住了："少跟姑奶奶我玩这套阴损的臭把戏吧！"她腾地站起身推门向外面走去……

一点都没有想错，代表本课堂做汇报演出"望江亭"的是马晓萦。记得汇报演出的那天晚上来了各界知名人士，还有许多有实力的人物。国家大剧院的领导和大演员也都来了。马晓萦的爸爸带着自己的部下也都捧场来了。你看那架势，台上台下不够他忙乎的了。大花篮在舞台的两边和后台摆着，见到领导和教授们他都学着很传统的样子拱着手，说着客气话。不用说，一看他们是那样的熟悉。尤其见了系主任和王教授那个热乎劲儿就更别提啦，真像是一家人一样。今晚后台也非常热闹，每个配角演员、每个乐队乐手的手里都收到了他父亲亲手递过来的红包。

"您辛苦，您受累。"

包括换服装、摞头的师傅，一个不落。大家都笑脸相迎地冲着马晓萦的父亲直点头，十分恭敬。这时张天妮才真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对马晓萦那么好，原来不奇怪。她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地自语："从什么时候起，艺术界的铜臭味也如此之浓啦？"这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学校的大院儿里遛了许久，走哇、走哇……纷飞的雪花不停地飘洒在她的身上……

学校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的使张天妮不开心，而且越来越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什么盲目骄傲、夜郎自大啦，什么小庙子鬼儿，不知天高地厚啦，纷纷传到了她的耳中。同学关系也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好多男同学都话里话外地拿话敲打她，她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马晓萦起的作用。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理我，姑奶奶我还懒得答理你们哪。从此，张天妮每天仰起脸，目视前方、凡人不理，爱他妈

怎么着怎么着。但这却使张天妮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人总是要在一种环境中生存，而对于一个想上进的人，这个学习环境又是多么重要啊。尽管表哥也一再劝她别太拿这些东西当回事儿，将来从事歌唱或影视，不论哪一项，在名利上都会远远大于戏曲事业的发展。但张天妮又怎么能轻易地舍弃得下？这些日子的夜里她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会闪现出从小在练功房、在排练场、在剧场的一幕幕的情景。自己苦熬过多少冬夏，苦度过多少春秋哇？流过多少汗洒过多少泪呀？她觉得非常委屈，心里堵得慌。

第四章 上上下下（2）

就要过春节啦，再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今天是学校会餐的日子，可张天妮现在最讨厌人多的地方，她总感到好多双眼睛在背后偷偷地盯着自己，奚落自己。去他妈的，姑奶奶才不稀得跟你们聚什么会呐。正好，好多日子没见到顺子了，自己到顺子那儿待着去。自听说他到电视台帮晚会的忙去了之后只通过几次电话，一直也没见着面，也不知怎么样了。天妮给李顺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她想他了，想见他一面。李顺义一听天妮的口吻，一口应了下来，说下午在宿舍等她。

张天妮来到了李顺义的住处，推开门的时候愣了。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屋子呢，再看看屋子里的人儿："对呀，没错呀。怎么变了样了？"

"哈哈哈……"老二领着头乐了起来，"怎么着弟妹？看不见贫民窟的模样还真有点不适应是不是？"哇……真是另一番天地啦？灯换了，所以屋里比从前明亮了许多。四壁粉刷得干干净净，墙上还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下面写着一段老人家当年的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每一个革命队伍中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再看看每一张床，都铺得利利整整，地擦得锃亮，一尘不染。

"嚯！好家伙，我没走错吧？"

"没错，进来吧弟妹。"老大真像大哥一样地招呼着天妮进屋坐了下来。

"顺子还没回来呐？"

"来电话了，马上就到，让我们哥俩先照顾好您。"说着，老二给天妮沏上了好茶，"怎么着弟妹，这一晃您可是好些个日子没来啦。顺子想你想得眼睛可是发蓝啦。"

"别逗了，他？还想娶两老婆哪。"

“敢？我扁死他。”

天妮特喜欢和老二聊天，老二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乐子也特别多。但这一次天妮真想好好感谢老二和老大。她从顺子的电话中得知他们对顺子的关照后非常感动。真是不容易，这年头亲兄弟又当如何？大家非亲非故哇。天妮今天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就是要代顺子感谢这两位哥哥。

天妮为什么要给顺子两年的期限呢？那是她的激将法。她认为不论干什么，都要有计划性。特别是要想成功的人，如果没有一个设想、没有一个计划，不用时间来催促自己向着成功的目标冲刺，那么一旦遇到艰难挫折的时候很难顶住。所以天妮只有拿自己的爱情作为赌注来与顺子压一回。既是对顺子的一针强心剂，同时也是考验一下顺子对自己的爱情。看看顺子为了自己能不能吃得了常人吃不了的苦。可她心里也知道，这并不像扛活计，只要没日没夜的吃苦就能挣到自己的劳金钱。想登上人生辉煌的舞台，不是光吃苦就能办到的。但万没想到他的这两位难友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这等于在成功的路上有劲地推了顺子一掌。天妮把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摆在桌子上。全聚德烤鸭、德州扒鸡、北方熏兔、还有美洲火腿肠和手里拎着的两条大红毛鲤子。“嚯！这么多好吃的啊？大鱼大肉哇，这可真是过年啦大哥。”老二压抑不住的喜悦像溪水一样地从嘴角流了出来。

天妮认真地对老大说：“大哥啊，顺子告诉我了，真得好好感谢您和二哥的这份情分。”

“没什么、没什么，穷不帮穷谁照应不是？谁让我们难兄难弟三年多啊。”

天妮感慨地说：“社会上的难兄难弟也不少，可真能像您二位这样的也不多啊。今天我下厨，让顺子好好敬你们这两位哥哥。”天妮看了看表，“顺子怎么还不回来啊……”

在大哥、二哥的劝说后，李顺义回到了晚会驻地，好在谁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小过节。但从那天起，组长张成仑却发现前几天一直没个好模样的李顺义这几天情绪特别高涨，而且人前人后的总是捧着自己聊。嗯……迷途知返，出息啦。原来那些个日子张成仑心里也非常不舒服，不用顺子闹，再有两天的时间张成仑就想把他开出去了。黄嘴丫子未干，还想在这里立个梗梗是怎么着？哎，照这样下去就对了嘛。不过这个小青年还算是有点才华，如果好好造就造就将来还是有点用处的。从这以后李顺义像个学生一样地与张成仑相处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顺子不时地将在组的情况向大哥二哥做汇报，以征求他们的意见。尽管他在思想感情上离两位哥哥的想法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他知道两位哥哥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想着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失望。今天早上收到了天妮的电话，她说想自己了，要见自己。太难得了，自从天妮到北京以来这还是头一回。自从天妮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后，可不知道给自己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大，真是恨不能一天顶五天的过。如果这次不是二哥给自己一个机会，使自己大开眼界，也多少有了点与天妮交谈的本钱，真不知自己今天见天妮该说点什么。但?天妮的电话里听出她的情绪仿佛很不好，好像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如果真是那样，自己得好好劝导劝导她，毕竟是女人呐，女人天生就是要男人来保护的嘛。本来上午就请好了假，中午就该回宿舍的。可谁知刚迈出驻地的大门，组长便把自己催了回来。原来下午周导要调整几个节目，特别是很看好顺子写的《今夜星光灿烂》。要把这个节目的规模扩大，把以前十六人的伴舞改为三十二人。十六对亮男靓女跳着华尔兹，六位有名的大歌星共唱《今夜星光灿烂》，晚会在钟声和歌声的高潮中结束。这样，张成仑怕周导在现场临时要求改动音乐部分，所以张成仑便把顺子留了下来。没有办法，顺子只好留下。他急忙给大哥打电话，要他们告诉天妮事情的原因，千万别让天妮挑理。同时不论多晚，一定要把天妮留下。他不好意思地告诉二哥，自己也好想她啦。

第四章 上上下下（3）

天妮从两位哥哥的话中得知了顺子前些日子闹情绪的事情，尽管两位哥哥从事业的角度说了顺子的不是，可天妮却觉得正是这样顺子才有真的东西，这也正是顺子的可爱之处。她忽然想起前些日子自己给顺子下最后通牒时，顺子那张拉长了的脸儿，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自己是不是过啦？毕竟是老大不小的人啦，记得自己刚来的那些个日子是多么春风得意啊，可才几天的工夫啊，没想到自己却像是落到了云彩下面去了似的。人哪，说不上什么时候走字儿，什么时候点儿背。

顺子终于回来了，今天他一扫往日的消沉而神采飞扬。他把自己新写的《今夜星光灿烂》歌谱拿出来给大家看，并告诉他们周导对自己写的这首歌是如何的欣赏，如何的满意，并在今天加强了这个节目的伴舞，作为一个大节目在晚会的最后压轴。大家看着顺子如此进程都替他高兴。晚餐上顺子像讲新闻一样地把在晚会排练现场的乐子学给几个人，把大伙逗得捧腹大笑。很显然，他是今晚最有资格得意的人。大家都喝了好多的酒，别看老大和老二也喝了不少，可他俩还是很清醒地给顺子和天妮腾了地方。临出门的时候老二还没忘风趣地拍了拍顺子的肩膀："兄弟，悠着点啊。"

这一晚上顺子和天妮都感到很幸福，顺子实实惠惠地抱着天妮不忍撒手。天妮在他的怀中也显得百依百顺，她任由这匹小野马在自己这片草原上驰骋。好几次像腾云驾雾一样，这个傻小子总是这样，一搂着自己就贪……

今晚的李顺义使失落中的天妮想起了她和顺子的从前。那时候他像个大哥哥一样地天天围着自己。记得第一次被顺子偷吃了自己禁果的时候，自己羞得好几天不敢与他见面。而且像做了贼一样地见了谁都要回避目光，躲着走，好像谁都能看出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顺子也好贼，趁自己还不大懂男女人生的时候就早早地对自己下了手，这

使得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气不忿。他们都用同一种心态说顺子不仗义、不地道。说自己这朵鲜花插在了顺子这堆牛粪上了。说如果不是顺子早下了手，在哈市自己什么好样的都唾手可得。自己以前也有过几次动摇的时候，可最后都是在顺子悲伤的眼泪面前心软了。行啊，好在顺子是个实在人，从来都是百依百顺地让着自己。万事总难全嘛。

今晚的李顺义除了高兴外心里也有几许复杂，他没有想到天妮给他的两年时限是对自己激励的一种办法，没有想到天妮今天想见他是因为多种元素。而是觉得天妮看自己已经上道了，所以才主动地来看自己。天妮来北京一晃快半年了，还是头一次让自己这样爽心。人哪……虽然还不能说自己成功，可自己还算幸运，如果不是她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老大老二也不会可怜自己，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给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她今天会来看自己吗？不管怎么说，自己现在好像已经站到了成功的门槛边上了，好像看到成功大门里面的火把了。这个机会自己就要抓住，无论忍受什么样的委屈，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要奔着一个目标，那就是“出人头地”！其实人生很多的道理就像菜市场上买卖东西一样的简单，花好价钱你就能买到高档、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没钱你就往旧菜堆里头扎。没什么人笑话你，你自己也用不着想不开。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今天有小小的成绩，天妮怎么会主动给自己打电话说想自己了呢？以前从来没有过，都是自己像个“舍儿”似的在电话这面央求着她可怜自己，给自己一个见面的机会，那她还总找借口推三阻四的哪。人哪，别的都是白扯。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怎么说天妮还是优秀的，要才有才，要貌有貌。二十来岁就跟了自己，而且还是处女呐。现在找个处女多难哪？听人说现在在中学生中找个处女都像当年抓特务一样的难了呢，就更别说在文艺界了。几番激情过后，二人沉静了下来。可地下室里的空气叫天妮实在觉得太闷，连个月亮都看不到，一点都不浪漫。

“顺子啊，咱们出去坐会儿吧。”

“傻丫头，多冷的天啊？你不怕呀？”

“我不怕，多穿点嘛。我想看看月亮。”

“嚯，还挺浪漫的哪？行。我陪你去。”

“哎，你把口琴带着，我有好久好久没听你给我吹过口琴了。”

“都什么时代了？谁还爱听这玩意儿啊？”

天妮撒娇地央求着他：“你给我带着嘛。”

“好好，我带着就是，我带着就是。”好家伙，这丫头，她怎么就是爱听这一口？还别说，能从小就拴住了她的心，可能还全亏了这玩意儿呐。李顺义从床下的箱子里翻出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了里面的布包，一个绿莹莹的口琴露了出来。“小东西，你也算是随我南北转战、浪迹天涯啊。”

“就是忘本，如果没有它，你也就接你爸爸在化肥厂的班去了吧，还能搞音乐？”

?瞧你把我顺子说的，不至于吧？”

“哼，还不至于……”

二人来到了楼外，今晚老天还算成全这对年轻的爱侣，不仅没什么风，天还不冷。“嗬，还别说，老天还算照顾咱们俩，天还真不冷，来来，就坐这儿吧。”二人在小区一条长凳子上坐了下来。

“说吧，想听我吹哪段？是《三套车》呀？还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张天妮看了看四周：“晚不晚哪？能行吗？别叫别人再骂咱们。”

第四章 上上下下（4）

“敢！叫你说的，我都这份儿上了谁还敢惹咱们丐帮？小点声，小点声，只当咱们俩的小情趣吧。”

天妮乐了：“净装，其实你也怕挨揍。”二人不觉哈哈大笑，“你就小声给我吹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吧，我记得小时候和你上江心公园的白桦林里，你总是给我吹这段。一晃都这么大的人啦……”一阵悠扬的口琴声响起，它是那么美，好像从很久远的地方流过来的一条小溪一样地清纯。天妮仰起头靠在顺子的肩上，她望着天上那轮皎洁的月亮不免伤情。人干吗要长大呢？人干吗要有那么多的欲望呢？把自己要是留在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该有多好。小时候听顺子的口琴是那么好听，那么美。小时候看着星星月亮是那么神秘，那么亮。可今天听着他吹出来的琴声，看着天上的月亮就是想哭。是不是人大了都是这样呢？

“哎哎哎？怎么掉上眼泪啦？我的琴声有那么好？不至于吧……”顺子再看看张天妮的脸，他发觉不对劲，天妮这是有什么事了。他忙搂着天妮的肩膀：“别价别价，宝贝，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回屋说去，大冷天咱别在这儿哭，大冬天的皴了脸咱还见不见人呐？”

回屋后，天妮把自己最近不随心的境遇告诉了顺子，并告诉他有可能的话自己想退学，不在北京待了。这哪行啊？能来北京多不容易啊？自己盼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把她盼来了，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就打道回府？顺子耐心地开导天妮，告诉她挺住，别在眼面前的小事上耽误了人生的前程，世界上的变化很大，所学非所用的事情多着呢，这个京剧本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就拿它当一个跳板，以你的条件将来在北京干什么不行啊？哎？顺子说得怎么和表哥说得一样啊？是啊，是不是自己太死性啊？有的事可能真是这样，退后一步乾坤大，忍则一朝万事休嘛，自己干吗把自己拴在京剧这个槽子上啊？姑奶奶唱京剧都练到这个份儿上，干别的还有什么更难的啊？就算在

学校得意又当如何？毕了业了怎么办？到了哪儿不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吗？特别是戏曲界这种老艺术职业，行帮、宗派如此严重的地方，想躲都躲避不开。可自己这口气不能不出，凭什么呀？从这天晚上开始，张天妮心中便有着一种逆反的复仇心态。为了给自己，给家乡伙伴们一个交代，她在不停地琢磨着如何实施自己的方案。

春节就要到了，学校放了假，天妮踏上北去的列车回哈市去了。顺子参加的这场晚会也既将揭开面纱，可最后一首歌《今夜星光灿烂》的主唱到底选用谁还没最后敲定下来。到底是用男歌手还是女歌手？到底是用新人还是用成熟歌手？虽然音乐组的张成仑推荐了好多人，可这一次周导一直也没同意，在他的感觉中总好像还是差那么一点。这一次晚会对歌手的要求是要真唱，而这个歌的歌手不仅要唱，同时还要舞。歌与舞要融入一种非常忘我的意境之中。当然，这样的歌手确实不好找。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李顺义坐到了周导的旁边，他听周导谈起了这个问题，很明显周导还在为这件事费脑筋，到哪儿找这个歌手呢？能歌善舞的也不少，可终觉不理想，差那么一点儿。

“周导，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准没错。”这时边上的李顺义大着胆子说了句话。按平时他不敢这样，可这首歌是他的作品哪，所以他应当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资格。

“谁呀？你说出来我听听。”

“张志鹏。”

谁？谁？张志鹏？张志鹏？边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反问起这个名字。有人撇了一下嘴儿，别扯了，都什么时期的歌星啦？可这时只见周导眯起眼睛，好像仔细地琢磨着、判断着。过了片刻他忽然开了口：“还别说，怎么把他给忘了？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就在北京。”

“能马上联系到他吗？”

“能！”

“好吧，明天让他过来试歌。”周导毫不含糊，李顺义也像与张志鹏很熟似的承诺下这件事。李顺义的心里非常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帮了张天妮天大的忙一样。张志鹏多长时间没露面啦？这么大个春节晚会，最后穿底的一个大节目，如果不是自己力荐一把，打死了周导他也不会想起这个名字啊。

当天下午李顺义便拨通电话找到了已回哈尔滨的张天妮，并将自己如何力荐张志鹏主唱晚会压轴节目的成功告诉了她。张天妮一听乐坏了：“顺子啊，真有你的。表哥肯定会感谢你，他会回报你的。”之后，张天妮告诉顺子联系电话，并告诉他马上就过去吧，表哥也好早点有个准备。放下电话顺子嘿嘿乐了：“真他妈怪，什么事都能有。”

再说张志鹏，在别人还不大懂得什么叫别墅的时候，他便一抛重金在北京的富人区买下一幢洋楼。但此人不善交际，成名后他对年轻貌美的姑娘并不感兴趣，只是总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被一次次地邀到他的豪宅之中。?底谈些什么？在那儿到底过没过夜？谁也说不清。但人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很不一般，不仅长得貌美，而且很有经济实力。从每次开到他家门前的豪华大奔、顶极宝马，足以证明这个女人的与众不同。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哦……后来人们慢慢知道，这个女人是他的崇拜者，是一个与他寄慰精神依托的人，名叫胡玉婷。

这天胡玉婷听说张志鹏刚从福建回来，便开着一辆新款捷豹汽车从西郊向张志鹏家的方向驶来。两个多月没见到志鹏啦，这个大男孩啊，自己还真就是惦着他。不论当今谁的歌流行，可在胡玉婷的CD唱盘里放的永远都是张志鹏的歌曲。在她心中只有张志鹏才配称其为一代名副其实的歌星。谁也没有志鹏唱得好，再也不会出现像志鹏这样的歌星了。你听志鹏的歌唱得多有意境，多有韵味。他唱海你就能在歌声中闻到海的气息，他唱山，你仿佛就能看到眼前一片巍峨青翠的峰峦。他在歌声中伤感，你会为他歌声中人物的命运难过。他在歌声中喜悦，你会被感染得想舞动起身子雀跃不停。

第四章 上上下下（5）

胡玉婷是张志鹏最早的崇拜者，也是张志鹏最交心的人。这个年近四十的女人从六年前被张志鹏的歌声打动至今，从来没有冷却过对这个偶像的崇拜。尽管这几年张志鹏的演艺事业不再景气，再想一睹他在歌坛上的风采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但在她的心目中，张志鹏的艺术辉煌是无人能比的。张志鹏的音容笑貌在她的脑海里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挥之不去。他忧伤的歌喉像一把钳子，牢牢地牵住她的心。他在歌坛上洒脱、飘逸的风度，生活中善良、忧郁的神情都叫她心怜、心动，以致都已到了为人之母年龄的她，还能对这个小弟弟一样的张志鹏如此着迷。真不可思议。想着想着，胡玉婷不觉笑了。崇拜者和偶像一旦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后就是这样，崇拜者总是希望偶像的事业前程似锦、声望如日中天。可志鹏的事业一连几年都不景气，总这样沉迷在阴郁的天空里怎么行啊？得让他振作起精神，自己今天一定要好好劝劝志鹏，让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胡玉婷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人。她端庄大方，皮肤洁白细润，脸上毫无瑕疵，表情总是那样的从容，亲切和善中透出的尊严叫人敬畏。尽管人到中年，但身材丰满匀称，风韵不让韶华，应当说是那种很容易叫男人着迷的女人。爱人是京城中出色的企业精英，但两年前却不知何故带着女儿到美国去了，而且明显的有不归之意。胡玉婷很正派，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有着很严格和很传统的家教。别看围着她转的男人如蝶恋花般地前后嗡嗡，但她总是高高在上，从不让人沾身。唯有这个偶像张志鹏让她着迷。她也曾扪心自问：偶像是什么呢？这种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呢？是怜意？自己怜他的什么哪？自己比他大六岁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每想起都会使她迷茫一阵。这到底是不是过去人们称之为柏拉图式的爱情呢？但不管怎样迷茫，她都觉得很美、很幸福。她知道，不是哪一个人都能与自己所崇拜的人保持着这种亲密来往的，而且保持得这样长

久。六年哪，即便是马拉松式的恋爱也该厌倦啦，可自己还是这样地崇拜他，喜欢他。他不也是这样的欣赏自己、关爱自己吗？尽管自己也知道有好多优秀的姑娘也在想方设法地接近他，但这个醋自己可吃不得。偶像嘛，能像志鹏这样把自己把握到这个程度的还真就不容易了。自己不过是他的一个崇拜者，一个大姐姐，一个略微超出大姐姐范围的追随者、崇拜者罢了。只要能常常见到他比什么都好，哪怕一生一世都这样，自己也毫无怨言。书中不是说人生难得一知音吗，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知己是多么难得的事啊。越想马上见到志鹏，她的心情就越是急迫，她紧踩油门，捷豹飞一般地向张志鹏家的方向奔驰而去……

胡玉婷来到张志鹏的家中，就在胡玉婷劝说张志鹏不要太清高，要随俗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张天妮打来的电话。从电话中得知电视台有意选他唱春节晚会的穿底节目，张志鹏和胡玉婷都非常兴奋，尽管放下电话后张志鹏故意显得不大介意地说自己本意不大想参加这样的晚会，可胡玉婷心里知道他说的这是假话。因为在电视上他已很久没露过面了，当李顺义再来电话时，他那种超出寻常感激对方的样子，那样迫切地询问着歌曲的曲调、风格、样式，那样准确地询问着对方见面的时间、地点，并坚持要接李顺义到他的家里来坐坐的行为都说明了这一切。放下电话后，张志鹏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忧郁。胡玉婷问他什么事？他说自己的经纪人已经不给自己干了，怕一两天的时间找不到更合适自己的经纪人。胡玉婷毫不犹豫地说："那有什么？明天我陪着你去！"张志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哪能陪我去哪？你是那么有身份的人？""那有什么？"胡玉婷毫不含糊地说："说好了，我陪你去。"

不长时间，一辆新款奔驰车停在了晚会驻地的门前。张志鹏没有下车，而是向等在宾馆大门口的李顺义摆了摆手。他跑过去，坐到了车里，二人简单寒暄几句后，张志鹏便载着他风一般地朝亚运村的方向驶去。

走进张志鹏的家里李顺义眼花缭乱。好家伙，大明星的家里可真阔气呀。张志鹏像对一个老熟人一样地招待着他，这使李顺义很快地缩短了与张志鹏的距离。他一口一个表哥地称呼着。张志鹏领着他参观着自己每一间精心装饰出来的杰作。当走进他的工作间的时候，李顺义被吸引住了。这套设备一看就知道价钱不菲。专业的录音录制设备，专业的三层亚马哈合成器，美国顶级JD电吉他和电贝斯，日本的调音电鼓。顺子看着每一样东西都快要淌口水，摸一摸后不忍弃手。

“怎么样？听听我新录的一首歌？”

“好，好哇。”

这时张志鹏调好音响，放上了自己新录的歌曲。别看小工作间不大，可好音响一放上就是不一样。照样有体育馆大演唱会音响的感觉。那琴的声音、鼓的声音是那么的纯正。顺子很专业地闭上眼睛认真地听着张志鹏的新歌。一听前奏便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音乐是那般的舒缓悠扬：别来无恙亲爱的朋友，记忆中抹不去你挥起告别的手。分离时虽不曾彼此挽留，思念却留在这冷冷的清秋。别来无恙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把伤心的泪流？喧嚣宁静春花落后，可否也有过寂寞和忧愁。春风秋雨未送来你的问候，我依然怀念着曾有的温柔。虽然彼此不再拥有，尽管年华不再风流，请你不要忘记我，亲爱的朋友……浑厚凝重的歌声和音乐声渐渐远去，屋里悄无声息地没有了一点动静，张志鹏看着还在闭着眼睛的李顺义，他好像还沉浸在方才的歌曲和音乐之中，他感到一种歌韵、一种情感仿佛还在这间屋子里缭绕。过了一会儿李顺义慢慢地睁开眼睛，“啪啪”地鼓起掌来：“好！太好了，这才叫音乐，这才叫歌曲。”张志鹏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知道，能得到这样一个年轻、普通而又平常的音乐人的表扬是真实的，可信的。

他将李顺义带到客厅坐下：“书归正传，还是聊一聊我们的事吧。”这时李顺义便把自己写的曲子交给了张志鹏，同时也把这首歌安排在晚会的什么位置、晚会将用什么样的形式为这个歌曲伴舞、周导

对唱这首歌曲歌手的要求是什么意思统统地告诉了张志鹏。张志鹏笑了笑：“嚯，对我的信任还不低呀。”

第四章 上上下下（6）

“那当然。你可不知道，这个周导，好家伙。多少明星大腕儿都打憷他。这些个日子审查节目，多少自以为是的腕儿都叫他给咔嚓下去了。对人员的要求那个刻薄劲儿。就这首歌而言，大家推荐的都快三十个歌手了，可他总是不认可。只有推荐到您，他还没再多合计，答应明天就让您过去试歌。”

“好吧，没问题。明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

这一晚张志鹏把歌曲音乐反反复复地听了好多遍，在客厅里还不停地琢磨着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舞蹈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转向都非常精心，一定要让舞姿展现得更加完美，这是自己与众不同的强项。一定要让他们看看我张志鹏这几年来更加成熟的演唱风格。转啊转啊，时针也和他的舞姿一起不停地转动着，天边的晨曦渐渐现出了鱼肚白色的时候张志鹏才躺下。

张志鹏的时间概念很强，早九点在胡玉婷的陪同下，他准时来到了晚会的排练现场，尽管张志鹏已不再当红，可毕竟曾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大歌星。当二人走进晚会排练现场的时候，不免引起一阵骚动，有人指指点点地品评着和他一起来的这个女人。

“大家伙说的是不是这个女人哪？”

“可能就是这个吧，一个半老徐娘嘛。”

“不像他们说得那么惨吧？这女的气质多好哇。”

“好什么呀？怎么，你也想找一个阿姨怎么着？”

这时不少以前的熟人起身与他和胡玉婷客气地打着招呼，也有像没看见似的回避了。而新当红的演员和歌手们却对这位春风不再的歌星视而不见。这使得张志鹏很不自在，他最怕遇到的就是这种场面。他找了一个不惹眼的地方坐下，用目光在场内扫视了一圈，他目光注意的多是现今当红的歌手。有唱亲爱的爷爷奶奶的歌手，有唱绿色的夜绿色的梦的歌手，还有唱星星不星星、月亮不月亮的歌手。他们坐

在排练大厅都显得很自得的样子，这些人对上一辈的歌手本能地有着一种忌恨的心态，再加上这么大的一首歌给了他，更有一种嫉妒。所以他们不拿正眼瞧张志鹏，还故意在人群中说说笑笑，尽显潇洒，而且把声音放得好大。还故意让自己的经纪人和跟班在自己跟前忙前忙后，一会儿拿笔签个字儿，一会儿通个电话说："行，这件事就这么定啦！"尽显着自己的威风。张志鹏看着看着乐了，自己八百年前玩的这套，他们今天还当个宝儿来玩。再看看他们，把头形摆弄得怪怪的，有的把头的周边都剃了精光，中间留个盖儿，还染着白一块、黄一块的。张志鹏不理解地摇了摇头，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还像小孩子似的扯这一套，抢的什么风头呢？心里有什么毛病了吧？表面上尽管这样，可张志鹏还是发现，他们也在偷偷地用余光向他这边扫来扫去，何必来这套？其实张志鹏从专业的角度很看不上他们。他认为这些个幸运儿没什么真正的本事，不过稍冒个高之后飘飘然而已，讲起唱歌、展示和创作照自己差得远着哪。你们不理我？我还真就懒得答理你们，有能耐咱们就舞台上看谁更有风采。今天让你们好好看看我张志鹏是怎样的宝刀不老的吧。

在李顺义的带领下，张志鹏与周导见了面。周导很客气，他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张志鹏的情况后，便把话题拉到了晚会的歌曲上："这是一首华尔兹节奏的歌曲，而且要载歌载舞。所以考虑由你来演唱这首歌。时间不多了，所以要尽快地融入进来，把这个作品搞得尽量完美。"张志鹏很有自信地告诉周导："放心吧周导，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歌曲背得怎么样了？"

"没有问题。"

"一会儿能上去试歌吗？"

"行。"

"好！"

周导让剧务组马上把现场的节目停下来，让三十六人的伴舞人员上场把《今夜星光灿烂》的伴舞马上演练两遍给张志鹏看看位置。一阵音乐响起，身着各色服装的舞蹈演员在舞台上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还得说是大歌舞团的小演员，不仅长得漂亮，舞跳得也那么惹人，他们的肢体语言表达得是那样的准确无误，本来这首歌写得就优美、浪漫，再有舞台上这样的色彩和舞蹈的渲染，更使得张志鹏的创作欲望得到了极大地激发。本来昨天夜里张志鹏就听了好多遍这首歌的音乐，而且已经编好了自己的舞蹈。对于自己的舞蹈，张志鹏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他在专业的舞跳学校非常认真地进修了两年现代舞，再加上自己的艺术感觉和悟性，连舞蹈学校的教师都对他的舞姿赞不绝口。所以他自信再不会有一位歌手的舞蹈能跳得比自己更好。既然给了自己展示的机会，那么就让你们好好地看看吧。“咚嗒嗒、咚嗒嗒、咚嗒嗒、咚嗒嗒……”音乐是多么悦耳，舞蹈是那样美丽。两遍伴舞表演结束后周导把目光落到了张志鹏的身上：“怎么样志鹏，上去合一遍？”

“好的，那我就合一遍吧。”

这时导演组的一位副导冲场内大声喊道：“大家静一静，《今夜星光灿烂》，从头到尾走一遍，各部门就绪。”这时场内一片嘘嘘声响，特别是歌唱组的演职人员们，他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周导是怎么想的？用谁不行，怎么偏偏整来一个过时的歌手唱大轴？”

“听说张志鹏找对了人了。”

第四章 上上下下（7）

“什么找对了人？肯定也是使唤上钱了。不然怎么能轮得上他呀。”

场上音乐响了，所有伴舞人员在优美的华尔兹旋律声中翩翩起舞。这时张志鹏随着音乐声开口了。还得说是有潜质的歌手，丝毫没有一点昨天才拿到歌谱的感觉，他的乐感是那样的准确，歌声是那样的悦耳流畅。特别是大三的曲子使他的舞姿是那样的美丽和娴熟。在歌声中他的目光里洋溢出往昔的风采，在歌曲的间奏中他与伴舞演员的交流呈现得也是那样的挥洒自如。这一刻台下开始肃静，他们不得不为这位在舞台上久违了的歌手从内心里折服。而此刻台下胡玉婷的表情更加妩媚和自若，她知道此刻好多双眼睛也一定盯在自己的身上，越是这样她越是把头昂得高高的。对于张志鹏她心里是再有底不过了，除非别让我们志鹏上，只要一上，你们哪，就都歇菜吧！

自张志鹏走进排演大厅后，在心里最有压力的应当说是李顺义。第一，张志鹏是他给周导推荐来的，好与孬这说明他的眼力和档次。第二，张志鹏是天妮的哥哥，如果在这里受到了谁的奚落，从几个方面都是不能接受的，向天妮也没法交代。所以他也在张志鹏的左右忙前忙后的分外殷勤。别人都有经纪人、有跟班，咱们也别太损了呀。所以今天顺子就充当了这个角色。昨天晚上他在张志鹏的工作室里听了张志鹏新录制的歌曲，对这位老牌歌星的功力他不质疑，但这首歌他能领会到个什么程度，展现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心里还是没底，毕竟时间太紧啦，哪管给个三天五天也好哇。都传说张志鹏舞跳得特棒，不亚于广东太平洋的舞师，可自己毕竟没见过啊。早饭时周导说上午就要过《今夜星光灿烂》这个节目，而且好与孬都要在今天就定下这首歌的歌手。这让李顺义为张志鹏紧捏了一把汗。所以从张志鹏走向舞台的一刻，他就在心里替他默默地祈祷。“老天保佑，但愿他能唱上这首歌。”场上的音乐响了，他紧张的心快提到嗓子眼了。可

当张志鹏一上台，一开口，一展示的时候他才发现，所有的担心都属多余了。一般节目排练的时候，台下大多各干各的，有讲晚会趣事、有讲浑段子的，今天像台下这样地静静地看一个节目的时候还真是很少。当然，下面也有各种心态，不少人也是想看看周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挖出的是个什么样的腕儿？李顺义的一道目光紧紧投向稳坐台下的周导，他知道，行与不行在周导的脸上就能读到答案。这时他发现，周导很专注地望着台上的张志鹏，而且从那眯缝起的目光不难看出，周导是满意的。有时他随着大三的曲子摆起头，有一种非常认同的表情。哈哈！成功啦！李顺义的心像一大块石头落了地一样。这时他又把目光转向台上的张志鹏，他是那样的自信和自如，连台上伴舞的小演员们今天都精神十足，她们亮起一双双小眼睛与歌舞者交流着感受。是啊，歌舞歌舞，本来就是一体，可我们多少歌舞者至今却还不懂这个道理。再细细地听一听他唱的这首歌。好家伙，这首歌简直就像给他写的一样。就这首歌而言，再不会有一个人能比他唱得和表达得更到位、更好的了。他心里说：神了，就这么一宿，他就能把歌练到这种地步？

歌声结束了，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艺术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能打动人心。不论怎么说张志鹏唱得还是不错的，舞跳得更不用再提，方才那几个当今的红歌手也不得不望而叹之，没有个三年五载他们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了。

“不错不错，真是宝刀不老哎。”

“气质真好，像个电影演员嘛。”

“看来老歌手的功力就是不一般，现在这些个歌手都是什么呀？都是炒出来、吹出来的。”

这时周导笑了，他像自己在古董店里选到了一块好玉般地点着头。他看看身边左右的人：“怎么样？这个人选还不错吧？”周导都发表意见了，别人还说什么呀？尽管每个人兜里都有几个想推荐的人选，可这时候再也掏不出来了。大家都紧跟着说好，张成仑也一本正

经地跟着说："那还用说？这首歌简直就像给他写的一样，哪个歌手还能有这两下子啊？"

"好吧。"周导一拍沙发扶手，"就定张志鹏了。"周导没有叫张志鹏到他的身边再说什么，而是叫过李顺义通知张志鹏："这首歌定他唱，明天晚上参加晚会的联排。"听了周导这个决定，李顺义乐坏了。他忙跑到后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志鹏。能感觉出来，张志鹏也很高兴，别看他表面上显得好像很平淡，可从他伸向李顺义的手却能深深地体会到，因为他用力握着李顺义的那只手在微微地发颤。

"哇噻……顺子真有你的，我回去一定好好地犒赏你！"顺子干了件大好事，连天妮在哈市都向他致谢。这天晚上张志鹏和胡玉婷把李顺义接到北京最有名的王府酒店，在这里请他吃了顿很是昂贵的酒菜。之后又把李顺义接到了张志鹏的住处。胡玉婷走后，二人沏上两杯浓茶，借着兴奋劲聊音乐、聊人生，聊得很投入、很投缘。张志鹏真是没想到天妮这个对象能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机会。他知道上这台晚会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更别说像今天这样一个压大轴的节目了。这首优美的华尔兹节奏的载歌载舞式的歌曲不仅能让大家听到自己更加成熟的歌风，更能让人赏识到自己独一无二的舞风。更重要的是这一个节目就有可能成全自己在歌坛上东山再起的梦想。多少日日夜夜的惊恐，多少山岚云端的风寒啊，太孤寂，太可怕啦，要改变一切，改变这一切！所以他对眼前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格外尊重。

张志鹏今晚一扫往日阴云，他以哥们儿的方式喜气洋洋的和李顺义讲起自己当年成名时那段春风得意的日子。什么叫金钱如雨、美女如云？什么叫呼之即来、如鱼得水？把个顺子讲得哈喇子都快淌出来了。"真幸福，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一天哪。"

"别急，只要努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好家伙，怎么跟我们地下室的哥三个说得一样啊："怎么着表哥？敢情您也打苦日子熬过？"

“嘿嘿，新鲜。”张志鹏乐了，“我多什么呀？你未必吃过我那样的苦。住地下室你就觉得委屈？我独自一个人闯北京的时候，虽然满天的大雪，可却是两眼一抹黑呀。住过火车站，吃着干面包。看着小孩儿手里拿着的点心和饮料，眼睛都快发蓝啦。穴头是怎么交下的、老师是怎么拜的你知道吗？帮人家白演过多少场、帮人家抬过多少灯光箱子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好在咱们是个老爷们儿，卖点子力气出把子汗。和我一块出来的一个女歌手，光胎就打了四个了，子宫都快刮烂啦，惨不惨哪？”说到这儿张志鹏看着发呆的李顺义点了点头：“俗话说得一点没错，只有脚知道自己走过多少路，然而叫人迷惑不解的是成功的路上压根儿就没有一个标志，什么地方是成功的终点？之后又该走向哪里……别说这些啦，讲起这样的故事一打一打的，恐怕讲到明天夜里都讲不完。还是想想明天的事吧。”

第四章 上上下下（8）

这时李顺义冲情绪有些低落的张志鹏问了句：“表哥，那您看我今后该怎么发展呢？”“你呀……”张志鹏想了想，“你今年二十三岁，按照现在这样的发展势头下去，不出两三年你一定会成为名震京城的音乐人。”

“能吗……”顺子有些不信地看着张志鹏。

“绝没问题！”张志鹏并不是忽悠李顺义，因为他知道一个好作品并不都是靠撞大运，更何况晚会的开幕曲和中间的两个插曲都是顺子作的，他更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一定的潜质。正所谓厚积薄发，如果没有很多的积累，不会一下子拿出两个以上的作品。虽然张成仑这次将作品窃为己有，但脑子里的智慧是盗不走的。再加上顺子一表人才的外貌和谦逊的性格，所以他断定顺子不用多久一定会出人头地。他也真希望交下这样一个将要腾起的音乐人。

晚会的联排就要开始了，下午张志鹏按照要求来到了晚会的驻地。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就在吃过午饭的时候，主办方的一位领导来到了晚会驻地，他看了晚会现有节目的录像，他要求最后这首《今夜星光灿烂》的歌曲要换一位女歌手来唱。而且点名道姓地指定了一位女演员。周导非常不理解，如果说谁现在能比张志鹏更合适，换了也行，可不是这样啊，这个演员既不是什么明星大腕儿，也不是什么新秀中的实力派。在录音带里听着也不过如此，何必让这么一个人来顶这个大轴节目呐？可主办方的领导告诉他就这么定了。这是为了推出新人，要借着这个机会把影响造出去。这就没办法啦，周导怕的就是这种行政干预。平时遇到某种掉换，周导都要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一般都按周导的意见办。可这次不一样，从领导来的架势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带着笼头下来的。所以周导也没什么脾气了，那就换吧。可周导也提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咱们先不用说谁唱得好与孬，就这首歌而言，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首载歌

载舞的风格，这个女歌手能胜任吗？”那位领导笑着拍了拍周导的肩：“这些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你的事啦，不是有很多的伴舞演员吗？何必非要一个歌手也上去跳哪？是吧？再说各有各的风格，年轻貌美的姑娘在荧屏上会有更好的收视效果的。这件事就这样定啦。”非常简单，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张志鹏这面该如何解释哪？周导只好让一位副导演和音乐组的组长张成仑找来了李顺义，与李顺义把这件事交了底。

“这叫什么事啊？”一直压着脾气干活的李顺义这次可有点沉不住劲了。要不行早吱声，哪怕你们昨天说不行也好，可昨天你们笑呵呵地一百个满意，现在张志鹏已经到了宾馆了，就等着晚上联排了，现在你们说要换人，怎么叫人接受得了这个现实？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唱得不好？跳得不过关？什么都挑不出来让我向人家怎么交代？副导演也觉得这事不好张口，但没办法，总不能让周导直接面对难题吧？“不行就由我来和张志鹏谈吧。”

由李顺义十分不情愿地把张志鹏叫到了副导演的房间，张志鹏还以为导演又有什么艺术构思要向他交代呢，可通过几句与副导演简短的对话他便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副导演只字不谈晚会和这首歌的事儿，而是东拉西扯地竟谈些旁不相干的话题。张志鹏是什么样的人哪？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从一个小混混一直混到大明星，什么样的事情没遇到过？多少白眼、多少屈辱没受过啊？每当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不用十分钟他便能准确地判断出这个场适合不适合自己，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便是这种特殊生涯中闯荡出来的游子所特有的本能。这时，张志鹏便很随意地对副导演说：“秦导，有什么话您不妨就直说吧。”

好家伙，这个张志鹏可真够厉害的啊，我这面还绕绕哄哄地不知该怎么开这个口，他倒把事情的经纬全看出来了。这个秦导面现难色地说：“志鹏啊，昨天您也看出来了，周导对您的演唱是非常满意的。而且大家对您的歌舞水准都非常的认同。可是从各方面考虑，主办方

最后还是决定这首歌换一位女演员更合适。另外也要推新人嘛，这也是我们晚会的责任嘛，所以这一次就只好委屈您啦，下次还有机会嘛。明年，明年如果周导和我还在这个剧组的话，我们保证提前预备一首适合您的好歌来由您唱。对不对呀张组长？”秦导说到这儿看了看身旁的张成仑，张成仑忙点头称是：“那是那是，要说这首歌谁也不会像志鹏表达得这么圆满，我昨天就和顺义说了，就像给他写的似的。不信你问问顺义？不唱就不唱，有什么呀？您这么大个腕儿还在乎这个吗对不对？又不像那帮找机会的毛孩子。自当咱帮着培养年轻人啦。”张成仑说得很轻松，好像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哈哈哈……”张志鹏笑了，“无所谓，本来我也没拿这当回事。这种晚会本来就是那么回子事儿，还讲什么好坏、质量？就是录呗。既不能再给我添什么彩儿，也不能给我争什么名儿。不过有您二位对我的这一番夸奖我也就知足啦。请代我向周导问个好，我还是非常感谢他对我的赏识。”说完张志鹏站起身就往外走，他觉得再待下去很没意思。这种场合以前不也是经常遇到吗？算他妈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抬屁股走人，别给别人一种被炒鱿鱼和舍不得的感觉。没用，别人不仅不会同情，弄不好还会成为笑柄。一定要显得拿它不当一回事儿，你炒我？老子压根儿没拿你们当盘菜！

副导演和张成仑一副笑模样地把张志鹏送到了楼外，他们歉意地向坐到车位上的张志鹏挥手致意：“别忘啦，改日再聚，改日再聚啊！”张志鹏向他们挥了挥手，一踩油门，豪华大奔箭一般飞驰而去。二人望着远去的车不禁叹息道：“唉，多好的歌手，昔日的风采啊……”

“这也不糠啊，这不是……嘿……”二人摇了摇头向楼内走去……

回到家中的张志鹏非常难过，如果压根儿没有这码事儿也好，可偏偏是自己连唱带跳地已经喜欢上了这首歌，然而属于自己的时间却是那么的短暂。不用说这两天自己都会成为这帮子歌手的笑柄。越想越觉得烦恼，他情绪低落地躲在家中，心里感到特别委屈。胡玉婷得

知了这件事后马上赶到了张志鹏的身边，本来今天她也要跟张志鹏到晚会驻地的，可偏赶上自己的孩子要做眼科手术，作为一个母亲怎么能不去哪？所以她没能陪张志鹏到晚会驻地。但她满以为今天的联排只能比昨天更好、更成功，万没想到从张志鹏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她开车急赶至张志鹏家中。听了详细情况后，非常气愤地要找有关领导质问一番，问一问到底凭什么把张志鹏不明不白地撤了下来？可张志鹏坚决不同意，他向胡玉婷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咱可别丢这个人。不就一个晚会吗？"

第四章 上上下下（9）

“这可不是什么晚不晚会的问题，还给不给别人留一点尊严？也怪我……我今天不在那儿，如果我在，非得和他们较一较这个真儿不可！”说这句话的时候胡玉婷非常内疚地红了眼圈，她的委屈仿佛并不亚于张志鹏，好像这一刻她失去了好多东西一样。张志鹏很过意不去地说：“瞧你说的，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做到这个份儿上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干这个的你还不了解啊？让你上你就上，不让你上你就乖乖地下来，连价钱都没的好讲，还讲什么理论？”说到这儿，张志鹏又苦笑了两下，“亏你还比我大，亏你还天天当经理呐我的姐姐。”说到这儿张志鹏很友善地拍了拍胡玉婷的肩膀，“算了算了，咱也别在乎多失败这么一回。我可是饿了，你来了正好，咱们整口吃的吧。”

“我给你带来了。”胡玉婷往边上的大口袋里一指，“太晚了，烧鹅没了，我只给你买了烤鸡和三明治，还有林家的叉烧肉。”大姐想得总是这么周到，以前还没太介意，今天忽然使张志鹏非常感动。特别是当再次受到打击心里脆弱的时候。再是崇拜者吧，毕竟非亲非故哇，人家图个什么呐？自己的亲人又怎么样？自己不再往家里多寄钱了，父母兄弟的信不也自然少了许多吗？情分、这种情分啊，自己又如何能还得上呢？忽然鼻子一酸，眼前顿时感觉白花花的。噢，自己是流泪了：“大姐，难为你总是想得这么周到，你的这份情看来我是还不清了。”

“说这些没用的干吗？快吃吧，要是不愉快我一会儿陪你出去散散心。”

“不必了、不必了，你的孩子还在医院呢。”

匆匆吃了些东西后，张志鹏便劝胡玉婷回去看孩子，可胡玉婷却执意要再陪他聊一会儿再走，这样二人便搬着椅子到外面的大阳台上来了。京都的夜晚灯火辉煌，窗外闪烁的霓虹像曾有的梦一样使他们谁都好像从这里看到了曾有的少年，曾有的岁月。光是一种奇异的东

西，它能给人以无穷无尽的遐想和幻觉。自己闯荡京都一晃十多年啦，这十余年来真像做了一场人间的辛酸梦、浮华梦，只是自己还有许多没弄明白的事情，所以还差一场人间醒世梦。他侧过脸来看着胡玉婷，他发现今晚胡玉婷的脸上既有往日妩媚，又有几分无名的伤感。难道她也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胡姐，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胡玉婷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不开心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会落毛病的。"

"他从美国来信了，说要么我带着孩子过去，要么就分手。"

"那你赶快带着孩子过去吧？美国多好哇？一个人在这儿守个什么劲儿？"

"哈哈哈……"又是一阵苦笑，"美国再好有什么用？他也不再属于我了。与其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还不如现在。起码我还有幻想，起码我还有自由。"

"你的幻想和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胡玉婷的眼中掠过一道迷茫之色："是啊，我也说不清，但我知道美国我是去不得的。"这一瞬间张志鹏的心底泛起一阵涟漪。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啊，多么美的一个女人啊，不幸的命运怎么会降临在她的身上呢？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一瞬间几载的情景在他眼前匆匆掠过，这个大姐对自己真可谓是无私无怨地关照，对自己的事情她从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他很是感激地侧过身拥抱住胡玉婷，亲吻了她一下。胡玉婷虽没反抗他，却本能地闪过身子："哎，不许玩火啊。"张志鹏并不下流，这个胡玉婷知道。但这种善意的举动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有意的暗示？还是同情自己？这个胡玉婷可不清楚。二人不约而同地笑了，张志鹏把椅子搬到了胡玉婷的对面，他像个孩子似的看着胡玉婷，把胡玉婷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干什么哪你？耍戏老大姐是不是？"张志鹏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再这么看我可走啦。"

张志鹏仍摇着头没言语。

“坏小子，心里又合计什么坏道眼呢？”

“大姐，有个问题我始终也没弄明白，今天我想问问你，你帮我解开怎么样？”

胡玉婷扬了下眉毛，把腿一搭：“说吧，只要我能解答得了的。”

这时张志鹏低下头，像是鼓了下勇气一样地：“大姐，我们交往一晃也五六年了，在我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你对我这样好的女人了。你堆积的情分已经是我一辈子可能都还不上的人情了。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胡玉婷一下子愣住了，她虽然做好了一切可能要应付的准备，但万没想到志鹏从这个角度问这样的问题，一下子她还真就答不上来了：“这个……我也说不清，喜欢？爱慕？也都不是，是欣赏吧？我也说不清，反正我见不得你受什么委屈，我不能让谁欺负你。见到你难过我会伤心。”

这时胡玉婷发现自己的手已在张志鹏的手中了。“我还想问的再一个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到底有没有像雪花一样纯洁的情感？”这小子今晚是怎么了？竟问连爱因斯坦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呢？出于自尊，出于本能，她略迟疑地回答说：“有吧？应该有吧……”

“像你对我？像我们现在这样……”

“是、是啊，像我们这样不就是最纯洁、最纯洁的情感吗？”

“是啊，可古今中外又有几人将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维系到最后呢？为什么他们没有维系到最后呢？”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总问些个古里古怪的问题？”

“这个难题解不开我今天就无法安眠。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让你这样的关照我，因为我不知将来怎样归还欠下你的这份情感，明白吗？”

胡玉婷望着张志鹏认真而迷惑的样子：“志鹏，我真的无所图，我也不知是为什么，从一见到你那天就被你……反正我就是喜欢和你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开心，我渴望成为你人生中最好，最知己的一个朋友，别的我真是无所图。”

第四章 上上下下（10）

“真的吗？”

“真、真的。”

张志鹏像是没弄懂问题似的：“不会，不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大姐，你虽然比我大几岁，可我们都是正常的人，我今天想直面问你一个问题，你要真诚地回答我好吗？”胡玉婷略迟疑了一下：“好，你说吧。”

“一对善男善女的情感尽头是什么？”

“好像，好像应该是爱吧？”

“哦，那么你爱我吗？”

“志鹏，我可是你大姐，我可不许你拿我开玩笑。”

张志鹏一本正经地：“没开玩笑，我很认真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爱过我吗？”胡玉婷仰起头叹了口气，却不回答张志鹏这个问题。

“大姐，过了今夜我再也不会问你这个问题，可今晚我想知道你是否爱我？或是曾爱过我？”忽然，泪水从胡玉婷的眼中夺眶而出，连胡玉婷自己都搞不清了，自己这是怎么了：“你干吗没完没了的这样问人家？人家不想回答嘛……”胡玉婷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像个小孩似的呜呜地哭出声来，“我比你大，你怎么可以这样问我……人家就是对你好嘛……”张志鹏再也不问什么了，而是很温情地抱住了胡玉婷，他热烈地亲吻着泪水满面的胡玉婷，然而这一次胡玉婷再也没有躲躲闪闪，她也慢慢地抱紧了张志鹏，捧起张志鹏的脸热情地亲吻着。此刻她也搞不清自己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她很复杂地想，是应当这样还是拒绝亲吻？自己这些年兢兢业业呵护的这种感情中到底有没有这种渴望？但此刻她已感到身不由己，一种燥热，一种强烈的欲望正推着她向一个光环中走去，那里到底是哪儿？那儿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的天堂吗？噢，志鹏的这双手可真温柔，怎么像魔术师的手一样变幻着自己的感受？天呐！你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哦，又穿过了

这片彩色的霓虹，这仿佛是自己在梦中来过的地方啊，今天怎么真的到这儿来啦？这个坏小子，他怎么领着我到处游逛？这又是哪儿啊？哦，这是一座山峰，这么高，自己以前从来没到过这样高的山峰啊，即便和自己的爱人。噢，怎么又到云彩上来啦？不行不行，太高了我受不了。胡玉婷像说梦话一样地自己都不知道在张志鹏面前说了些什么。当她从朦胧中睁开眼睛的时候，只是感到一阵羞怯……

莫使金樽空对月，别让韶华付水流。别看张志鹏见过的女人不少，但除了初恋的马雪纯之外，真让他爱过的女人还没有过。今晚他带着圣洁的心境走进了胡玉婷的世界，当胡玉婷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激动中又有几许欣慰。虽然胡玉婷年近四十，展开的玉体不再像二十几岁的姑娘那般光彩透明，甚至由于生育的关系在肚子的下方有几条淡淡的细纹，但那种成熟女性的美仍不失迷人的魅力。她洁白的玉体如绵绵的云海，蜿蜒起伏的曲线如梦幻中的瑶池，真是很美。当他躺在胡玉婷身上的时候没有那种对性的饥渴，而是像一个久别故里回乡的游子一样地从容和踏实。他还是头一次感到爱的温情，他感到自己像吃一个本就在自己家门前长了许多年的果树上的一个大苹果一样的甘甜，这个苹果长得是那样的大，那样的红，那样的美。这使他第一次在情与性的交融中从事了一次爱。噢，原来爱是很温情的啊……平时说话一过头就脸红的胡玉婷今晚在张志鹏的面前打破了宁静，她狂热时亢奋得几乎惊人，如暴风骤雨般席卷风帆。她忘情地沉醉在张志鹏给她带来的欢悦之中，她也好像在这里终于找到了自己好像几年前就一直想找而没有机会找到的风帆一样。

“汪汪汪……”大斑点在阳台上大喊不停。它知道今天家里来了一位非常好的客人，平时总是先拿着吃的到阳台看看自己，这次怎么连理都不理自己？只听主人和她在屋里大吵小嚷、呼风唤雨的干什么呐？一定是主人的心情不好又欺负客人了。主人总是爱欺负人，不止一次了。“汪汪汪……”

一阵风风雨雨、一阵山崩地裂过后，海面恢复了平静。胡玉婷睁开蒙眬的双眼："哦，你这个坏小子啊，我就怕这样，这张窗户纸捅破了，将来就怕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不会的，这是一种实至名归的情感。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其实你头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已经爱上我了，只是大家都觉得朦胧，没有把这层面纱揭开。就这样我们在一条挚爱的路上走哇、走哇，终于走了这样漫长的一段时间。而走到了今天我们才发现，它已经是一条开满了爱情花朵，等待我们来赏悦的时候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难为我们自己呢？在这个越来越缺少真情的世界，在这个人们都开始变得虚伪，人们都不再相信爱情的时候，我们有了爱，为什么还要自己把它永久地禁锢起来呢？"

"可是我毕竟比你大啊。"

"爱情没有任何界线，再说，你才比我大几岁啊？不过五瘵岁嘛。如果差一轮、差二三十岁的话，别人可能会指责我。但我们不是这样，更何况你比我还显得年轻。"

"净胡说，哄我吧？"

"以前都是你哄着我，今晚也该我哄哄你了。"

"以后怎么办？让我们到此为止吧。"

"你认为可能吗？要么从未开始，要么无法了结。我已经离不开你了，在无声无息之中我已经被你占有。我无法离开你，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胡玉婷像听故事一样，认真地冲张志鹏点着头。这个小东西，什么时候起他一下子成熟得这样厉害？以至在感情的问题上讲得头头是道，连自己都变得像个学生似的听他不停地言讲。

胡玉婷以前虽在张志鹏家留宿过，但还是第一次留在了张志鹏的床上。一直因神经衰弱而困扰的张志鹏今晚无限甜蜜地进入了梦乡。他睡得是那样的安然，如果今晚没有胡玉婷的特殊礼物，他一定会因没上晚会的事而苦熬长夜。然而使他安慰的是，正因为丢了晚会的歌曲，却找到了久违而甜蜜的爱情。可从来都沾枕头就睡的胡玉婷今晚

却通宵未眠，是因为幸福？还是因为幸运？这种关系将来该往哪里走？能走到哪里？这都使胡玉婷兴奋和迷惑。

她几次走下床望着熟睡中的张志鹏，这张大男孩的脸多少次在自己的梦中绕来绕去。说来也怪，几年前自己都不知为了什么就是喜欢上了这张脸，而且许久的时间仍能这样的挚诚。她来到大阳台上望着冬季的夜空，风雪过后满天的繁星闪烁。志鹏常说自己是那颗启明星，现在它在哪儿哪？哦，在那儿哪。看哪，今晚它仍星光闪烁，像调皮孩子的眼睛一样地冲着自己一眨一眨不停地闪动。小家伙，你在天上待了多少年啦？人世间的情与爱，人世间的欢与愁你是否都看在眼里？人们常说星光引路，你能否告诉我，我与丈夫的婚姻到底还能维系多久？我与志鹏的这种情感到底是喜是忧哇……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1）

从朋友那里听说了李顺义的事，老二肺快气炸了，他像吃了口屎一样的恶心，像养了条狼一样的悔心。他心说：顺子啊顺子，大哥二哥没想巴结你，可你发迹了，还在我们哥俩面前装得和什么事都没有似的瞒着我们，这像话吗？这还像当初住地下室里的苦难三兄弟吗？

晚会第一次总联排终于开始了，大家都想看看把张志鹏顶替下去的这个女演员秦秀美今晚该怎样走进排练现场。尽管张志鹏是过时的歌手，而且初进排演大厅时大家还用冷嘲的目光看着他，但当另一位不速之客夺刀而上时，大家不免又用另一种情感面对这个问题了。

“她凭什么把张志鹏替下去呀？她是谁呀？有什么道行、凭什么本事呀？”

大家用目光留意着进入排演大厅的大门，就想看看她进来的那一刻该是怎么个脸红法。可万没想到，秦秀美在领导的陪同下，潇潇洒洒、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排演大厅。领导来了哪个还不站起身、屁颠儿屁颠儿地凑过来热情地打着招呼？又免不了都要与一看就十分受宠的秦秀美热情地问候几句。人呐，就是这样，转眼之间秦秀美便成了香饽饽，这儿也约她坐会儿，那边也接她过去聊聊，把个小姑娘还真就忙活个够戗。只是周导没理会这套，他坐在总导演的位置上连眼皮都没瞥一下。他问身边的张成仑：“这女孩儿到底什么来头哇？”

“嚯，周导，这你可是孤陋寡闻了。她您还不知道？一个南方酒厂老总的闺女呀。后来我才听说，这个晚会人家老爷子那边出资赞助了六七百万哪。您想，那还能不让人家闺女在这里任选一个节目哇？”

“哦，原来如此。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周导抬起头望着台上的灯光，若有所思地，“可是这首歌她是否能胜任哪……”

“老爷子啊，您别死心眼儿。胜任也是她，不胜任还是她。咱们哪，就只当只有她才能唱好这首歌。您明白吗？”

周导苦笑着摇了摇头：“对，看来只有她才配唱这首歌。”

你说春节晚会这么多节目这么多歌，她怎么就偏偏看好了这首歌呢？哎，她就看好了这首歌。听晚会里的人告诉她，今年春节晚会里有首《今夜星光灿烂》写得相当不错。而且是压大轴的节目，还有三十二人的伴舞，不管谁唱一定火。“那好吧，就由我来唱啦。”秦秀美毫不含糊地要求下了这首歌曲的首唱权。

说起秦秀美，也出了两盘专辑，但歌儿唱得属实不敢恭维。圈里的人有的知道她，有的不知道她。可真正知道她底细的人还真就没几个。她个头和身材不够理想，像没有得到良好的发育，穿的再好也撑不起她想显得标致的身材。秦秀美从小家境贫寒，父母养了加她在内六个孩子。这就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工人家庭像雪上加霜一样地度日艰难。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聪明的父亲一步一步地干到南方某大名酒厂的副厂长、厂长，这才使得她们一家体会到了人世间生活的美好。说来也怪，很多事都是这样，越背越对井，越美越添花。就在港商台商大举进军大陆市场的时候，她远在台湾的外祖父外祖母来大陆找到了他们的女儿、秦秀美的母亲。一打听，外祖父在台湾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手下拥有很大的产业集团，而且还是台湾华商协会的什么头头。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什么时候冒出这么个阔佬外祖父外祖母来？妈妈以前也没提起过啊。后来妈妈哭着告诉女儿，自己当时是一个弃婴，是被现在的工人的外祖父领养的。哦……原来是这样啊……

两位老人为偿还欠女儿的这笔感情债，决定给女儿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可是秦秀美的母亲淡淡地一笑说：“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不缺钱。”两位老人知道女儿不肯原谅他们，最后便把目标锁定在对他们一直都表示理解、表示友善的外孙女秦秀美身上。在外孙女穿针引线和不停地劝导下，母亲终于认下了当年弃她而去的父母。为了感谢懂事的外孙女，外祖父与女婿办了一家合资企业，所有产品由台方负责外销。而台方的股份和资产的继承人写在了秦秀美的名下。一夜之间她便成了五千万资产的拥有者。

从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后的秦秀美忽然痴迷上了艺术，她整日整夜地听歌学舞，而且义无反顾地决定向歌坛冲击。这个孩子是怎么想的？不管爸爸、妈妈怎么不理解、怎么劝说，她都毫不妥协。可后来他父亲发现，不论女儿怎么唱啊、跳哇的，她托人打理酒厂的生意却丝毫不受影响。这可怪了，这丫头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神通？不学不知道，光有热情是不能成就一个辉煌事业的。一录上了歌儿，秦秀美才知道，原来这条星光之路不像想象的那么阳光明媚，而是充满着艰辛，充满着争夺，充满着较量。但经过仔细地分析和认定后，她还是决心搏上一搏，只要自己能够付出努力就行。至于实力嘛，相信国内任何一个歌手也不会有自己这样的财力和实力了。于是她在安排好了自己的事情后，带着一班人马来到了北京，在这里注册了一家新大陆影音公司。不久又在一个朋友的劝导下注册了一家新大陆广告公司。是啊，父亲是国内最大、最有名的酒厂的老总，不用说别的，就是他和他朋友们一年的广告费就足以养自己几个公司的啦。果真不假，公司开业不久便财源滚滚。这更使得秦秀美本来就好胜的性格更加自负，她认为自己前进的步伐将不可阻挡。

自己的影音公司启动之后，找人先后为自己策划了两盘专辑和几个MTV。但是都在行家和市场上反应平平，这使得她不得不坐下来静心地研究自己的发展之路。她也知道，凭自己的功底想与行家里手打拼是不行的，自己必须要借助现代媒体来把自己捧出来之后再细心地钻研技艺。于是公司的策划部和朋友们给她出了很多主意，最重要的便是在春节晚会的节目里露脸，不仅有面子，而且出名快。如果节目选正了就有速成的可能性。“那好，今年就找个好春晚上上，而且要上就上最好的节目。”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2）

她哪知道，就她的水平想上这台春节晚会，还要上最显眼最占俏的节目，简直就像开国际玩笑。哪是什么请谁吃吃饭、唱唱歌、洗个澡、给俩钱那么轻松的事。特别是她选的这台春节晚会，听说有个死犟死犟的周导，横竖不管，达不到他要求的艺术水准你就是说出龙叫唤，他也不让你过关。连好几个知名大腕儿都叫他给砍下去了，就更别说是自己了。这可怎么办呐？这时有一位人精子给她支了一招，听说这台春节晚会为与其他春晚争夺收视率投入较大，资金出现缺口，正在募集资金，如果能找到一份让他们眼热的钱，难道还愁上一个节目吗？秦秀美当即就拍了板："好，这是个好主意！"聪明的她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春节晚会上既能大力宣传自己的产品，同时又能帮助女儿完成自己的心愿，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当然，她也是费了不少的口舌才说服了父亲，出了不小数目的广告费。经纪人带着这个法宝与主办方的领导一谈，领导非常感兴趣，但这个条件他又做不了主，要请示上面。在一切面向市场的今天，如此大的一笔费用可不能不说招眼。"谁呀？哪个歌手哇？"上面也觉得不能放过这样的财神，别说这次，如果有兴趣下次也不是不可以吗。"同意，不仅同意，而且还要注意关照，让她自己选节目。"就这样，秦秀美派了卧底来到了春晚排练现场，帮着她找信息。一天她的属下看上了张志鹏唱的这首《今夜星光灿烂》，并用小摄像机偷偷地录了下来，回去后交到了她的手中。她反复地看了两遍后兴奋地大呼一声："好！就是它啦。"于是便发生了这之后的事情。

不管别人怎么围着秦秀美转，可顺子压根儿就没正眼看她一下。看她那样儿，像只干巴鸡儿似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白了不过有两个臭钱嘛。再看看张成仑把秦秀美带到周导身边时那张假笑的脸，活像一朵干巴花，真没骨气。周导对这件事做得还是很有分寸的，他不冷不热地与秦秀美交代了自己的意图后，便让秦秀美做表演的准备

了。尽管大家表面上不再说什么了，但说句实话，大伙心里都想看秦秀美的笑话。一会儿看看她怎么走上台，看她唱歌时怎么跟着伴舞演员交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秦秀美只是在台下看了一遍舞蹈，便在导演的要求下开始了与音乐和伴舞的合作。当歌声起时人们发现昨天张志鹏跳的舞蹈几乎一下没拉地让秦秀美跳了下来。歌曲处理得也还不错。这又不得不使大伙惊讶。她是什么时候学下来的啊？也太神啦？了不得、了不得，能跳下来就不容易啦。还别说，还真混个虎皮颜色。连周导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还行还行，比我想象得要好，比我想象得要好。”

不必再说，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能说秦秀美不仅有钱有实力，也更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就这样在联排中这个节目得到了认同。只是周导告诉音乐组：“马上找人突击一下，把秦秀美的歌曲部分再加加工。”

现代社会竞争中，最难得的就是人才，影音公司也如此，特别缺好的音乐人才。尽管秦秀美也出了专辑，也制作了MTV，但终因歌不动人而在乐潮中翻不起浪花。尽管她挖空心思地想网罗更出众的音乐人才，但来到她这里拿着大价钱却出不来成果的也有几个。当她听了《今夜星光灿烂》这首歌之后便问自己的音乐总监这是谁写的曲子，总监不值一提地告诉她是一个顶不起眼的小人物写的。她后来又让人打听这个叫李顺义的都有过什么作品，回来的人告诉她，这是个从东北来的“漂儿”，以前没发表过什么作品，只是这次在春晚音乐组创作了两个曲子，写得还都不错，听人说连张成仑署名的那几首曲子都是这小子作的。“是吗？再好好打听打听，我要这个人的全部资料。”只有音乐总监知道，秦总的这个举动对自己绝不是个好兆头。

尽管李顺义对排演《今夜星光灿烂》的秦秀美不理不睬，可秦秀美还是在一次排练时向他友善地伸过手去：“你是李顺义吧？久闻大名。”一句话把李顺义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只有他知道这是人家恭维

自己，自己在偌大的春晚剧组算个什么呀："谢谢秦小姐，您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罢了。"

"您客气了李先生，我不会说错，您会是这里的明日之星的。"

说话时秦秀美眼光中饱含着友好的目光，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她从包里拿出一张自己非常考究的名片递给李顺义："我真诚地希望李先生有空到我的小舍一叙。"当秦秀美转身离去后，李顺义拿起名片一看，嚯！我的妈呀，这么多的头衔？看不出哇？这么年轻轻的一个小姑娘竟然是一大合资企业的董事长，是两大公司的总裁？对酒不懂，可对这个新大陆影音公司顺子还是知道的啊。噢，原来这公司是她的啊？我说怎么能在这种大牌明星云集的晚会上金鸡独立、气定神闲呢，原来如此。拿着这张名片的李顺义并没有意识到什么而想入非非，更多的是叹息自己的命运不济。自己要是能有这样一个公司那还不飞上天去？

一连几天的排练中，秦秀美都在找机会与李顺义挨得更近一点儿，以便有机会与他说上一两句话，来拉近自己与他的距离。虚荣心谁都有，顺子当然也想找这样的机会，但他发现在他们之间仿佛存在着太大的距离。在帮助秦秀美解释音乐的人中不是有著名的歌星，便是张成仑一般的"音乐大师"级的人物，看着他们那么认真，那么关心呵护的样子，真叫李顺义讨厌。干什么吗，都这个岁数的人了，还给不给自己留这张脸啦？尽管这几个人不停地帮秦秀美出这样的主意，那样的主意，可顺子发现秦秀美的目光却总时不时地朝自己这面飞过一眨。当目光相遇时，秦秀美会显现出甜媚的一笑。后来，秦秀美干脆提出要求让曲作者帮着她补充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那还有什么说的？秦姑娘说的就是圣旨啊。所以张成仑把李顺义叫了过来，让他帮秦秀美练这首歌："顺义啊，秀美是我的好朋友哇，你可得认真地辅导她啊。"就这样，秦秀美和李顺义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由李顺义给她讲这首歌应有的意境和韵味。秦秀美很留意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年轻的音乐人，她在想用什么样的语言打开拉近距离的话题，如何把他聘到

自己的公司，应该给他开出什么价格。留意中她发觉这是个很文静的人。长得不是多么漂亮，但白白净净，高高的个子还真有些帅气，一双单凤眼颇有点像韩国影视明星中的一个叫林志秋的人。男人不在于漂亮，而在于才华和味道。还别说，这个叫李顺义的人还真是有些味道……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3）

在一阵阵的鞭炮声中，这场春节晚会也与全国观众见面了。“这台晚会办得好！”晚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各界好评如潮。领导的嘴乐得都快要合不上了。然而周导的烦恼却来了，他发现以前的同行这次见了他都不愿答理他了。哎？怪了，这是为什么呀？后来一个知近的人给他提了醒儿：“你怎么还白痴啦？你独出心裁了、鹤立鸡群了人家心里能是滋味吗？”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从来没考虑过啊……”万没想到，费了吃奶的劲儿，可却得罪了周边的同行。犯得上犯不上啊……

鞭炮声声辞旧岁，几人欢喜几人愁。万没想到晚会的春风吹来了李顺义的运势。晚会结束几天之后，李顺义便接到了秦秀美的电话，她十分客气地约李顺义到她的公司一叙。顺子只知道秦秀美有钱，但是绝没想到这个公司是这种规模和这般气派。绝对是现代化的办公设施，而且设备高档、人员配备齐全。从上到下所有人见了秦秀美毕恭毕敬，足以见识到这个小姑娘在自己王国中独尊的地位。总裁的客人进了公司更像上宾一样地享受着前呼后拥的接待规格。秦秀美领着李顺义看看自己的录音棚，看一看所有现代音乐制作设备、音乐工作室和舞蹈训练室，又参观了她的办公室。好家伙，不能不佩服这个姑娘为自己事业征程设置的完美。一般人哪有这样的阵势？人家不成名谁成名?人家不成功谁成功？一切一切看得李顺义眼花缭乱，表面上装作还算从容镇定，可心里早被砸得稀里哗啦了。他只想进入正题地知道这个秦秀美叫自己来到底是什么目的。

秦秀美也不急，她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地对李顺义十分客气，东聊聊这、西聊聊那，就是不谈正题。到了中午，秦秀美把手下都打发吃伙食饭去了，而她却非拉着李顺义到外面去吃。公司门前停放着好几辆豪华汽车都是她的，她开着最新款的瑞士富豪车，将李顺义拉到了王府酒店。

“这儿我来过，张志鹏请我在这喝过酒。”李顺义随口说出了上次的被请。

“是吗？那我们今天就换个地方吃吧。”

说完秦秀美拉着李顺义又到一个南方老板在北京开的“阿一鲍鱼”酒店：“这个店菜做得味道不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却透出老板一掷重金的味道。尽管顺子没来过这里，可听别人说过呀，进这个店，每个人不花上一万元钱你是别出去。

“别别别、随便吃一口就得啦，咱上这儿花这钱干什么呀？”

看着李顺义一脸的诚意秦秀美笑了：“挣钱是干吗的啊？我们在一起时间短，你还不了解我。想吃普通饭菜也行，改日的吧。今天你是我请来的贵客，我要尽好地主之谊，请吧李先生。”嘴上虽那么说，可顺子心里却美的不得了。穷哥们儿们在地下室里不知道吵吵多少次北京的阿一鲍、阿一鲍的，今天老子就见识见识你这阿一鲍，我倒是要尝一尝，你凭什么就值这么多钱！

金樽美酒五色光，郎才女貌自相赏。李顺义本来就不胜酒力，几杯酒下肚后，他感到血往上涌。妈的，原来洋酒的劲儿这么大。以前他对秦秀美的印象一般。“长得还可以吧，不算什么优秀的女人。”可今天在柔和的灯光下他发现，不再端个小架子时候的这个女孩子还是蛮漂亮的嘛，五官端正、娇巧玲珑。就是太瘦了点，皮肤也黄了点。不像天妮那么白净净、肉乎乎的。可话说回来了，上苍公平、人无完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啊？要是她像天妮那样漂亮，再有这么多的钱，那这个世界不都成她的啦。

要说喝啤酒秦秀美不是李顺义的个儿，但喝起洋酒，李顺义还是比秦秀美短练。她一杯一杯地敬着李顺义，东拉西扯地攀谈着在北京过漂泊日子的人们。可能是由于喝酒的关系，这一句话拉开了李顺义的话匣子。

“苦！太他妈苦啦，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不瞒你说呀，去年冬天最惨的一次是我们兄弟三个人一天夜里都饿醒了，可什么吃的也没

有哇。夜里四点多钟上哪儿找东西吃啊？这三人像他妈三条饿狼似的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就差吃人了。这时候老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半个月前有一天打饭的时候有一个馒头掉在床底下了。当时我们听了就像天大的一个好消息一样，我马上钻进他的床底下。当我看到在那儿的那个冻馒头的时候甭提了，就像看到了一座金矿一样。拿出来的时候大家看着它差点哭啦。赶快整开、赶快整开，一人分一块。听了老大的吩咐我这就开始掰呀，可您想，冻了半个月的馒头怎么能掰得动呐？慢说掰呀，就是往窗台上磕、都磕不开。一磕一个白印儿、一磕一个白印儿。后来您知道是怎么整开的吗？”秦秀美笑着摇了摇头。“后来是我拿着刀，用锤子钉开的。分成三份，我们用电炉子煮了点糖水，把自己的那份馒头泡着糖水送进肚子里的。好孬算是度过了人生最饥饿的一夜。要说起这样的事啊，多着呐。?秦秀美张着嘴像听评书一样地听着李顺义的演讲。“真有意思，想不到在北京会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以后准备怎么办呐？想没想过？”

说到这儿，李顺义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唉，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这些个小人物只能找机会慢慢地熬啦。哪像您，有一个好父亲，又有一个好外公。在您人生奋斗的路上帮助您缩短了那么大一块的距离。我爸是工人，我妈也是工人。我外公还是工人。您说，我从这个堆里蹦出来得费多大的劲啊？”说到这儿，李顺义的脸上不免现出暗淡之色，他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之后，叹息地说，“当今世界变化得这么快，我却还像个乌龟一样地在这里想与兔子赛跑，这不是扯呢吗？有的时候穷得连自己都害怕……不瞒您说呀，我对象给了我两年的时限，如果我不成功，她就和我告吹啦。”

“是吗？那可太不应该啦。爱情怎么能用穷富而论哪？我就不会这样。”

“这就是现实，人嘛，谁愿意过苦日子啊？”

“想不想改变命运？如果你跟着我……跟着我干，我敢保证你两年之内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用感情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一般是谈判高手

才拥有的本领，秦秀美虽称不上什么高手，但作为都是这个年龄的男女，她本能地运用这种方式希望在自己谈正事之前努力地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交谈开局。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4）

“聘我？我能给您做什么啊？”

“做音乐吗。你还是很有这方面才华的。如果你同意到我们公司来，我可以聘你做我的音乐顾问。月薪八千，同时你每作出一首好曲子我再加一万。你看行吗？”

“真的吗秦小姐？”听了这话李顺义睁大了眼睛，头发丝都快立起来了。

“君无戏言。这就是我今天约您来的正事。”

“那好吧，我同意。”李顺义二话没有一口应下了这个差事。

这时秦秀美又补充了一句话：“只是我有个条件，一旦你和我签约后，你就是本公司的雇员了，不经我同意你不能接手任何公司的业务。你看行吗？”

哇噻，陷阱在这儿呐？这不等于把自个儿卖给她了吗？可现在毕竟她买自己呀：“行！”李顺义回答得干净利落。顺子这次非常聪明，他知道这是一个天赐良机，绝不能错过。再加上他感觉这个女孩子好像对自己的印象很不错，不然谁开出这条件雇自己做什么音乐顾问？他记住了大哥和二哥的一句话，是机会就一定要牢牢抓住，至于别的就走一步看一步的再说啦。

回到新大陆公司后，秦秀美按照方才开出的条件与李顺义签订了两年的协议。协议签订后，秦秀美再次开车将李顺义带到燕莎商场，从上到下给李顺义换了个里外三新。我的音乐顾问吗，不能叫人看着不挺拔。她继而指指点点地给李顺义买了好几套高档的休闲衣装和用品。随着一个简单而潇洒的划卡动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安排。一踩油门汽车便奔驰在了环形公路上。高耸的楼阁、奔流的人群从眼前匆匆掠过，从高架桥上看着京城远天的浮云是那样的美丽。车里轻柔的音乐声阵阵飘出，噢……太美啦。这是坐车吗？我怎么感觉像坐上了飞船一样？飘哇、飘哇，这种感觉简直是太舒服啦……

“会开车吗？”

“不会。”

“喜欢车吗？想学吗？”

“喜欢。当然想学啦。”

“好吧，公司那台奔驰320就配给你吧，明天我派人教你。另外你说你的那个大哥二哥他们人怎么样？现在干吗呢？”

“他们哪，还在地下室里待着哪。要说起人来。那可真是百里挑一的好人。”

“都是搞什么的？能力怎么样？”

“一个是搞配器的，另一个是编曲的，论水平那可都不照我差。”

“如果你信得过的话也可以聘过来给你当个助手。至于薪水吗，都好说。”

“好吧，我回去和他们商量商量。”有意思，她还真把与自己同甘共苦吃冻馒头的大哥二哥给记住了。不过李顺义这次没有把自己的事儿马上告诉老大老二，他觉得还是应该再好好地观察两天再说。

公司谁都知道总裁又新聘了一位音乐顾问，年轻漂亮、很有才气。秦秀美非常聪明，尽管她自己知道已经很喜欢上了这个穷小子，但她还是觉得一切不能做得过火，否则适得其反。她相信凭着自己的实力抓住这个穷小子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她没有因为聘用李顺义而辞去自己的音乐总监。她要用这个人在李顺义的脑袋顶上再待上一阵子，也不能让李顺义太春风得意地忘记了自己是谁。另外她相信竞争，用李顺义再给这个总监点颜色和压力，如果再有三个月出不来像样的东西，那可就怪不得自己啦，那时再炒他的鱿鱼为时不晚，李顺义也就能轻车熟路地接总监这个位置啦。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李顺义在新大陆被安置得很不错，办公间里阳光灿烂，摆放着耀眼的鲜花和水果。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大和老二。到底因为什么呢？这好像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李顺义不傻，从种种迹象看，总裁这个姑娘对自己好像另有一番心思。

不然干吗又高薪聘请、又买行头的？仅仅是为了一个工作顾问吗？不，绝不是这样。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好像还有一本小九九。但到底是什么，还拿不准。所以暂时还不能让大哥和老二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更不能让天妮知道自己受聘于新大陆一事。

晚会已经结束了，可李顺义每天还是早出晚归很忙的样子。这小子最近到底又在干什么呢？一天晚上趁顺子回来的时候，老大和老二揭开了这个话题："顺子啊，春节晚会不是完事了吗？你最近又帮谁忙活什么呢？怎么也不跟我和老二说说啊？"

"哦，也没什么，只是有一个朋友让我帮他配几首MD。过几天就完事了。"

话一说一过的也就这样过去了，可世间竟有这样无巧不成书的事儿。一天老二到一个朋友的公司找事儿，听朋友们议论起春节晚会上的事情，他们讲起热点人物秦秀美和她创办新大陆影音公司、新大陆广告公司的传奇故事。他们比比画画、吐沫飞扬，讲得神乎其神。讲着讲着话题一转谈到了《今夜星光灿烂》作曲人李顺义的身上。讲别人老二插不上嘴，讲起李顺□那不是外人啊，那是我兄弟啊。他立刻来了精神头："你们讲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首歌根本不是李顺义给秦秀美写的，是给他女朋友的表哥张志鹏写的。"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5）

“什么给张志鹏写的？你哪知道李顺义和秦秀美是什么关系？”那些人还拿老二当个土老帽儿似的，不值得一理的样子。这可使老二心里不服了，他马上立起了眼睛：“嘿嘿嘿……什么叫我哪知道谁和谁什么关系呀？李顺义是我兄弟，我们住在一个屋你们知道吗？再说得不好听点，住在一个地下室！”一句话把大家伙都说愣了。李顺义和你住一个地下室？是你兄弟？不会吧？

“这还能有什么假？不瞒你们说，他这次能进春晚剧组都是我发扬风格让的这个差事。”

哈哈哈……大家像听天方夜谭似的一下子全笑了：“这小子，说话就是幽默，我最愿意和他在一块听他讲笑话。”

“嘿嘿嘿……什么叫我会讲笑话？我说的是真的。李顺义是我们三个兄弟中排行老三的哥们儿，小名叫顺子。还什么笑话……”

“真的啊？”

“真的！我怎么还能拿这开玩笑？不信你们问之桐去呀。”

“我的妈……”这时屋里哥几个的目光严肃地盯在他的脸上。“你跟李顺义是这种关系你怎么没上新大陆？”

“什、什么新大陆？新大陆和顺子有什么关系？”这回老二可真像土老帽儿似的弄不明白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啊？还新大陆和顺子有什么关系？关系大啦。李顺义是新大陆总裁秦秀美新聘的音乐顾问呐，是新大陆的大红人儿。据说这还只是暂时的，用发展的眼光再看，有可能成为新大陆的总经理，或是更直接一点的东家人物。”

老二像冻僵了的似的脸上又裂开了几道褶，仍不相信似的笑了笑：“别逗了，不可能！哪儿弄来的马路牙子消息？如果真是这样顺子不告诉谁他也得先告诉我和我们老大。”

这个朋友冲他笑了笑："看来你还真拿你和你的老大当个人物，可我说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儿。我昨天为租棚的事儿到新大陆公司去了，而且还是李顺义接待的我。"

"能吗？"老二眯缝起眼睛自问着，"是不是重名的啊……"

"绝对没错，就是《今夜星光灿烂》的作曲人。"此时老二一脸羞涩地望着朋友，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秦秀美没有辜负给李顺义做自己音乐顾问的名衔，在新大陆让李顺义过问的事情还真是不少，所有在音乐经营方面的事情都要由他来过问。同时又负有尽快为秦秀美新专辑创作出五首歌曲的使命。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有点半当家的味道。这些日子学开车、补外语、学电脑制作音乐等等，把李顺义忙活得够戗。但李顺义还是很聪明的，他知道放弃什么，自己的一技之长是绝对丢不得的，因为那是自己的根本。不论每天多晚，他工作室的灯光依旧明亮，他总趴在案头运筹着自己这五首歌曲的创作。他又拿出在春晚创作时的那股子劲头，不停地写、不停地哼哼。一个人装不装假能叫人看出来，而李顺义勤勤恳恳这一切被大家看在眼里，也被一直观察他的秦秀美看在眼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有恒心的人！"李顺义一天比一天得到信任，一天比一天得到器重。秦秀美的脾气其实很坏，但唯对李顺义总是客气有加。

一天李顺义从外面回来，听说春晓音乐公司的人为租棚的事儿又来了。好吧，那我就去接待一下吧。当他走进会客厅的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孔几乎使他晕倒，顿觉眼前一片金花闪闪。不会吧?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他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我的妈呀，可不是怎么着。

"二哥？二哥……"

老二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他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李顺义。李顺义马上满脸堆笑地迎上前："二哥，您怎么来啦？"

"行啊兄弟，你出息啦。可是你用得着跟我和老大玩这套瞒天过海的把戏吗？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你不觉得脸红吗？"老二非常气愤，尽管

会客厅里既有外公司的人也有新大陆的人，可他话说得仍是不留情面。

“二哥、二哥，我也是刚来，试用期还没到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留聘，所以就没敢先跟您和大哥说。兄弟我也是想给您和大哥来一个惊喜。”

“是够惊喜的啦，如果不是听朋友们说，我还真不知道兄弟你出息到这个地步呢。顺子啊，有道是吃水不忘打井人，你这样对待我和老大你就不觉得亏心吗？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拍拍良心问一问自己吧！”说完，老二推开李顺义想拦住他的胳膊，推开客厅的门扬长而去。

一切来得始料不及，但人总还是要讲良心的。李顺义突然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有些缺德了，这件事如果在圈儿里流传开自己将无法生存。他看了一下表，预计老二回住地还得一段时间。他推辞了眼前所有的事儿，开车直奔自己的住地飞驰而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赶在老二的前面见到大哥，把这件事圆全过来。不管他们今天怎么怒斥自己，自己都要忍受。一路上他脑子里反复地琢磨着见了大哥这件事应该怎么说更可信，更得体，更能让他们理解自己还不能向他们说明的原因。大哥还行，大哥比老二宽厚。另外从个人感情上讲，大哥在对自己和对老二的问题上，始终是偏着自己一面的。自己这次这件事做得是欠考虑，哪怕先偷偷告诉大哥一声也好吗。

的确是他的车快老二一步，当他推开门的时候老大还在屋里扒拉着电子琴呢：“哟，今儿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

“大哥……”这时李顺义不觉眼睛一热，刷地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哎、哎，怎么啦？怎么啦？谁欺负你啦？”

“大哥……”李顺义什么也说不下去了，他拉着老大的手感到羞愧，“大哥，兄弟我有件事儿做得不到位，可是我有我的苦衷，您得原谅我。”

“什么事、什么事？坐下说、坐下说。”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6）

这时李顺义便把春节晚会后被聘到秦秀美新大陆影音公司一事向老大说了出来。只是他没向老大说已签了两年合同的事。他是说暂时聘用，试聘期两个月。考虑到还没定位的事，便没好意思向两位哥哥说明。并将今天与老二在公司碰面的事告诉了老大，他说怕老二误会了自己，所以先行一步回来向大哥说明情况、赔个不是。“哟，原来就这么点儿事啊？我当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呢。这是好事啊，我们庆贺还都来不及哪还生什么气呀？”老大就是仁慈，就知道大哥肯定会原谅自己的。

这一路上老二可是气炸了肺了。他有一种自己养了条狼，又被这条狼咬了一口的感觉：“妈的！算我瞎眼。好心不得好报，整个一个东郭先生。”虽然嘴上骂自己，可心里不免怨起了老大。大哥也是，你说你好端端凭什么把我的活要了去给了他呢？这下子可好，咱们哥俩全都吃屎了吧？老二打个车往回赶，一路上他就想见了大哥怎么出这口气，自己也得好好数叨数叨老大这个倒霉蛋，都他妈像咱们俩这样的，这辈子是别想在北京混出个人样了，还是背起你的包回你的大西北玩你的配器去吧。本来憋了一腔的怒火和气话要向老大发，可推开门一看，人家哥俩正有说有笑地在那儿抽烟喝茶呢。嗯？这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比自己还快？

老二也不留情面，进屋将手中的兜子“啪”的一声扔到他二人面前的桌子上。他眼睛气得通红地指着老大：“行，你还有心跟他聊。你就是那个把你卖了你帮人家点票子的那个主！”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兄弟之间有什么话不好说？还至于耍小孩子脾气吗？”

“还至于耍小孩子脾气吗，你问问他，他干的那叫人事吗？”老二手指着李顺义一股怒不可遏的架势。李顺义则听从老大的嘱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老大像个保护神似的：“顺子不是也跟你说了吗？他

有试聘期，他有他的苦衷。只是告诉咱们俩晚了点罢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可不能原谅的呢？”

“屁试用期，他撒谎！他已经跟秦秀美签了两年的合同了。”

老大回过头看着李顺义：“顺子啊，老二说得是真的吗？”李顺义看着老大猛摇了摇头：“没有。绝对没有！”

“你他妈还敢瞪着眼睛撒谎？”

“你给我住口！”老大急眼了。他冲着老二瞪大了眼睛：“你想干什么你？咱们还是不是兄弟？慢说他没签，就是真签了又怎么样？值不值得咱们连喊带骂的？就是不想再做兄弟了也要乐呵地喝完最后一顿酒再散伙吧？我还是不是你们的大哥？我要是，你们就把嘴都给我闭上！”还真管用，一番话，老二立马不再嗷嗷喊了，但他仍不服气地坐在自己的床边上用眼睛歪愣着说假话心虚的李顺义。

此事在老大的调和下总算暂时压下去了。那天晚上大家的话都很少，特别是老二，干脆一句话也没有。他不仅看不起顺子，也记怨老大。要不是老大愣装哥三个人的总裁，自己能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这犊子？说不上他现在这个位置就是自己的呢。虽然老大不希望矛盾扩大化，但从老二的气色看，他知道事情绝不会像顺子说得那么简单。而是有隐瞒地告诉了自己。看看他最近上上下下这几套打扮，再看看门口停着这辆奔驰车，老大心里已有数八九。可那又有什么办法？看走眼了，只当认识一回人吧。真想不到顺子也能这样，这使老大非常伤感，还什么相拜三兄弟？竟扯！只是这件事儿对老二不公平，这个活本来是老二的，自己愣装刘皇叔把这个活给了老三了，可老三竟干下这样不仁不义之事。自己柳暗花明却愣不告诉仍住在地下室里的两位自认为生死兄弟的大哥二哥，这哪还有一点人的味道？这一夜老大翻来覆去的没睡。其实这一夜三个人谁也睡不着，虽然顺子假模假式地打着呼噜，可那都是他为显得自己心中踏实而故意装出来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些事情根本就是纸里包火的事。第二天顺子走了之后，老大和老二连续找了好几个朋友做了咨询，结果

得到了证实，很多人都知道李顺义与新大陆签约的事。

“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这小子成心拿咱们哥俩当他妈二百五耍啦。”老二气得直拍桌子。这时老大沉痛的低下头，他用手拍着老二的肩说：“兄弟，大哥对不住你，算是大哥眼睛瞎啦。”

“得啦得啦，什么对住对不住的，事到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我是肯定不能跟这孙子再在一块住啦，他指不定哪天能把咱们哥俩给卖了。你信不信？”

“我信，我信。我这个大哥当得不称职。我已经不是什么住不住的事啦，我是不能再在这儿待啦，这人怎么都变成了这样……”老大一说要走，这突然使老二觉得有些舍不得，是不是自己对老大说话有不尊重的地方？“大哥，生气归生气，咱可别治气。兄弟我说话有不对的地方您包涵着点，可您不能说走就走哇。好孬咱们在这儿也混了这么长时间了，平心而论咱们还照这兔崽子差多少吗？他都能找着这么好的差事，咱哥俩怎么就不能呢？万一就差这一哆嗦，您说这亏不亏呀？”老大仰起头长叹了一声，但他觉得老二说的话也不无道理。真是人不可貌相，以前总以为老二滑不溜丢的，今天看来老二的为人远远比顺子强多啦：“不走也行，但有一件事儿你得答应我。”

“行！你说吧。”

“自古道好聚好散，人也总有良心发现的时候。顺子可能跟咱哥俩藏了心眼，但他也会有明白过来的那天。我的意思是咱别把脸子闹掰了以后不好回这个脖，何苦哪？等咱们几人把这件事儿淡一淡的时候咱们两个再走。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7）

“行行，我听你的就是。老大就是老大，你呀，就是心眼太好啦……”就这样，两个人在顺子面前像没那么回事一样地仍住在一起。尽管他二位给顺子留个面子还假模假式地住在一块，可顺子已经住得很不自在了。就是没有这件事儿，顺子也想找个地儿搬出去了。可出了这样的事儿，老大老二不说走，自己怎么好说搬出去呢？那不等于自己不打自招了吗？行啊，克服一下吧，再在这儿住一阵子再说吧。但顺子知道这不是个办法，天妮再没几天也该回来啦。自己以后这一步到底应该怎么走，心里得有个准数。想着想着，他心里设计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最近公司一直忙于为秦秀美策划、设计和制作新专辑的事。无论词、曲、和电脑设计出来的MTV画面都出来了。但是没有使秦秀美更兴奋，她感觉还差那么一些，就像说这水也开了，能喝，但是没有到沸点，没有在壶里直往外滟的感觉。为此，她已经召集业务首领们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她绷起脸儿把这个道理说给了策划人员和创作人员们：“要有代表性的作品，要有新创意性的作品。五天之内我希望见到这样的作品。”总裁发话了，聪明的人都知道怎么去做，李顺义当然也不例外。这两天他把脑子像安上了发动机一样地转个不停。他琢磨着怎么个与众不同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新创意呢？一天晚上他打开电视看了个武侠片，故事写得很感人、很生动，歌也很好听，一下子触动了他敏感的创作神经。对呀，写一个仿古式的爱情歌曲啊，让秦总也扮一个古时女子，把MTV也拍得古香古色的，一定好看，一定与众不同。但这个创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也用不着找什么作词的，干脆自己来得了，不就一个歌词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想到这，他便找来了几本唐诗、宋词翻看着。他在字里行间仔细地品嚼着诗情画意。这一晚上他工作间的灯光一直明亮着，天亮之前，一首基本成型的歌词出来了。一个搞作曲的人写歌词的时候多半这样，当歌词出来的时候

曲子基本也就快成型了。因为他边写词的时候曲子也就哼哼出来了。再经过几番勾勾改改，歌曲就出来了：车水马龙灯如昼，相伴大江水东流。阵阵长风扫黄花，扫得黄花瘦。昨日小楼犹在，只是春梦丢。春花秋月景依旧，惹人泪衫湿透。大漠孤烟锁飞鸿，誓言空相守。昨日盖头残红，难掩今宵愁。他反反复复地哼唱了两遍后，美滋滋地冲自己说："还别说，我看还像那么回事儿。"之后，他又起草了一份就这首歌曲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制作MTV的报告。早上九点的时候李顺义来到了秦秀美的办公室，把自己的这份作业交到了老总的手中。

"这么快？"秦秀美笑盈盈地看着李顺义，她很为李顺义对她的旨意如此尊从而欣慰。然而现在她还没有仔细地看到这首歌、读到这首词，当上午十点钟她试唱了这首歌之后，她才感到自己的如意作品竟是一夜之间被自己的音乐顾问完成了。而且她感到这首歌像一杯苦咖啡一样的味道浓浓。看来自己的眼力和判断力真是不错，李顺义呀李顺义……

三天后音乐和MTV的画面设计出来了，大家在会议厅看到了这首歌曲的模拟。李顺义词曲作的无可挑剔，配唱也非常讲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设计出来的MTV中的古典美女身披长纱宽袖拂胸，一脸思念的哀怨如此凄美。秦秀美这一次脸上挂出了微笑："这才是一首上乘的作品，我的意思像这样的作品在我的新专辑里至少还要有四首。"

开完了会，秦秀美把李顺义单独叫到了办公室，她客气地请他坐到了自己的面前，一双期待的目光望着眼前这个自己在情感上有些想法的年轻人："顺义，感谢你为我创作出的这首单曲，之所以把你调到新大陆我是有着长远设想的。我是多么希望你在我的公司里尽显才华，扬名京城，扬名全国。如果您努力，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很遥远。你现在这个音乐顾问在公司只是一个虚职，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能完成几首叫响的曲子，特别是我这盘专辑里的主打歌曲，我将提升你做

新大陆的音乐总监。你昨天写的这首歌很好，但是你知道这不是我这盘专辑中的主打歌曲。我希望你再加把劲儿，为我写出一首最好的主打歌曲。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的重望。我看词曲还是由你一个人来完成吧，这样出来的作品相对完整。至于这首歌的创意我的意思是：写一首大歌，是一首感情凝重的爱情歌曲，哪怕伤感一点都可以，你写着看，按着自己的感觉走。音乐型是快慢相间、紧打慢唱型的，要抒情，明白吗？”

“明白。”

“几天能拿出作品？”

李顺义稍稍合计了一下“两天……三天吧。”

“好！我给你五天的时间。”

回到办公间后李顺义感到压力很大，这可不像随想来一首歌儿，这是一个大公司老总要为自己订一首最理想的作品，自己竟然拍着胸脯答?下来了。是不是有点装啦……李顺义明白，一首好的曲子一个大音乐家也要拿出三五个月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自己是谁呀？再说还要写歌词，这本来就是自己的弱项。可军令状已经立下了，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首歌曲。就像战斗中的攻坚战一样。101高地就在前面，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拿下！顺子只能给自己下个死命令了。

一连几天的晚上李顺义都没有回自己的地下室，而是留在了公司的工作间。这两天秦秀美对他的柔声细语，对他的殷切目光，对他寄予莫大的期望在他的脑海里转悠个不停。再加上这个活的压力大，他脑子始终放松不下来，他觉得杂念很多，脑子很乱。尽管他也在夜里仰望明月、遥望星空，不停地苦思冥想，可这一次他一点灵感都没有。妈的，邪了门了。朋友们都称自己为快手、发动机，这一次怎么就不灵了呢？还有两天就到交差的日子啦，能不能拿下这个总监、能不能拿下新大陆、能不能拿下……就看剩下的这两天啦。

第五章 挡不住的诱惑（8）

夜幕降临了，这天晚上他独自一人走到长安街旁的天桥上，望着京都如烟如云的灯火，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望着路旁徘徊着的人们，不免想起自己奋斗的历程，想起远在哈市的天妮，尽管自己在追求她的爱情之路上还算不上坎坎坷坷，却也曾有过吭吭哧哧的时候。但这不足以创作一首凝重的作品。总裁需要的是一首深沉凝重的作品呐。这时他忽然想起那次到张志鹏家里听张志鹏给自己讲了他那凄楚、悲凉的爱情故事。并欣赏了他为思念女友而创作的爱情歌曲。张志鹏初恋时爱过一位少女叫马雪纯，他们曾共同奋斗、一起漂泊，春花秋月、风霜雪雨；他们曾相亲相依，有过太多美好、值得留恋、意味无穷的往事。后来这个少女远赴东瀛，给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和创伤。以至事隔多年，他已成为国内顶级大腕儿的时候还默默地怀念着这个女子。尽管身边的美女如云，可他仍是痴心不变。好几次远赴日本寻找这个少年时的伴侣、寻找这段铭心刻骨的爱情。他仿佛再无所求，平生最大的夙愿就是能与马雪纯再度聚首。这种赤诚的爱像足金一样的发光，其内心世界的美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无法想象的。虽然人世间的爱情多种多样，然而这种惨烈的爱情是多么可歌可泣啊。对！就写这种对惨烈爱情的夙愿吧。不过这是别人的东西啊，何况自己又看过人家写的东西，在行内这是很犯忌的。怎么办呢？不然换一个角度试试？再拖可也就来不及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放在抽屉里也不过一张废纸罢了。

“换个角度，对对，换个角度。”古人锥刺骨、头悬梁，这天晚上李顺义不知往自己身上泼了多少盆凉水，以使自己处于清醒、精神的状态。费了好多的心思想避开张志鹏原有的风格。可是他发现只能修修改改，大的立意是回避不开的。否则就根本不是东西了。他想一想，改一改。改了写、写了又改。最后他发现从表面看好像已脱开了原创之形，但有些地方还是不够理想。可有个雏形总有可创的基地。

他嘴里开始不停地叨咕着总裁要的节奏型："快慢相间、紧打慢唱、要舒缓……"由于太疲劳的关系，写着写着他趴桌子上睡着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阳光已映在他的桌子顶上了，他睡眼蒙眬地睁开眼，发现秦秀美就站在他的桌前。

"秦小姐？哦，秦总……"

秦秀美非常理解地："又开夜车啦……"

"哦，我也不知怎么就睡着了。"

秦秀美看了看他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样子便明白了些许："也别太急，反正还来得及，再给你两天的时间吧。"

"不必不必，我明天上午交差。"

最后冲刺的关头到了，能否成就自己就看今夜。李顺义今天晚上西装革履地把自己打扮得格外精神。这是一个朋友曾经传授给他的方法，据说这种精神胜利法会使自己进入一种非常好的创作状态。今晚我就试它一试。他浓浓地沏了杯铁观音，一本正经地端坐在办公桌前。他也迷信地闭上眼、拱起手向上拜了拜，好像在祈求什么保佑他成功的样子。夜越来越静，最后连街上跑车的声音都没有了，他微闭上眼，让自己进入一种想象的空间，根据张志鹏锲而不舍的爱情故事想啊、想啊，他好像看到了好多的东西。慢慢地，他的灵感来了。对，茫茫的人海、恢弘的灯火、相恋人的惜别……对对，再往下想、再往下想。这时他的激情澎湃，飞笔游动。不长时间一首彻底改动过的歌词便展现在他的面前。再修修、再改改。对，这样改动一下好像比方才更通顺些。他边改边哼唱。嘴里还在背着秦总的旨意："快慢相间、紧打慢唱，舒缓点……"在东方霞光初现的时候，他终于将一份完整的作品放在了自己的桌案上。他又拿在手中掂了掂，他感觉这张纸的分量的确不轻啊。于是他在歌谱的上方写上了这首歌的歌名：《一生只想跟你走》。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上午九点的时候，李顺义终于拿着这首歌单走进了秦秀美的办公室。尽管他已很疲惫，可他献给总裁的微笑

是灿烂的："秦总，我可以交差了。"

"看你的眼圈都熬黑啦，好好歇歇吧。有什么事我再找人通知你。"别看年龄不大，在公司秦秀美从来不啰唆。对谁再好，汇报工作时从来都一是一、二是二。李顺义领命走出了门外，他伸了伸懒腰，长长地打了个哈欠……

秦秀美展开了李顺义交来的作品不觉念出声来：茫茫人海里寻你千百度，匆匆人生我总在追逐你的脚步。别怪我冷落了身边的温存，都只为我的情对你太专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泪水的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默认了无畏的付出。不管你对我的情感在乎不在乎，而我的心里话只想对你倾诉。我一生只想跟你走，请等一等我赶上来的脚步，我一生只想跟你走，我渴望与你拥有共同的归宿。好！写得非常不错，深情而朴实。歌声中能够感觉出一个爱恋者深沉而执著的追逐。同时她感到李顺义不仅有才，更难得的是那份敬业精神。这才像新大陆要的音乐总监！

好倒是好，可看了两遍后的秦秀美觉得还不够过瘾，好像还缺少一段，在高潮后还应该再反复一段。于是她拿起笔在原创意境的基础上又添上了第二段的歌词：走来走去走不出情感的迷雾，闭上眼睛你仍站在昨夜的灯火处，让记忆的微笑伴着我明天的孤独，不去评说曾有的爱是甜是苦。我一心只想跟你走，请等一等我赶上来的脚步，我一生只想跟你走，我渴望与你拥有共同的归宿。写完之后她又看了两遍，并美滋滋地在歌单上写了一行字。"请李顺义先生审定。"

君无戏言！这是秦秀美对李顺义的承诺。既然说出来的话就要兑现。三天后，秦秀美召集了影音公司的经理会，非常客气、友善地免去了原音乐总监崔凯的职务，任李顺义为新大陆影音公司的新任音乐总监。重新续签了三年合同后把他的薪水增加为每个月两万元钱。李顺义的初次冲锋终于拿下了101高地，他感到幸运，感到喜悦。但他并没有让远在哈市的张天妮和地下室里的大哥二哥分享他的胜利喜悦，也没有按秦秀美的吩咐招他的大哥二哥进新大陆影音公司。因为他隐

约地觉得自己在这里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他们进了公司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一直像个小兔子一样地在李顺义心里蹦跶个不停。当然，他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不知天高地厚，是不是给个笑脸当爱情？但是不管怎样，在近期要打一场伏击，试探一下虚实，以确定自己今后的前进目标。

在紧接着的时间里李顺义又连续创作了好几首相对不错的歌曲，都博得了公司专业人士的一致认同。从任了音乐总监后，他仍保持着一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对上对下一副笑脸显得非常友善。这一切看在秦秀美的眼里，她对这个年轻人有些越来越感兴趣。李顺义的确是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很成熟，也很诚实。这可能与他的身世及在外闯荡的生活有关吧。他在音乐方面很有才气，但却不张扬、不傲慢。新大陆想方设法也要留住这个人。真是没有想到，本来自己把他聘进公司是有一个较长远规划的，最低也要三个月后才能顶替为自己创公司品牌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音乐总监崔凯。可万没想到他竟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成功地拿下了这一热眼的职位。这样也好，竞争时代吗，论功行赏，能者上、庸者下，这是自己一直倡导的原则，我秦秀美的公司可不是好混的。可细想这也离不开自己对李顺义有些偏爱的成分。是他的才气？还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使自己哪根神经有颤动的地方？这点还是要把握好的，自己毕竟是他的老总，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即便将来感情有所发展，也要把他牢牢地捏在手中。偌大个京城想找我秦秀美这样的女人也并不多吧？再有，听人说李顺义有个相当漂亮的女朋友，他能否为了自己而舍弃她这还是个未知数。自他进公司以来，自己还从来没与他谈过这方面的话题，好像自己也很不情愿涉及这个话题，免得尴尬。

第六章 欲罢不能（1）

李顺义将年轻的女总裁紧紧地抱在怀中，疯狂地亲吻着这些日子一直惦记的女人。此时他感到怀里抱着的不仅仅是个女人，而是一个特大的梦想，一个小时候做梦都不敢想的梦想。一定要趁热打铁，在这间屋子里开始胜利的冲锋，完成一生最经典的作品……

“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姑奶奶回哈市！”从没在乎过什么的张天妮满以为学校的不如意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行了寒假后退学，自己还回哈市当自己的大演员来。可假期回到了剧团后她才发现，并不像自己想的这么乐观，自己走了这半年多，以前自己在团里头牌阵容中的领袖地位已被自己的师姐占领了。剧团就是这样，一旦气候不在，马上人走茶凉。她再次推开剧团排练场大门的时候，大多半的师哥师弟们已不再笑呵呵地围着她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的了，而是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师姐张玉娟的身后转悠了。妈的，这帮小子真他妈没良心，酒都白请他们喝了。见过什么呀？臭底包！尽管张天妮已不在哈市了，可见了别人站了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姑奶奶这还是进京了呢，要是走了下坡路，还不得叫这帮臭贼踩挤死啊？不行，还得在北京站住脚，叫这帮小庙子鬼儿好好的见识见识。再看看这城市，这街道，哪能比得上首都气派？人往上走，水往下流，看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可学校这帮子人也太欺负人了，自己怎么能摆平这些事呢？带着这个问题，她约请了两位仍对她非常要好的师哥，把自己这半年来的烦恼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希望他们给自己出出主意。

“什么？这还了得？还反了他们了！”

两位师哥都不干了，什么年代了？不是凭能耐吃饭吗？京师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欺负咱们外地人？想点辙整治整治他们。可别小看了戏曲界的这帮子人儿，出的招有时是很损的，搞不好你就能栽进去。剧团是什么地方？从旧社会就三教九流的都能应付，虽说现在时

代变了，但由于它特有的业务属性，仍继承了很多遗传下来的习气。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叔弟子、行帮宗派，这些个东西一时半会儿的解决不了。能在剧团里站得住，或是成角成棍儿的人，都不白给。人称包米面它爹——“茬子！”今天天妮买酒、买肉，在家里宴请了这两位也都属茬子这伙的师哥。这二位在过去一直是天妮的左膀右臂，以前就是她忠实的追随者，为张天妮在剧团走上领衔地位没少献计献策，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师妹在京师挨人欺负，那还了得？于是他们针对天妮所反映的情况，给天妮要收拾的这个主任配好了药。

“咱们哪，就这样……”

两位师哥神神秘秘地小声叨咕了一会儿，之后好像胜券在握地说：“你放心，第一招不行，第二招准灵！”短短的寒假转眼就要过去了，尽管张天妮的父母这一次不舍得再让女儿离开他们，可张天妮还是踏上了远去的列车，只是这一次她心里酸酸的……

回到了学校的张天妮这一次一改往日心绪消沉的样子，而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展现在众人面前。哪怕是见了系主任、王教授和师妹马晓萦，以及往日不喜欢见的人，她都能把喜盈盈的笑脸展现给他们，同时像从来没与他们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一样地与他们说这说那。这使得系主任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张天妮，从家里回来后怎么变得这么温顺？哎，一定是在家里深深的反思了自己，总结了自己不如意的教训，明白了在外处处要顺从的道理。这样就对了嘛，一个人一定要量力行事，一个东北的土丫头谁摆你呀？

在艺术院校里，想使自己学业有成，尽快地脱颖而出，系主任这个角色可千万不能忽视。他不仅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他掌握着每个学员学什么戏，跟谁学戏，由谁代表本课堂汇报演出和有时安排演出的角色。特别是这两年，有些首长非常喜欢看京剧，常由学校给上面安排些临时演出，戏码和角色常由系主任来排，这样他手中便掌握了一定的支配权。同学们也都巴不得多一些这样的实践机会，谁不想在这样的演出中一显真容啊？因为往往在这样的演出活动中能见

到大首长，什么部里、电视台和各大院团的领导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家发现这种演出活动远比期中期末的汇报演出更有诱惑力。

现在的同学们都不傻，回来后张天妮发现每个人的床底下都鼓鼓囊囊的。啊，原来不光是自己啊，谁的心窝子里都揣着本小九九哇?两三天内她发现这些人都不停地东家走、西家瞧地看望着领导和老师。系主任的家里更是人满为患了。大家常常不大好意思地一伙子赶另一伙子，笑声和客气的感谢声不断地从他家的门前传出来。让你们先送吧，本姑娘再稳当两天。张天妮像没事人似的观望着大家一伙伙不断地从系主任和先生教授家里回来。仔细想来这事也难怪，都什么时代了，拿点土特产是再土帽不过的了。别的学校上的可?是这些，那可都是实实惠惠的钱啦。顶属唱京剧的这帮子臭贼损得拉的了。

过了些日子，一天中午午饭过后，张天妮来到了系主任的家中。开门的系主任先是一愣，他没想到张天妮会来他家："哟，你可是稀客，快快，里面请、里面请。"主任的家中不算阔气可也还算讲究。敞敞亮亮的大房子收拾得很干净。张天妮望着系主任夫妇二人的大照片说："嫂子长得好漂亮啊，一看就是个干净人啊。"

"嘿，漂亮什么呀?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不过还算是个讲究干净的人吧。坐坐。"

第六章 欲罢不能（2）

系主任忙殷勤地为张天妮沏茶、洗水果。二人坐到沙发上后，张天妮将带来的一个包打开。这是她从家乡带来的特产，四条上好的东北山参，四条肥硕的干鹿鞭和两根非常难得的虎骨："主任，我们那儿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不好意思，我只能给您带点土特产啦，算是学生的一点意思吧。"系主任是个明白人，他一看就知道这些东西都属非常难淘换的东西，忙显不见外和假惺惺地说："哎呀，无功不受禄哇，这么名贵的东西你让老师怎么好收下呢？你自己留着以后用吧。"话虽这么说，可天妮看到系主任盯在鹿鞭和虎骨上的眼睛直放亮光。

"没什么，不过是土特产，系主任要是喜欢我以后还可以让朋友再给您淘换。"

系主任看着张天妮笑了："其实你们东北姑娘是满实在的，就是脾气有些暴了些，这是不是和你们生长的地域有关系啊？"

"是吧。我们那儿的人都很直性，长得也傻大黑粗的。"

"谁说的？不也生出了你张天妮这样水水灵灵的姑娘了吗？在全国也要说你们哈尔滨的姑娘有名的漂亮。"张天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主任，我这个人比较直，以前有误会的地方您还得多体谅才是。"主任摆了摆手不值一提地："没什么、没什么，你们都是学生吗，以前也有不少和你一样的学生，后来我们都处得相当不错，慢慢的大家就都会理解啦，我们在一起不仅仅是师生，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应该是朋友，是不是呀？"

"是呀，以后还要主任多多关照才是。"

"没说的，今后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也用不着找上面。找谁最后不还得由我这儿来解决吗？你放心，下一步只要是我能做主的，我会尽量安排的。"

第一次的拜访使张天妮心里很踏实。看来长者说得不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啊。官儿也不打送礼的啊。自己如果早上系主任这里安

一个根，哪会受这么多的委屈啊？自己的性格也是太犟了点，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相互利用，相互支撑的时候了，你不让别人得到一点好处谁会为你卖力？再说舞台上站在中间的只能有一个，你不会来事儿，别人会来事儿那当然站在台中间的就是别人了。正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才能方便，自己也不过想好好学戏，好好唱戏罢了，跟谁治什么气？治来治去还是自己吃亏。在社会上哪有都随着自己心愿的？想到这儿，她轻舒一口气，带着一份安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这个学期的课程安排又下来了，张天妮被分配到了“白蛇传”的课堂。老师换了，不是王教授了，而是由国家大剧院的一位名演员来代课。一提到这个老师的名字时，大家“哇”地叫了一声。太难得了。在舞台上、在电视、电影里都看过她的戏，实在是过瘾。无论是她的风采、她的舞台艺术都叫人赞叹不已。应当说她是这一代京剧人的偶像，能与她学戏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教师换了，可是同课堂的学员却一个也没换，还是李秀芬、马晓萦、董小玉和她四个人。嗯？这是怎么回事呢？噢，明白了。也可能这是系主任故意这样安排的。上学期是“望江亭”而这学期是“白蛇传”，这是一出旦角要全面功力的戏。因为后面有白素贞仙山盗草一场戏，这需要很好的武功和身段才行。这四个人中只有自己是最有资格唱这出白蛇传的。想到这儿，她暗自庆幸自己回来后到系主任家去了一趟，看来机器不浇油是不行的啊。

但是这一次又非常奇怪，新来的大演员唯对这个课堂的李秀芬感兴趣，每天都单提拉出李秀芬教演示范，别人她只是带大帮儿地听一听，看一看。系主任也陪着领导来课堂几次，他们都望着李秀芬点头称是，特别是系主任，那双色迷迷的眼睛总好像是盯着李秀芬的眼睛在说话。妈的，这是什么事？姑奶奶今年还要给你们当陪绑吗？张天妮越想越不开心。这一次马晓萦却悄悄地靠在了张天妮的一边，她偷偷地告诉张天妮说：“师姐，这您还不明白呀？秀芬姐这个寒假可没回家呀。”

“没回家？没回家她干什么去啦？”

“还干什么去了？她就留在学校天天背戏来着。”说完，她眼神偷偷地瞄了系主任和李秀芬一眼，冲着张天妮嘿嘿地笑了笑。

“别瞎扯，秀芬姐不可能。”

“还不可能？人家都看见啦。”

“谁？谁看见了？到底怎么回事？”

“嘘……”马晓萦冲天妮做了个手势：“等下了课我再告诉你。”

原来这次寒假李秀芬没有回杭州，而是以背戏、学戏为由留在了学校。尽管家里的对象来了好多次电话催她回去，可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与其留下的不仅仅她一个人，还有两个大师哥。他们也真是珍惜这两三年的学习时光，趁着别人休息的时候好好夯实一下自己的学习基础。“太难得了，这样的学习精神实在是值得称赞的。”不少老?和领导都对他们的行为称赞。连北京回来背戏的同学都不得不佩服师哥师姐们的这种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嘛，如果我们戏曲战线上的学子都有这种精神何愁事业不景气？男人的目光总是攀恋着女人，这两位大师哥的目光和行为不免总关照在李秀芬的身上。他们发现系主任总是往李秀芬背戏的教室里溜，有时一待就一上午，或是一下午。二人虽有意无意地总从他们的门口经过，但丝毫没耽搁主任对李秀芬的偏爱。哪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啊？两位大师哥气得在走廊里直咳嗽，可主任还是在李秀芬的教室里有说有笑。后来他们发现李秀芬背戏的教室常常十点来钟就没人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再也看不见李秀芬了。等晚上一问，李秀芬说到外面去吃了。两位大师哥觉得纳闷，好端端地到外面吃什么饭？一天，他们俩好兴儿，上午九点多钟就悄悄地躲到学校大门口外瞄着大门口，果然，不一会儿打扮得十分清秀的李秀芬走出大院，她左右看看，便往家属楼的方向走去。二人偷偷地跟在后面，看见李秀芬向系主任的楼门口走去，按了门铃后便进去了。“哇噻”，两位大师哥目光相撞在一起：“原来如此……”一个要走，另一个坚决地说：“不能走，咱今天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

“别逗了，在这儿傻等着？跟他妈贼似的？”

第六章 欲罢不能（3）

“不行！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

大师哥看了看二师哥说：“我说兄弟，你不是看上李秀芬了吧？”

老二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脸气得发红，直喘粗气。大师哥又对二师哥说：“可这有什么用啊？等能等出个什么结果啊？”

“再过十五分钟咱们进去！”

“什么？”大师哥看了看二师哥：“你没发烧吧？敢私闯系主任的三尺禁地？想不想在这儿待啦？”

“那你回去吧，我自己去。”好孬是劝不回二师哥了，最后大师哥一跺脚：“行！舍命陪君子，大哥我今天就陪着你赴宴斗鸠山啦。可得想个办法，总不能这么愣巴登的硬闯吧？”这时二师哥看了看周围，灵机一动：“有啦。”他拉着大师哥朝道边上的商店跑去。

二人掐着表，在李秀芬进去二十五分钟的时候，他们敲响了系主任的家门。他们像没看见门上方的门铃一样，故意连敲带喊地：“陈主任、陈主任……”喊个不停。可不管怎么敲、怎么喊，里面半天没有个响动。连旁边屋的一个老师都出来了，系主任的门还是没开。再过一会儿系主任从屋里发话了：“谁呀？什么事啊？”

“系主任是我和王志魁，我们有个急事找您，你快开门吧。”

“咔嗒”一声门开了，系主任气喘吁吁地有些脸红。显然，他挡在门口没有让二人进去的意思：“什么事儿啊？这么急三火四的？”两位师哥手里拎着好多好吃的东西愣是闯进了系主任的门：“陈主任，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天是志魁的生日，想来想去，我们哥俩觉着还是到您这儿来，和您一起过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日。”说着，二师哥便把手中提着的一大堆东西放到了主任家客厅的桌子上。他发现李秀芬很不自然的坐在主任的客厅里，明显的脸色绯红，有些汗津津的样子。二人目光相对的一瞬，李秀芬愧疚地低下了头。老二此刻感到心像叫人捅了一刀般的难受。他非常沉痛地想，这朵美丽的鲜花啊，怎么就自

己走进地窖里来啦……这时大师哥也走了进来："哎哟，感情主任这儿有客人呐？那咱们……"主任是个老油条，他忙遮过去："没什么、没什么，不是什么客人，都是你们同学。我方才还和李秀芬说，把你们二位也找过来随便吃口饭呐。你们哪也真是不容易，大寒假的留在这儿，连个亲人都没有，老师的家不就是你们的家吗？来来来，坐、坐。以后想吃什么就过来，我保证让你们满意。"这时李秀芬也客气地冲两位师哥说："大师哥今儿个过生日啊？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呐？我也好给您买个礼物哇。"

"还告诉你？老二把嗓子都快喊破了，找你都找不着哇。"

老二不失时机地挖苦了李秀芬一句："看你说的，把师姐的汗都给说出来了不是？"李秀芬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本来就雪白个脸蛋，这一红却更加的娇美和妩媚，是男人谁能不喜欢你啊……

尽管被两位师哥碰到了这件事，但这并没有妨碍李秀芬经常到系主任的家中。谁能怎么样？谁又看到什么啦？是嘛，老师关心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下流好不好？如果人与人没有一点真诚，没有一点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那这个世界不是太下流、太堕落了吗？系主任比两位师哥更聪明，趁还没开学，他把这个风儿在北京回来背戏的同学中散布开来，而且还故意把在京的同学都聚到一起到他的家中，特意把李秀芬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李秀芬也不傻，直给身边系主任的妻子夹菜，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地叫着，这使两位师哥极不自在。下贱，以前真是把她看高了。干这一套还挺内行的呐，嫂子、嫂子的，就是总趁嫂子刚离开家就往人家丈夫的家里跑，什么东西！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食与色相比，看来色大于食啊。张天妮如梦初醒。看不出李秀芬平时稳稳当当，为了利益也会舍出贞操、暗度陈仓啊！可自己怎么办哪？人参、虎骨也给了，鹿鞭也给了。可吃过这些东西的主任会更强烈地把他的一腔热血再次洒到李秀芬的身上，会更加疯狂地呵护着李秀芬。自己不又要做一年的陪绑了吗？

不说不知道，当听说了这些传言后，张天妮细细地观察了两天。的确不假，系主任见了李秀芬与别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而张天妮也发现，与自己在同一个宿舍中的李秀芬的行踪总是很神秘、很反常。尽管张天妮拿出精神战术，一双眼睛从不离开李秀芬的一双眼睛，可她发觉这一着并不灵，任你怎么看，在李秀芬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你什么答案也找不出来。问一问她？你和系主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到底叫没叫系主任给那个了？这个口可怎么张得开？自己算是干什么的？搞不好还有个个人隐私和人权的问题。别扯啦，谁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吧，愿意当窑姐儿、愿意卖身是她自己的事儿。可是自己怎么办哪？这是摆在自己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呀……

又是一个演出机会来了，今天是到大会堂小剧场演出。戏码又由系主任排出来了。大家坐到大客车里，系主任再次向大家公布今晚戏码的顺序和演员名单："大家听好啦，今晚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去了之后大家按照安排进一二三号化妆间，四点半开饭，五点化装，晚七点演出。今晚演出的是几个折子戏，戏的顺序是；第一个是'上天台'刘秀由黄庆山扮演，姚其由王志魁扮演。第二个戏是'望江亭'换郎一场，云奇儿由李秀芬扮演。第三个戏是'虹桥赠珠'碧波仙子由陈艳铭扮演。书生由马俊杰扮演。"这时车上只听马晓萦大声咳嗽个不停，不少人相互交递着眼神，最后把目光瞟在李秀芬和系主任的身上，但这使张天妮心里非常不舒服，她为李秀芬感到悲哀。这样做值得吗？图个什么哪？就为能站到台上的一瞬遭到身后这样多的指责和谩骂？再看看此刻的系主任，他倒美滋滋的感到挺自豪，可能在他看来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事。有年轻美丽的女人伴在自己的身边这说明什么哪？说明这是一个成功的男人。此刻的系主任正是这种心态，他不介意别人的白眼，他美美地仰起脸望着窗外，嘴里不停地哼哼着曲牌。这个人的嘴脸让张天妮感到讨厌，什么叫臭男人？这才叫一个十足的、这个民族最操蛋的臭男人！

第六章 欲罢不能（4）

张天妮再一次陷入了迷茫，她带着这种心境来到了顺子的住所。然而她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也没有见到顺子的影儿，手机也没开。这个臭小子，死哪儿去了？尽管大哥二哥对天妮依旧热情，但天妮发现老大老二总像是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可又总咽回去了。傍晚的时候顺子终于回来了，虽然他穿得很是讲究，但人却显得非常疲倦："对不起、对不起，等我一下午了吧？那边太忙，这一下午我这颗心哪就像长了草似的。正好大哥二哥也在这，走，咱们出去吃去吧。""不啦不啦，你回来了就行啦，我和老二一会儿还有个应酬，今儿晚就不回来了。"说完二人拿着东西走了。天妮发现这次老大、老二对顺子没有了往昔那股子亲如兄弟的劲头，他们显得平平淡淡。这是因为什么哪？闹什么不愉快啦？

这天晚上顺子请天妮出去吃的饭。自天妮到北京以来，顺子还是第一次请天妮到像样的饭店吃饭。天妮很开心，只是发现顺子心不在焉，而且还以买烟为由自己出去了两趟。哎？怪事了，这小子到底有什么事儿瞒着自己呢？吃过了晚饭，天妮一本正经地问顺子，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老大老二对你不像从前了？而且你不过参加个春节晚会，是里面的一个小作曲的，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衣服？看看这件炭黑色的纯韩国正宗品牌的羊绒外套，看看这上档次的西装、衬衫、领带和一条鲜艳的羊绒红围巾，是谁花钱给你配上的？恐怕不会是晚会给你配的吧？这时顺子便像对待大哥二哥一样的做法，有隐瞒地把自己被新大陆影音公司聘去的部分情况告诉了天妮。

"你怎么能这样做人呐？你还讲不讲点良心？大哥二哥是你什么人哪顺子？你是怎么进的春晚剧组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那是人家哥俩的一份情分。如果你因此而走红、而发迹，这个情你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你知道吗？你居然进了一家大公司，连告诉人家一声都不告诉，竟

然让人家自己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你不觉得亏心？连我都替你脸红。你、你太让我失望了！”

张天妮劈头盖脸地把顺子好一通数落，把李顺义搞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子的下不了台。

“那你说怎么办哪？事已至此，他们又不打算原谅我……”

“还什么原不原谅你？一个起码的游戏规则你都不遵守，这怎么能不让人家伤心？”

不管张天妮怎么埋怨顺子，可毕竟顺子有出头之日啦，这还是值得她欣慰的。许久未见，二人自然像干柴烈火一样地火光冲天燃烧个不停。尽管李顺义的脑子前些时快被秦秀美的身影占满了，可一旦美丽的天妮躺在他身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便忘得一干二净，情欲一下子把顺子激发得像一颗要爆炸的大炸弹一样。他把天妮紧紧地抱在怀中：“让我把你炸死吧！让我们同归于尽吧！”

初春的夜晚真好，张天妮还是第一次踏踏实实地与顺子恩爱缠绵。尽管二人在情人路上已走过四五年的马拉松历程，但过去即使同床恩爱，心却总像是在一条船里飘飘荡荡。女人是条船，男人是港湾。而以前的顺子就像海边上的一个村落，就是找不到一个敦实的桩子让你把缆绳拴在上面。这回好啦，顺子是京都一大影音公司的音乐总监啦，无论和谁说起来自己也都脸上有光啦。虚荣心是人人都有的东西，张天妮也不例外。尽管前些时她以激将法的方式给顺子下了最后通牒，但不能不说里面也有百分之五十真实的成分。尽管自己从小就跟了顺子，与他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但在当今的社会里，在残酷的现实中，如果顺子真的一事无成，自己是否还能与他厮守寒舍？自己也说不清。然而使自己高兴的是自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后，仅半年的时光，他真的竟能一举走红、脱颖而出。看来爱情的力量是蛮大的哟。自以为栽培出个伟大的音乐人的张天妮这天晚上美滋滋地乐个不停。今晚的欢乐足以抵消白天带给她的烦恼，与之相比谁唱不唱戏算得个屁？我才不在乎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弄不好姑奶奶我今后还不

唱这个不香不臭的戏了呢。然而她万万想不到的是，命运正朝着她所期待的另一个方向发展着。

第二天一早顺子开着奔驰320将天妮一直送到她学校的院里，临下车前李顺义从兜里掏出五千元钱交给天妮：“净吃你给我买的东西了，这点钱拿着，上街买两件衣服吧。”

“真给我啊？给我我就拿着。”张天妮下车“嘭”的一声关上车门，回头向顺子甜甜地一笑，潇洒地向宿舍楼走去。

“谁呀谁呀？开奔驰车的小子是谁呀？”

几个路过她身边的师哥师弟眼睛瞪得溜圆。只有见过顺子的李秀芬告诉他们，那是张天妮的男朋友，是个音乐人叫李顺义。“哦……”几个人咂了咂嘴儿，望着大摇大摆走进楼内的张天妮。后来大家又从李秀芬口中得知，张天妮的男友现在可不得了了，不仅月薪两万多，而且是京城一大影音?司的大音乐人，是著名歌星秦秀美的音乐总监制人。“哇噻……小姑奶奶这下子可行啦，今后不愁落脚之地啦。”自然，这一次张天妮脸上挂着的微笑比从前坦然多了，也不再躁得两个眼睛像电灯泡一样的见了谁都想发火了：“哼，大不了姑奶奶将来做个专职太太。”

第二天当李顺义回到住处的时候，地下室里显得空空荡荡，东西基本都搬走了。明白了，大哥二哥已经走了。李顺义见到在自己的床头放着一张字条，一看字迹是大哥写的：顺子，我和老二走了。本来想临走前咱们三兄弟好好聚聚，可时间有限，就不能等你了。顺子，你出息了我和老二从心里为你高兴，终不枉在这个寒窑之中出了个秀才。回想起我们三兄弟在一起这三年的时光是那么难忘，那样叫人留恋。也可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那些与我们在艰难中所建立起来的感情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呐。你说是吧顺子？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所谓山不转水转，也可能哪天我们还会有相聚的时候。再见了顺子，关爱你的大哥二哥。

第六章 欲罢不能（5）

放下了手中的条子李顺义一阵心酸，泪水“刷”的一下流了下来，他忽然觉得很对不起大哥二哥。触景生情，空荡荡的屋子里一下子仿佛闪现出好多曾有过的画面。墙上挂的毛主席画像和那段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教导还在那里闪闪发光，可大哥二哥就这样不辞而别了，他们心里一定忌恨自己做事不仗义吧？可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别看平时在一块的时候没觉得怎么着，一旦分开心里立马就像缺少了好多东西一样。他在屋子里小声自己对自己说了一句：大哥二哥啊，就算我李顺义欠你们一马吧……

在李顺义的精心策划下，秦秀美的新专辑面世了。一盘专辑中一般能有两至三首好听的歌曲就算很不容易了，可秦秀美的这盘新专辑里除了主打歌曲之外至少还有五至六首歌曲非常有特色、非常好听。同行们不禁都冲着他们竖起大拇指。新专辑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制作精美的MTV的配合下得到了娱乐界的一致认同。掌声雷鸣中再看看秦秀美的那张脸，兴奋得像一朵大大的红玫瑰。虽然很多朋友、同行在场，可秦秀美没有忘记身边的音乐总监，她一次次、甜甜地向李顺义举起杯，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之情。她是真诚的，她知道，如果没有李顺义的倾心力作，自己的新专辑是不会如此大获成功的。

不仅如此，自新专辑上市之后，同样获得了音像销售商和市场上的欢迎。这些日子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秦秀美的歌声，新大陆销售部的订单和销售合同也是花花的往外撕。真正的名利双收，这也是秦秀美值得高兴的事情。开这个公司的初始是想用钱往里砸，然后再用几年的时间把自己包装出来，这也是爸爸最后认同的方案。可是没想到竟能在这样快的时间里走上了名利双收的正轨。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不用二年自己的新大陆就能在北京的影音公司中名列前茅。难道还不值得高兴吗？还不值得庆贺吗？

人的欲望就像站在这山又望见那山，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自李顺义荣任了新大陆的音乐总监后，社会活动自然也比从前多了许多。他经常要跟秦秀美一起出去应酬一些场面。这不仅抬高了他的身份，使他的眼界洞开，同时使他心里一直在扑通扑通跳动的那只小兔子也再难安逸。他心里在反复不停地勾勒着自己迅速走向成功、走向人生巅峰的计划。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了，这是所有劳动者值得庆祝的日子。文艺界也不例外，今天秦秀美带他一同出席了一个娱乐界盛大的庆典。红毡铺地、金碧辉煌。中国的文化人办活动什么时候也开始这样讲究了呢？媒体的聚光灯等候在门前，对每一个走进会场的人都会不停地闪动一阵，使走进会场的人不得不感到非同寻常。李顺义也陪同着公司总裁、当红歌星秦秀美走进会场。不少人上前都与这位实力财力雄厚的女歌星举手致意。但秦秀美没有忘记总是向朋友介绍一下身边的李顺义："这位是李顺义先生，《今夜星光灿烂》的作曲人，我的音乐总监制人。"

"哦哦……"客人们不停地点着头。

"知道、知道，新专辑也有不少曲子是他作的吧？幸会、幸会。"

客人们也非常客气地向他伸出敬意之手。这一切让李顺义感到舒服，虚荣和自尊到底能不能分得开？反正这一刻人的价值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他尽量表现得得体地照顾着自己的老板。他从内心里感激她，如果不是秦秀美的出现，无论如何自己是不会这样快地走进这个圈子里来的。走进门往前一看，嚯！中国的大牌明星们都在这里。今天影视界的大牌儿们特别招眼，有电影大导演陈子谋，他身着一套黑色中山装，显得深沉却随和，他不停地向走上来的人伸出客套的手应酬着。他的电影拍得可真好，画面总是那么秀美那么色彩斑斓。他的艺术感觉好，什么时候自己要是能有机会与他合作那该有多好哇。在他另一边的位置上仍是一位在当今中国很有影响的电影导演，他每年拍的片子顺子几乎逢出必看。他还是那样桀骜不驯。这是中国大陆为

数不多的一位敢拍敢说的现实主义的好导演，他那浓浓的平民化意识给中国人民实实在在地拍了好多好看的电影。噢噢，再看看这面，有自己欣赏的男明星张道然、秦志文，有歌坛上的常青树阿欢，这是自己最崇拜的歌星，不仅唱得好，自己创作的歌曲也特棒。还有几个平时很少露面的女明星。她们可真是光彩耀眼，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女人变得如此的美丽，让新一代的女人穿得如此迷人。她们两臂雪白、前胸开得也像国外明星一样，以致与男士相对面的时候男士不由得会将目光在她们迷人的地方扫过。听说她们平时把自己包裹得从来都是很严实，只有在拍片现场才能见到她们的身影。今天是年度一次的盛大聚会她们才肯出面。如此光彩灿烂的男女明星都在相互间攀谈着，导演与制片人、男演员与女演员、歌星与制作人、作家与出版商、大家从来都是把这种聚会当成一种与业务有关的交际场合。明星靓丽得有些让顺子感觉晃眼。在众明星中秦秀美虽然年少，既算不得艺惊四座，也不属于貌压群芳。但也看得出这位新秀有着一席之地，特别是大制片人、大导演们对她非常友善客气。这也难怪，且不说她是不是当红歌星，谁不知道她父亲的酒厂？谁不知道她是一合资酒厂的董事长？再加上她旗下的两大公司，数一数、算一算，这个姑娘的身价自然不说自明，谁还敢小看这位几重身份的年轻女人？

第六章 欲罢不能（6）

大家显得文质彬彬、恭恭敬敬，这种场面使李顺义感到很爽，他还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好像也很有身份。他立志自己一定要尽快在这个圈子里崭露头角，成为这个圈子里出众的人物。这一切没有逃过他总裁的目光，她冲李顺义笑了笑："怎么着总监，有感触了吗？不用急，你迟早都是这个圈子里出众的人物。"之后她又潇潇洒洒地边走边说道："功利场、名利场，一脚踏空皆悲伤。你看他们扬扬得意的样子，其实只不过是机会把他们推到了这个位置罢了。我说得不会错，别看他们脸上假惺惺地笑，可明天到底怎么样，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没底。你表哥张志鹏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了，红得发紫过后就是个蔫巴茄子，谁都不会再理再问。今天这样大的一个文化盛会你还会看到他的身影吗？"李顺义看着总裁似乎明白地点了点头。秦秀美继续说："可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在文化、商业两条线上开辟战场，就像一场战役中的两栖登陆一样，旱路不行水路，水路不行旱路。但如果我们做得好，就能创造第二个诺曼底的典范。明白吗总监？"

"明白。"李顺义还是第一次看到秦秀美傲慢的一面。

"哎哟，这不是秀美吗……"这时一个著名的大制片人走上前来，他热情地向秦秀美伸出手。秦秀美马上收起傲慢的面孔，一展笑脸："哎哟文导，我在场内找了半天就是没看着您。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总监制人李顺义先生。"

"哦哦、听说过听说过，秀美的新专辑是你作的曲子吧？写得非常不错。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

"您多关照、您多关照。"

文导又把目光投向秦秀美："秀美啊，你拍的MTV我看了，屏幕形象真是不错。哎，我上次和你说的那件事怎么样啦？你现在的人气正旺，如果借着这个劲头再冲击一下影视准火。"

"好好，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其实钱不必太多，两千万左右准下来。可干准了不仅成名，还挣钱，翻倍呀。这可是个名利双收的生意啊。再好好想想，我可是等你的电话啦。”

盛大的酒会气氛欢快而热烈，秦秀美和李顺义都喝了不少酒。回公司后秦秀美在自己的办公室给李顺义沏了杯咖啡，今晚秦总特别兴奋，两个眼睛总像是要发光。原来她人还在晚会现场就得到了公司的报捷，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一生只想跟你走》目前已在国内原创歌曲排行榜中名列榜首。同时新专辑在国内销售额已突破一百万张了。双项第一是非常难得的，由广东五省音像出版发行公司倡议并举办的“原创杯”中国原创歌曲十大白金唱片奖组委会已正式向新大陆的秦秀美发出了邀请，邀请她后天到广州天河体育馆颁奖晚会现场领奖。“哇！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李顺义。

“坐坐，难得轻松下来聊一聊。你来的时间一晃也两个多月了，说说你的感受吧。”

李顺义端着咖啡杯合计着，秦秀美又对他说：“放松点、放松点，今晚我们纯朋友式的，有什么都可以说，说得不顺就当没说。反正我们也都喝了不少的酒。是吧？”

“秦总，客套的话我想我就不必说了。遇见您我还是很幸运的，我感谢您为我提供了一个让我展示的平台。知遇之恩也好，遇见伯乐也罢，在我人生奋斗的历程上是您为我提供了命运转折的机会。不论我们将来如何，在一生中我都会记得曾经有一个帮助过我的秦总。”

“别这么说李先生，其实您是很有才华的人，只是我把您这块金子先从沙堆里扒拉出来的罢了。我秦秀美从来都是个不白丢钱的人。看似我帮助了您，其实您也明白，您除了帮助我策划出了很好的专辑外，还为我的公司创造了不小的效益。就算是一种相互的补偿吧。其实人本来就是要相互支撑的嘛。不然人字就站立不住了，对吗？”

“对对，秦总说得很对。”说到这儿秦秀美点燃了一支烟，并递给李顺义一支。秦总今天这是怎么了？李顺义还是第一次见到秦秀美抽烟。吸了一口后，秦秀美非常专业地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她看着李顺义笑了，笑得很甜、很天真，像小孩子一样：“怎么？是不是感到意外？有点不大适应了吧？”她弹了弹烟灰后接着说，“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吸烟了，只是现在做了老总，又是名人，为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放下了。人呐，其实两面性是很强的是吗？”

“是，好像是吧。”

看着不知该怎么回答问题的李顺义秦秀美笑了：“还好像是什么呀？难道你和给你两年时间的女朋友都没有两面性吗？把人比作动物我不赞成，可把人说得多么完美我也不信。剖析一下我自己吧，我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什么情啊、爱呀、性啊，这些东西我好像已经研究得很透了。可自认为研究透了为什么还是常常被其所困呢？这就说明它的两面性。世界不是到处都充满着两面性的东西吗？在嘲讽别人、指责别人的时候自己却干着见不得人的事情的事不是比比皆是吗？特别是这些臭男人……”

“这么说你很讨厌男人喽？”

“我呀……”秦秀美想了想，“有的时候讨厌，有的时候不讨厌。”

第六章 欲罢不能（7）

“那么你的两面性不也是很强吗？”

“是呀……”

说到这儿她又望着李顺义笑了笑：“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总监？因为本能的东西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吧。不，还不仅是本能。在本能之外还有一种叫人无法言喻、思绪难断、回味无穷的东西。不然人们为什么有思念？不然为何要魂牵梦萦？不然人世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说到这儿她又非常严肃、深情地望着眼前的李顺义，“这一切又使我不停地反思、自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人告诉我……”说到这儿她熄灭了烟头，仿佛又陷入一种极度迷茫之中。一切使李顺义感到很意外，秦秀美今晚到底要说什么呢？本来李顺义今晚想借点酒劲向这位姑娘发起一次试探性的攻击，可没想到的是秦秀美今晚在言语中都或多或少地带点撩拨自己的意味。这到底是一种信号？还是另有他意？先别莽撞，别弄不好自己下不了台，还是顺着姑娘的脉络走一走再说。

京城五月轻风柔柔、芳香弥漫，窗外的灯火映彻夜空，秦秀美走到窗边，手扶着窗台仰望着夜空：“都说月亮是故乡的圆、故乡的明，其实我看哪儿的都一样，有圆有缺。而最美最亮的月亮在哪呢李先生？”李顺义走了过来：“我还从来没看到过最美的月亮。”

“没做过梦吗？最美的月亮在我们的梦里。它是那么透明，有时又是那么朦胧……”

李顺义到公司以后还是第一次听秦秀美说了这么多的话，而且他知道，秦秀美是不会与公司任何人说这样的话的。望着秦秀美自如而沉静的背影李顺义感到机会仿佛正在向他走来。听人说，一对男女在独处的时候，只要这个女子背对着你望月伤感的时候，正是她渴望你用一双温情的手揽住她肩背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这样啊？不容多想，李顺义将多多少少有些发颤的手搭搂在秦秀美的肩上。装作一起陪她

感叹月色的样子："明月千古、晨风万年，这种伤感我们是伤感不起的。"秦秀美丝毫没有反感的意味，但也没有顺势下滑的意思，她好像很沉静。但此刻的顺子再不能容得她的沉静了。这只手既然搭在她的肩上了就好比战场上已经吹响了冲锋的号角，这场试探性的进攻是好是孬都要往下进行，要有个结果啦。他搂过秦秀美，在她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随手将身边的开关关掉，屋子一下子黑了，可窗外明亮的灯光映照在他们的脸上，今晚秦秀美的确比往日多了几许妩媚："你今天晚上真漂亮。"

"是吗？漂亮得你必须要借着夜色来看我？"

妈的，这个小女子的嘴可真厉害。她就那么冷静："夜色有什么不好？夜色是爱恋者的伙伴吗。"

"想玩火啊？跟我玩爱情游戏？"

"怎么能说是游戏呢？"

"真的爱我？"

"真的……真的爱你，只是有些不敢……"

这时秦秀美才转过脸来认真地看着李顺义，没有再拿一点架子，而是严肃地："那你的女朋友怎么办？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这个……我只能听你的啦……"

"真的？"

"真的。"李顺义很聪明，目前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这时秦秀美的手伸过来轻轻地揽在李顺义的脖子上，她的身体一点一点地贴在李顺义的身上。李顺义一下子将她抱紧，疯狂地亲吻着这个这些日子梦里一直惦念的女人。此刻他感到自己抱着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特大的梦想，一个小时候做梦都不敢梦的梦想。趁热打铁，一定要趁热打铁，让两块铁尽快地融合到一起，不能掰开。对，不能让任何人掰开。不能再讲什么场合什么地点，用不着斯斯文文地强调什么环境了。就在这儿开始胜利的决战吧，就在这儿迅速完成自己一生中最经典的作文吧。秦秀美并没有反对这个年轻人略带粗俗的举动，相

反的她感到很爽意、很自然。爱就是这样，用不着假假惺惺，这才是本能与自然的结合。“来吧，我感到高兴，把我抱得再紧一点。”他们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相亲相吻，虽然彼此有些看不清对方，摇动中，窗外投进来的灯光把他们像剪纸一样地投在墙上，而这种刺激的感觉却使他们的感触更加热烈、更加奔放。“你这个臭小子，想不到你也这么坏……”

谁都不再是处男处女，此刻需要的是完会彻底的释放、完会彻底的宣泄。还什么世间情、两面性？还什么梦中的月亮明澈、朦胧？让那些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见鬼去吧，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一个意中人的拥抱、抚慰，一种本能的爱和爱过之后的舒缓……

第二天晚上李顺义在送秦秀美回公寓时，再一次与自己的总裁在她豪华的卧室里有了床笫之欢。黑夜曾掩盖了羞怯，而当羞怯之事过去之后，人们便不再感到羞怯。这是男女之事过后的一个普遍规律。而当气喘吁吁的秦秀美和李顺义调亮了灯光的时候李顺义才发现，作为女人，自己总裁的本钱实在是不敢恭维。身体的肌肤发黄而暗淡，有限的肌肉包裹着骨架。脱去豪华外罩的她更像一个还未长成年的少女。刹那间李顺义的思想非常复杂，难道这就是自己要不惜一切争取的女人吗？难道自己就要与这样的女人终身为伴吗？

这天晚上李顺义被总裁破例留在了自己的公寓。疲倦的总裁在安逸中睡去。可李顺义却不知为什么一夜没睡。他眼前不停地闪现着张天妮的身影。她那丰润、洁白而透明的身体，她那美丽而天真的笑容总像一幅幅画儿一样在他眼前飘来飘去。怎么办？怎么办？天妮怎么办？难道自己真的要以舍弃天妮为代价吗？

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有钱就不能拥有美貌？拥有美貌就不能拥有金钱吗？有天妮自己会人生愉悦，有了秦秀美自己能走向成功。谁能告诉我哪一个更幸福？越想越不知去向，可是从现代发展的规律看，只有成功的人才会拥有一切，而不成功的人手中的愉悦也会

被人抢走。天妮不也是因为自己不成功而给自己下了两年的最后通牒吗？什么还能比这更说明问题？不能再犹豫，一定要选择成功！

第七章 恩恩怨怨（1）

为了女总裁，李顺义终于抛弃了初恋情人张天妮，在事业不顺和爱情丢弃的双重打击下，张天妮倍感前程迷茫。泪水湿透了枕巾，却无法冲净留给她记忆中的创伤，她望着天上的一弯钩月伤怀不止。为了事业，她最后决定只好用两位在哈市的师兄为自己开的第二服药方。可这服药下去后是否也会伤着自己呢……

搬出地下室的老大老二在一个朋友丰台六里桥附近的一套一楼双居室住了下来。生活拮据的他们还是没有看到希望的曙光。这时老二的情绪非常不好，他经常到外面和一些朋友喝酒，而且总是喝得很多才回来。他也想治口气，让顺子看看二哥也不是白给的。可运气终是不佳，兜里的钱一点一点的花光了，有时背对着行人在街边上对付一口小吃便又匆匆上路。那台二八的破自行车不知在街上掉了多少回链子，也没跑出什么像样的成绩。这不免使他灰心丧气。总要糊口哇，这些天他时常跑到能找到零散活的地方奔奔波波。今天他来到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想找点给影片配曲配乐的活。可刚到大门口一看，好家伙，门前人山人海，各色人等不一。他冲旁边的一个人打听着问道："这都是干什么的呀？好像都是些菜农啊？"

"这你都不知道哇？"这个人看着他倒好像是瞧动物似的上下打量了一下，"这是来号群众演员的啊。"

"哦……"老二似乎明白地点了点头。听说过，现在影视制作很繁荣，由于需要大量的群众角色，所以每天都有人来到大门口等活。"一天能挣多少钱哪？"

那人看了看这个像生荒似的老二上下又打量打量："三十五十不等。来干过活儿吗？"

老二摇了摇头："没有，好演吗？"

那人一笑："这有什么难的？要抗日的咱们就换上抗日的服装，要清朝的咱们就戴上顶戴花翎，要演农民，你就看看我……怎么样？还

有没有比咱们还像的……”说完，这个人在老二面前转了两个圈，看着老二乐了。老二看着他问了句：“你是干什么的啊？”

“我？穴头哇。”

“你……”老二看着他有些不相信地打量着，“不会吧？你……”

那人看老二有些看不起似的目光说：“什么叫不会吧呀？”说完，他指了指身前身后的百余人冲老二说，“这……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队的。”

“生产队的？你是队长？”

“嘿嘿，没错，这次算是叫你猜着了。这些人都是我带来的。”

“你们不种地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来了？挣钱呐。有这么好挣钱的活，谁还种地呀？种地的活都交给家里看家的人干啦。”说完他又像显示自己超人的能力似的对老二指了指他们每一个人手里提着的一个大布包：“看没看见？行头全着呐，有民国的衣服，有清朝的服饰，有军人的服装，还有工人老大哥的服装。行行样样齐全。这叫找活系列化，我跟他们厂的几个制片熟着呐，有活肯定给我拿下。”正说着，大门口出来个人左右看着，好像找什么人的样子，这个人忙高喊一声便奔那人而去。只见出来的人和他耳语一番后便匆匆走进了院里，他身边的这些人像等着排队吃饭的样子围绕在了他的身边。他拿着从那个人手里接过来的一张单子看了看，用手指头熟练地扒拉了几下数，便招集起身边的人来：“都过来，过来……今个排的是一个民国时期的戏，上午只需要五十个人，上午先排五四青年在街上游行的戏，年轻人一律留下，余下的人下午看看有什么活儿再说吧。报酬方面还是老规矩啊。”分配完任务，有的高兴，有的低下头提着包袱垂头丧气地走了。老二看着他门觉得很可怜的样子问：“怎么，没你们的事啊？”有个人看着老二有些难为情地苦笑了一下：“嘿，拍年轻人游行的戏，能有我们什么事啊？”老二不明白地问了句：“一个活挣多少钱呐？”那人有些神秘地：“应该是五十，可实际到手的也就二三十块钱。”

“我靠，太黑啦？剩下的钱都让这孙子搂啦？”

那人冲他摆了下手，示意他小点声：“那也比没活强啊，这还得处好关系哪。”

“哦……”老二明白了，行行如此啊。这时穴头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老二的身边拉了他一把：“嘿，我说，想不想来个活？”

“我……”一下子把老二造愣了，“我能行吗？我来什么呀？”

“能行。我一看你这小子就是个贼精八怪的，上个小活肯定没问题。有个带头游行的五四青年你来吧，就是在游行队伍前高喊口号，还有一场是被几个警察追赶得到处跑的戏。正好，你骑着这个自行车也能用上。”

“给我多钱？”

第七章 恩恩怨怨（2）

“管两顿盒饭，一天五十。”

“哎？不对吧？”老二认真地看着他接着说，“按理说我是一个带点戏的小人物哇，再说是两份戏啊，怎么着也得一天一百块钱呐。”

“少废话，就给你五十啦，你干是不干吧？”小穴头有些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心想你还不识抬举了。老二本不是想来当什么群众演员的，可碰上这么个活儿，觉得也挺有意思，试着玩玩吧。这时老二像是很认真的样子：“您看，我们也不容易，怎么着您不还得用我的自行车呢吗，您就再给我添点吧。”那人想了一下：“好，再加十块钱，行就干，不行就……”

“行行行！我干。”没等他把话说完，老二便答应下了这个活儿。老二心想，不然这一天还不知还能不能挣到这六十块钱呐。六十块钱呐，以前没拿它当回事儿，可现在……嘿！别提啦。

还别说，老二这个五四青年来得还真不错，带着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口号的时候真就真情激昂。可拍几个警察追他的这场戏的时候可是把他给折腾坏了，拍了好几遍不过，这台破自行车把他屁股磨得生疼，最后好孬算是过了关了。他满身泥土，满头大汗从穴头手里接过这六十块钱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看来行行业业都有不平等之说呀。当他骑着破车子回到六里桥的时候小脸已蜡黄，老大问他怎么了，是不是病了，要送他上医院的时候，他摆了摆手，周身无力地躺在床上冲老大说了句：“今儿个我叫生产队长治着了……”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就是群众演员的一个小穴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二第二天收拾得利利整整的来到了电影厂，通过关系找到了两个熟人，他说明了来意，那两个人劝他别干这个，说这碗饭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有什么不能吃的？生产队长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老二心里还是不服，我好孬在圈儿里混了这么长时间，比别人不行，比一个生产队长我还不行吗？两个朋友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还是帮他找到了一个剧组的熟人。还别说，那个人还挺给面子，还真就把当天下午找群众演员的活给了他。老二乐坏了，真没想到，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哇。一天一千，十天一万，一个月三万，一年就三十六万呐……他边扒拉手指头算着，边走出片厂大门，这时候他忽然感到天是那样的蓝，云是那样的白。原来发财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难吗。

可使他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对着一大堆人拿出手里的那张单子的时候，几个人走了过来，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大嘴巴。

“哎哎……哎……你们想干什么？我不认识你们哪。”

老二左躲右闪不知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个像是小头目的人冲他说：“不认识不要紧，挨完这通揍你就认识我们了。懂不懂规矩？这碗饭你也上来抢？”这时老二才看清，在站着的人里面还有那天的那个小穴头呐。哦……原来他们是联盟的啊。这时说话算的那个人又冲他说：“你当你能吃这碗饭哪？”他指了一下身前身后那些个等活儿干的人说：“你想当他们的头？你问问他们能干吗？”他又大着嗓门冲他们喊了一声：“你们干吗？”这时只见一群人好像射出一道道愤怒的目光。

“让他滚蛋！”

“去他妈的吧，他当他是谁呀！”

“想从我们身上炸油水，没门！”

更不中听的话一句接一句的刺痛着老二王仁贵的心，羞得他有个地缝恨不能钻进去。就这样，他被几个人扔出了人群，只是那台跟了他许久了的二八破车子被人家扣在了片场门口的人群里。当老二疲惫地走到家里的时候已是夜里一点多了。老大看着满脸红肿的老二吓了

一跳："怎么着老二，不至于又让生产队长治了吧？"老二难过地看着老大："哪儿是让人给治的，是让人家给揍的……"

一连几天老二没有起床，他趴在床上苦思冥想，非常消沉。不管老大怎么劝慰他，他也一句话没有。老大知道，他可能除了心里憋得慌之外，还在为顺子的事儿怪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谁让当初都是兄弟呢。眼下兄弟二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下降，老大端到老二面前的面条一碗接一碗的换，可老二一点吃的心情也没有，哥俩除了长吁就是短叹。老大除了偶尔接一两个做MD的活，挣个三十二十的小钱之外，别无生计。兄弟俩面对着面，相视无言，整个屋子里见不到一点希望和生机。就在老大不想再继续支撑这种痛苦的生活，而要回他的大西北的时候，这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不是别人，而是新大陆影音公司前一任的音乐总监崔凯。

被秦秀美温柔的炒了鱿鱼的崔凯在京城还算有些名气，他这艘巡洋舰是被李顺义的几次突击而在新大陆沉没的。报复心人人都有，特别是一个曾经与李顺义有着一样的抱负、有着某种幻想、有着某种不太正常心态的人。他强忍气愤含笑而去，脚步迈出新大陆的一刻，他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各种假设和报复计划。他誓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看看……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竟未费工夫。要感激新的时代，它赋予有才华、有名气的人很多的机遇。提起崔凯同行们还是知道的，就在他躲在家中苦思冥想之际，三天后，一个既将由几大股东组成的更大规模的影音公司"创世纪影音发展有限公司"筹备组的经纪人找到了他，要聘请他做该公司筹备处的副总兼策划人。并要求由他迅速在京网罗影视、音乐界才子、名人，三个月后公司将正式公布隆重推出。

第七章 恩恩怨怨（3）

毫不含糊，崔凯爽快地应下了这一差事，并暗下决心，公司成立后第一个袭击目标便是两年前苦心创立的新大陆。自己要一举拿下堡垒，让你们看看我崔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当他迈入筹备组之后才知道，创世纪几大股东的名字不仅是威震京九娱乐界的大财阀，而且还有日本方的一个大投资股东。只是听说她是个女的，而且很年轻。怪事了，现在这些年轻女人哪来的这么多的钱呢？他知道对于境外资金的涌入，在影视、文化方面的开放国家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这个筹备处不过是他们进军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一支抢滩的先头部队，待开放程度继续扩大后再正式操手。

不用质疑，财力雄厚的创世纪将是国内真正首屈一指的大影音公司。之所以找到自己，不排除自己在音乐方面小有名气，同时对京城的娱乐界多少熟悉于他们。可既然他们不能以外资形式正式操盘，就必须找中方的合资人、代理人。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做合资人，但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做业务代理人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谁能想到自己帮助秦秀美苦心创立的新大陆公司，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能让一个无名之辈在二十多天的工夫把自己给顶替了呢？既然创世纪相信了自己，那么自己就好好干它一番吧！

上任不久他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一天他从朋友那里听说了李顺义的一些情况，当他得知李顺义还有两个曾同甘共苦的难兄难弟还在北京，而且还生活在漂泊沦落的边缘，便立即派人打听到下落，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来到了难兄难弟的寒舍。他知道连像春节晚会这样好的机会都肯拱手相让的这两位兄弟，为人一定不错，而且才华也未必在李顺义之下，只是时机还没轮到他们的头上。一进门看着室内破狼破虎的样子，便不觉心寒。妈的，这个李顺义是够独的了！他没有多废话，把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向这二位落魄的音乐人和盘托出。尽管月薪五千，被创世纪聘去一个做配

器，一个做编曲离二人远大的理想还相差的甚远，但就目前形势而言，已是红运当头的事啦。二人又递烟又倒茶地应承下了这两份差事，并在感激和欢笑声中听新领导崔凯给他们二人畅想了一番创世纪的未来宏伟目标。三个人都非常聪明，谁也没去再提李顺义半个不字，但心里都有数，都在畅想着大干一番时本能地跃跃欲试着要将势头正盛的新大陆一举击败。

崔凯走后，老二激动得流下泪水，他抱住老大，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大哥，咱们终于熬出头啦，咱们也时来运转啦。"

"老二啊，你放心，好心自有好报。这一下大哥的心里也踏实啦。总之……总之……"说到这儿，老大有些说不下去了。老二拉着老大的手："大哥，不愉快的事以后咱不提它了。一切自当没那么回事。咱自当没那么个哥们儿。行与不行咱哥们儿也给他们看看！"从此，老大老二正式受聘于创世纪旗下，他们的音乐之路开始走上了正轨。

自老大老二搬家后，李顺义也换了地方。搬到一个离公司不很远的地方的一套三居室住了下来。天妮曾来过两次，的确比地下室舒服多了。天妮对顺子的发展很满意。也可能是在学校的情况使她不如意，她越发依赖顺子，颇有将来做专职太太的概念。可这几天天妮怎么也找不到李顺义，不是不开机，就是一找他他就以有事为由推迟与自己的约会。这个臭小子，还跟我来了神了？"不行，我们今天非见面不可！"没有办法，李顺义扭不过天妮。好在这两天秦秀美出门了，所以来就来吧，如果时机成熟自己就顺势跟天妮摊这个牌。如果早早晚晚都是这个结果，长痛不如短痛。

李顺义开车直奔学校，但这次李顺义没有把张天妮直接接到家中，而是开车直奔京都几大商厦，他出手大方地给天妮买了好几套时尚的衣装和女士用品。张天妮并未感到李顺义微妙的变化，还陶醉在成功的夫婿给自己带来的富贵梦中。李顺义仍旧在外面的酒店请天妮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他开车在灯火辉煌的京城兜风。他脑子里在不停地盘算，该如何跟天妮摊这个牌，怎么能既解决问题又别太伤

她的心。这个一直就像个小妹妹的女人也跟了自己五六年啦，伤她的心无疑就等于伤自己的心一样。可怎么又能不伤心呢？做这样一个决断，伤心总是难免的啊。

张天妮的脸上呈现着无限的幸福和安逸，一柱柱的灯火在她的脸上掠过，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在她的眼前晃动。哦，的确太美了。难怪说京城是世界的大都市，是淘金者的乐园，难怪顺子死活要拉着自己进京闯荡，看来这里离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的距离就是近边，汽车、洋楼、舒适的生活，离自己是越来越近，好像一伸手就要拿到的样子，都市的灯火也格外的璀璨，从那里面好像能看到许多东西似的，美啊，太美了。张天妮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未来憧憬的柔情，这一切被身边的顺子看在眼里，他心里涌上一股难以言明的滋味。这个话可怎么说呢？这个决心怎么下呢？面对着上天赐予他的这个娇美礼物真是不忍撒手，他把车速缓慢了下来，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心说：还是回去吧，让自己再重温一下曾有过的美丽与温存，让彼此最后一次的拥有吧。

回到小家后，二人像往昔一样的温柔缠绵。只是今晚李顺义的爱更加有些不同于往，他一次次凝望着情人的胴体，并用手一次次不停地抚摸着。张天妮笑了："干吗呀？怎么像个欲罢不能的色鬼一样？"

"是啊，是有些欲罢不能啊……"

第七章 恩恩怨怨（4）

不能再拖延了，李顺义想起第一次与秦秀美有了接触之后秦秀美便绷起脸和他说过的话，要他在最短的时间了结与张天妮的关系，否则他将离开新大陆。秦秀美说到做到，谁让自己玩这个火来着？尽管这些天自己有过无数次的思想交锋，可转变自己一生的机会不容放过。世上的事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现在是敞开话题的最好时机。之后，李顺义一脸迷茫地看着张天妮，将自己要与天妮分手的想法向张天妮坦然说出。

“哈哈哈……敢跟我开这种玩笑？借你三个胆儿……”

天真的张天妮用手指点嗒着李顺义的脑门儿。在她想来，李家能找到她这样一个媳妇已经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可李顺义却沉着脸儿一本正经地说：“天妮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讨厌，你再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以后不来啦。”

“不是开玩笑。天妮，我闯京城也好几年了，一直也没什么出息和发展，这次我终于遇到能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不能放过。不论你说我下贱也好，忘恩负义也好，我都只能擎着啦。咱们恩爱过一场，我会永远记着你的，将来我在北京要是真有混好了的那天我是不会忘了你的。天妮，希望你能理解我。”

直到这时张天妮才发现顺子的眼睛有些湿润了。这一晚上他有些怪怪的，难道真是……张天妮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自己给顺子下过最后通牒不假，可那是假的、那是激将法啊，没想到就这么几天这小子生出这么多花花肠子来：“看来你是拿定主意啦？行啊顺子，就这么几天的工夫就把你们老总给挂上啦？我说你怎么连大哥二哥都敢背弃，原来后面隐藏的是这么些个见不得人的勾当。”

“别扯远了，这和大哥二哥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是怕这些个见不得人的事儿露马脚，所以你才回避。不是吗？”

“我有什么可回避的？”

“不回避？那好，明天我就找秦秀美去！”

“你去吧，秦秀美本来也不是不知道。”

张天妮看着无所顾忌的李顺义：“啊……原来你们已经是一拍即合啦？行啊李顺义，我跟了你五六年了，压根儿就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

“天妮，咱们能不能别治气，像大人一样地了结这件事儿？”

“不能！”张天妮火了，“说得轻巧，你把我张天妮当成什么了？是一头给你配种的母牛吗？你说让我来我就来，你让我走我就走？我是人！”说到这张天妮流下了眼泪，“人家跟了你那么久，你今天说黄就想黄，还有没有点责任心？”李顺义也有些愤愤不平地：“难道我就没有付出过吗？难道我以前对你不好吗？”

“可是你背弃诺言，见利忘义！”

“难道仅仅是我背弃诺言、见利忘义吗？你哪……”说到这李顺义的眼珠子瞪得很大，血丝都看得清清楚楚，“难道你没有见利忘义吗？难道不是你给我最后两年的期限吗？不然我也不会是这样！”

“那不过是我的好心，是我的一种激将法而已。”

“鬼才相信！”李顺义大吼般的高喊了起来。的确，他压根儿就不相信这是张天妮的良苦用心。现在是什么社会呀？陈世美算什么？马前泼水又有什么少见多怪？这几年在学校、在朋友的圈子里这样的事情不是司空见惯了吗？恩恩怨怨、聚聚散散已不再是大喜大悲之事了：“还什么激将法？我李顺义再明白不过，如果我两年内一无所获最后可悲的下场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也不会怪你，既然人们现实得已经把感情开始用成功与否来衡量，那么大家只能是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啦。”

“李顺义你他妈浑蛋！”张天妮气得直拍桌子，却不知说什么能更解气，更使李顺义明白自己并不是他说的那种人。可嘴好像与大脑脱节了一样，就是找不着合适的语言回击这个从小就把自己领上爱情之

路的男人。李顺义瞥了眼找不到话说的张天妮没说什么。这个小小的动作被张天妮看在眼里，她备受伤害，忽然有一种自讨没趣的感觉。难道自己真到了这样下贱的程度了吗？是廉价市场上被人挑剩下的肉和菜吗？“好好好、咱们什么也不必再说了，算我瞎眼，我认倒霉！”说完张天妮迅速穿上衣服就要往外走。这时顺子忽然拉住了天妮的手：“天妮，我知道我不对，可是我别无选择。你就原谅我吧。如果我混好了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会给你补偿的。”

第七章 恩恩怨怨（5）

“放开我的手。”背对着他的张天妮脸上毫无表情，“但愿你说的不是梦话。飘飘一叶过长江，风雨征程雾茫茫。戏里的台词我还是记得的，人生如戏，路还长着哪顺子。不过和你的总裁有了几天的新欢，就自鸣得意了吗？秦秀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心底的盘子到底多大？你在她人生的这盘棋中到底算一个什么样的棋子和角色你仔细地掂量过了吗？”说到这，张天妮转过脸来看着李顺义，她发现顺子眨巴了几下眼回避开自己的目光，“明摆着，连你自己都没有底。不过我也佩服你的胆量，靠着别人给你提供了一次机遇耍点小聪明，靠着抄袭一段别人的歌词博得主子的欢心就敢玩火？踩着一叶芦苇过长江？你可不是达摩老祖哇，你到底有多大的道行敢跟秦秀美玩下去？”

“也不能都这么说吧？人和人连一点感情都不讲了吗？她还是爱我的。”

“哈哈哈……多么幼稚啊顺子，我们没有过感情吗？我们还是初恋哪，难道你没爱过我吗？一样，都是一样的。最主要的是爱过之后怎么办？你们的那种爱到底又能撑得多久？睡不着觉的时候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说完张天妮开门欲走，李顺义忙说：“天晚了，我送你吧。”张天妮淡淡地笑了笑：“谢谢啦，还是养养精神明天伺候你的总裁吧。”门被嘭的一声关上了，留下李顺义一个人傻傻地坐在那里发呆。这一晚上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终于把憋了多日的话向天妮坦言了，本来以为将承受天妮带来的一场更加激烈的暴风骤雨，但没想到的是天妮还算平静。原谅也好、不原谅也罢，对这件事儿总算有个了断。可天妮临走前说的那番话不得不由李顺义思量。是啊，在秦秀美人生的这盘棋中自己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是车马炮？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如果无足轻重，那么自己不是鸡飞蛋打了吗？他站起身遥望着楼下，见张天妮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昏暗的灯火深处……

张天妮之所以潇潇洒洒地推门而去，是因为她不想在李顺义面前丢掉曾有的尊严、破坏掉曾有的形象。从李顺义的住处一直走回到学校的张天妮一路上泪水相伴。她很伤心，很委屈。万想不到奔着奔着到了京城，而在事业和爱情两大战场上受到了重创。一路上，她与顺子爱恋的历程像过电影一样地在眼前不停地掠过。曾几何时李顺义跪在自己面前哭哭啼啼不想分手，曾几何时欢愉过后拉着自己的手信誓旦旦？而今转眼之间往事成空。爱情这个东西非常奇怪，当你心烦的时候挥之不去，当它悄悄溜走的时候你想抓都抓不住。过去从来都是李顺义追求自己，在自己的字典里压根儿就不存在追人这二字，就更别提李顺义啦。还记得初进京城时给他下最后两年的通牒时，他可怜巴巴的那个样子。可今天自己为什么要哭、要流泪呀？难道是他出息啦？自己真的要靠着他做一个专职太太吗？不是。那为什么还要伤心呐？这不是好事吗？过去多少次提出来与他分手他都哭啼啼的不干。今天机会终于来了，在京城这样的大都市，在这样充满着各种机遇的地方，自己有更大的选择了还愁什么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啊，自己不是正可以无牵无挂地展翅翱翔了吗？那么自己为什么还要流泪？还要悲痛呢？对，我不流泪，我不伤心。尽管她在努力地劝解着自己，可泪水还是不停地从她的眼窝里流出来："顺子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爱情的历程可能就是这样，谁先提出分手谁先得到解脱，因为提出方已找到了自己的落脚点，而被动方不容易从猝不及防的变化中转换过来，所以往往像留在迷宫里而绕不出来。如果张天妮在给李顺义提出最后通牒之时提出分手，痛苦的肯定不是张天妮。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李顺义连个最后通牒的机会也没有留给她。一路上张天妮非常悲痛，她深深陷入李顺义给她带来的痛苦之中。张天妮的确没有想到李顺义会这样，也没有想到他要离开自己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大的痛苦。直到这时她才感到，原来自己对顺子的爱是深深的。

离开了天妮，尽管顺子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但终感庆幸的是总算咬着牙完成了一件事情，可以向老总有个交代了。这是这些个日子以来一直困扰自己的事。万事总难全，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前程牺牲点个人的感情又算得了什么呐？多少前辈、多少能人志士不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吗？大丈夫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只是天妮可能一下子不容易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毕竟相爱过五六年啦。再加上自己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而她在学业的问题上遇到了很多的麻烦，看得出来最近天妮有种依赖自己的思想。在这时候提出分手，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啊。希望寄托在未来吧，如果自己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一定要好好地回报她，毕竟曾做过自己的女人，把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了自己。尽管了却?一件心事，但这一夜顺子没有睡好，与天妮曾有的欢乐日子、天妮临别时流泪的面孔，在他眼前总是挥之不去……

第七章 恩恩怨怨（6）

谁说宠儿无忧患？山重水复也茫然。这位曾在北国意气风发的姑娘万没想到在京城会陷入事业和爱情双重失意的境地。这些日子她感到天空阴郁，神情暗淡。已经好多个夜晚没睡好觉了，但她强忍着感情上的悲痛没再找李顺义，也没再给他挂电话。她很委屈地把所遇到的一切告诉了表哥张志鹏，张志鹏怎么也没有想到顺子的变化会这样快。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自己还曾想好好带一带他，要让他给自己做经纪人呢，可才几天的工夫啊，竟能把自己的表妹这样好的一个姑娘给甩了。钱哪、虚荣啊、名利呀，多好的人也在此败北。秦秀美这个名字张志鹏听说过，春节晚会的时候他还特意看了看她顶替自己唱的那首《今夜星光灿烂》。听说她的影音公司开得规模不小，可论歌唱前途张志鹏觉得她不值一提，只是因为她有钱有后盾而已。虽为表妹的境遇深感不平，但却无能为力，有谁能把一个男人从刚挖掘出的金矿里拉回来？在学校的问题上，他更是伸不上手，京剧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只能告诉天妮别把那个京剧看得太重，以后还是干别的吧。“干个屁！”天妮心想：你都干到这个份儿上了不也是很无奈吗？我现在都学到这个程度能全扔了吗？她无奈地走了。

近一个时期京剧似乎吃香了起来，不仅仅是经常到大会堂和小剧场给领导们演出，长安大戏院和北京的几大剧场也连连上演各派名剧。门前的观众很多，特别是有不少大学生。近来电视台也常常在各大型晚会上邀请年轻的戏曲演员演出或作为嘉宾参加活动，还设立了专项频道和各种节目来宣传京剧，不仅介绍资深的艺术家也介绍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这不仅仅是什么钱不钱的问题，现代社会谁都知道名的重要性。然而没有几天的工夫，李秀芬的频频曝光已使她在京城的舞台上小有名气了。电视里经常播她演戏的片段，报纸上也把她的大剧照登在上面，把她作为青年京剧新秀加以点评。这一切怎能不让人眼热？就连前一阵子还算沉得住劲儿的马晓萦也开始念起三七儿来

了："哎呀，看来糖衣炮弹也不如肉弹管用啊……"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红，李秀芬经常要受各方面的邀请到社会各处参加各种活动，回来的时候不仅腰里装着红包，还要带回许多鲜花和实用的纪念品，这不能不使身陷绝境中的张天妮看着眼热和对此产生种种遐想。自己要是也像李秀芬那样，一切不也就都会改变了吗？半年前他李顺义是个屁？不就是有了个新大陆了吗？你能，我也能！凭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不行！我要争！

然而一切并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尽管她一改往日傲慢的神态而温顺地到系主任家拜访了几次，也学着李秀芬的样子，嘴里甜甜地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地帮这帮那，但仍没有什么改变。系主任还是没有把培养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课堂上的重点对象、受关注的依旧是李秀芬，每次演出的主演仍没有排到她的头上。而且现在系主任像更加有了成就的样子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文化也已经到了讲品牌的时代啦，学校也是一样，如果多培养出几个像李秀芬这样的学生，那我们学校的底气就更足啦。"嘿，这种掩耳盗铃的戏还想蒙得过这些个比猴儿还精的戏子？班上的师哥师妹们每当听他这话的时候都相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挤眉弄眼的。谁爱怎么着谁怎么着，走出无名小卒的阵地才是好家伙。人更多的时候是嫉妒，他们何尝不想成为受器重的李秀芬？何尝不想尽快改善自己不利的境遇？什么也别说，循规蹈矩的做法看来是不顶用啦，得想办法才行。对，看来在哈市的两位师兄给自己开的第二服药方是用上的时候啦。只是这样猛的药用下去后是否也会伤着自己呢？名声啊，对一个女人，对于一个姑娘来说是多么重要哇……可现在看来想上华山也只有这一条路啦。不然自己空怀一身本领也只能在这里暗气暗受，无出头之日。还不如试它一家伙。想好了之后，张天妮只要见到系主任总是仰起一张妩媚的笑脸，只等着给系主任下药这一机会。张天妮的笑脸是可爱的，把个系主任看得心里就好像有八支小爪子挠他的心窝窝一样，他望着这张脸发痴、发愣……

一天下午系主任说晚上要请一个客人吃饭，想给张天妮引介引介，要天妮晚上也到他家里吃饭。如果没什么事现在就到他家帮他收拾收拾刚买来的活鱼。天妮就到了系主任的家，厨房里的确放着不少的东西。系主任的妻子不在家，就她一个人陪着主任收拾买来的菜。张天妮今天穿得非常靓，一套红色连衣裙把她露在衣外的臂膀和脖项显得格外的白净，粉盈盈的脸蛋把她青春气质尽显无疑。从她进屋里之后，系主任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她身上身下。系主任不停地打量着，心里赞叹着：青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圣物哇，人世间什么东西还能比一个美女的青春更加诱人？没有，再没有了。

第七章 恩恩怨怨（8）

在酒色之徒面前，只要善于掌握住时机，条件很容易谈妥。系主任一口答应张天妮，下一步将对她进行重点培养。而且要文武并举，齐头并进的发展，一定要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掀起一番震动。可就在李中正再次扑上去要扒张天妮衣服的时候，只见张天妮露出一脸的怒气，她用尽全身力气将李中正一拳打倒在床上，把个系主任吓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地呆呆地看着冲着他怒目圆睁的这位姑娘。只见张天妮不慌不忙地从身边的包里掏出一个小录音机和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冲着他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手里这点小小的权力就想欺负这个、霸占那个的，本姑奶奶今天就是不吃你这一套。我告诉你，你做的今天我给你录下来了，你就等着明天曝光吧。大不了今个姑奶奶和你一命顶一命罢了。"

系主任这个时候才晃过一点神来，他知道中了这个丫头片子的计了。可看着眼前一只手里拿着录音机，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大大的削果刀子的张天妮，他愣是不敢发作。他只好皮笑肉不笑地冲着张天妮说："你瞅你、你瞅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吗？老师也实在是太喜欢你了吗。"

"放屁！不许你污辱我。本姑奶奶是你喜欢的吗？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也配！"看着眼前气白脸的张天妮，见她手里拿着的那把刀直冲着自己的样子，系主任真的有点心虚，他忙点头称是："是是是，我不配、我不配。你把刀子撂下，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张天妮也不含糊，将手里的刀"当"的一声扔到了身边的桌子上，随手拽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坐到了上面冲着他："说吧，我倒是想听你慢慢说，怎么办吧……"系主任支支吾吾不知该说些什么，这可把张天妮气坏了。啊，好小子，想跟我耍滑头哇？她站起身，拿起刀和录音机就想走。只见系主任上去一把把她抱住，顺手就想抢她的录音机和刀。这时张天妮狠狠地抓住手里的包，却异常平静地对系主任说："李主任，今天

你要是不想让我死在你家里，你就跟我抢这个包。”一句话，系主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地瘫坐在身边的床上：“你说吧……你想怎么样吧……”张天妮又回到身边的椅子坐下：“兑现你方才对我说的培养计划，我保证不把此事说出去。不然的话，我明天就到校里头把今天的事，和你对李秀芬所做的事全都公之于众。”

“好好，我答应，我答应……”

听着门被“嘭”的一声关上后，李中正虚弱的身体咣当一下躺在了床上，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个久经情场的老鬼，今天却这样轻易地栽在了一个黄毛丫头的手里。他心说：轻敌呀、轻敌啦，好事哪有这么简单的呀？这次真是轻敌啦……

这天下午走出系主任家门的时候，张天妮感觉邻居的老师们好多双眼睛好像都盯在自己的身上，使她不自然，不自在。他们是不是一定认为自己和李中正发生了什么？李秀芬走出系主任家里面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态吗？

就这样，没有几天的工夫，对张天妮的培养计划很快制定了出来。为避人耳目，他一本正经地起草了一份报告上报了校党委，意思是为了扩大学校的对外影响，更好更多地培养出人未出门名先扬的优秀人才，继李秀芬后要重点培养出几个独具特色的青年新秀。其中除文武兼备的张天妮外，还有一个老生和一个花脸演员。由于有了培养李秀芬的成功经验，他的这项提议很快得到了校方的认同。这一次的重点培养使他更加大胆，他独出心裁地调整了班里的教学计划，所有课程安排紧紧围绕着这几个重点对象进行，一切为之让路。

张天妮的名字很快排满在教学楼的大黑板上。上午一、二节课，张天妮的《杨门女将》响排；下午一二节课，张天妮的《八大锤》响排。哇！大家伙像弄不明白了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相互瞪着眼睛、吐着舌头。李秀芬更像搞不明白了似的站在大黑板前半天没动地方。这时马晓萦大笑着说：“这回该热闹啦，大伙就等着看好戏吧。”有几个师兄弟气不忿了：“都他妈花一样的钱进修，凭什么他们

是重点？凭什么他们占我们的排练时间？”笑归笑、吵归吵，可谁能动摇系主任的安排？他一本正经地深入到排练课堂，理直气壮地坐镇《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排练现场。他一遍遍地冲着交头接耳的同学们高喊：“讲效率的前提，就是严肃的排练纪律。我们要想从这里走向人生、走向艺术辉煌的舞台，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否则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应当说对于李秀芬和张天妮的培养是成功的，特别是张天妮。一个女孩唱好女孩子的戏容易，然而让她演一出连男孩子演着都吃力的戏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然而张天妮做到了。几个月后，经过精心排练出的《杨门女将》和《八大锤》终于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亮相了。这一天，舞台上的张天妮可谓光彩四射，舞台下可谓掌声雷鸣，好评如潮。她扮相英俊，文武俱佳。一个英姿飒爽的穆桂英叫她演得活灵活现。演文场时，一个挂帅女将让她唱得胜券在握，很有功底；破天门的八大阵时，大刀、长枪在她手中耍得呼呼作响，抛向空中的刀枪一次次吊起观众的心，台下惊呼声哦哦作响。《八大锤》更是连连叫绝，那功力，那分量，那美劲儿，那帅劲儿叫她演得可算到了家了。连京城几大剧院去的不少同行都赞不绝口，叹为观止。一位资深的老艺术家望着台上的张天妮不禁流下泪水，点头称道：“难得、难得，实在是太难得啦……”散戏时，好几位老艺术家不由自主地到后台来看望这个京剧舞台上难得出现的年轻新人。他们好像在她身上又看到了梅先生，又看到了李少春，好像又看到京剧艺术振兴的希望。他们走到她的面前用手巾擦去她的汗珠，心疼地拍着她的脸蛋儿：“巾帼出豪杰，英雄出少年呐……”

由于进修班的成绩显著，年终之际，系主任被破例评为艺术院校的优秀育人标兵，并晋升为正教授级。根据他的工作成就，电视台还特地为他办了一期人物专访。他对自己这种文化品牌和人未出门名先扬的培训方式侃侃而谈，说得有声有色。身边的人也对他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而赞不绝口。可谁会知道这样的学生在晋京前曾苦熬过多少

年的寒窗之苦？流过多少汗水血水？舞台上是辉煌的，舞台下是凄苦的。然而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有种桃的，有摘桃的。系主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摘桃者。他摘取了名利上的桃子，同时在摘取色艺俱佳女孩子青春的时候，还隐藏起了自己不光彩的一幕。

第七章 恩恩怨怨（9）

系主任这时美得不得了。身为正教授啦，现在连国家大剧院的师哥、师姐们都不能再小看自己啦。曾几何时看着舞台上辉煌的他们自己总是感到有些卑微。可风水轮流转，今天他们老了，蹦跶不动了，舞台不再属于他们了，可人生在此时为自己提供了粉墨登场的机会，提供了施展本事的舞台，使自己得名、得利又得色。用现代青年人常用的一句话形容叫爽，真的很爽！自上了电视专访后，他自觉不自觉地有些飘然。他绷起脸、昂起头，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让许多人感到很可笑。特别是以前知道他底细的师兄弟更是故意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心说："有什么啊？一个小三花脸。"但是他的心里却是真的很美，美得无法言喻。他平生还是头一次像今天这样感到天空是这样的蔚蓝，云朵是这样的洁白，空气是这样的透人心肺，走起路来姿势是这样的优美。可又总是在这个时候他会想起自己在张天妮的手里还捏着一盘自己不光彩的录音带。自己也按她的要求把事办啦，什么时候得从她手里把这个东西要回来啦。可录音带是能复制的啊……每每想到此时，他的心里不免又罩上一层阴影。

如期所愿，张天妮在戏剧舞台上迅速走红。她以其独具特色的强项，唱念做打俱佳的本领，特别是以一出深吃功力的《八大锤》而标新立异。真如当初系主任答应她的那样，在京城京剧舞台上掀起一番风暴。这股强劲的风暴似乎无人能敌。她的名声没几天的工夫就把才红不到几天工夫的李秀芬远远抛在了身后。现代媒体的迅速跟进，更是火借风威的架势。电视转播、电视专访、大小晚会、报纸介绍、戏剧刊物大封面，一番炒作，把这个戏剧舞台上刚刚出名的年轻人一下子推到了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位置。一连多日，只要剧院门前挂出她的招牌，场场爆满。她终于看到了鲜花如潮，观众久久不肯离去的场面。一个职业演员还能渴求什么？不就是这些吗？眼前的景象仿佛平息了一些多日里积压在胸口的阴郁之气。

一个京剧演员行与不行，九龙口前就像一个考场。吃过多少苦，流过多少汗，下过多少年的功夫谁也蒙不了。张天妮的本事这一次不得不让师哥师妹们叹服，连总是满嘴俏皮话的马晓萦，看着舞台上刀枪飞扬的二师姐也不得不暗自叫绝，五体投地。然而大家却一致认为，无论多能耐，张天妮要是不在台后唱了一场投桃送李的戏，一切也都是枉然。从大家的目光中张天妮看到了一切，可是她也不想解释，因为她知道那样会越抹越黑。免不了同学们还会说自己当婊子还想立牌坊，由他们去吧，自己唱不上戏的时候又有谁替自己鸣什么不平了吗？迟早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可这个时候大家更加憎恨在台前台后假里假兴张张罗罗的系主任。大家憎恨他摘取了进修班最漂亮、最有才气的两位师妹。他凭什么？有什么本事？一个臭贼！不过是一个小破系主任罢了。多少双愤恨的目光在系主任的身后形成了世人看不见的一道道寒冷的光柱。也就在此时，一个大大的陷阱已开始为他挖掘了。

与张天妮的分手给李顺义带来了无尽的思念。尽管他怀着为了完成人生、事业走向辉煌的一己信念而在漫长的黑夜里苦熬着，但终无法忘怀张天妮的身影。那张天真无邪、光彩灿烂的脸庞，身体中散发出的独有的芳香，从初恋时自己就已经闻惯了的那股奶香的味道，而今再也嗅不到了。他满以为有了信念的支撑，可以了断一切。他满以为像人们说的那样，时间可以淡漠一切。然而他发觉时间隔得越长，那种思念就越像一把钩子一样地勾勒他的心，使那里在不停地流血。

多少次他开着一辆不起眼的车，进了天妮学校。在通向食堂的路旁停靠下来，目的就是想看一看被他断然抛弃的情人。有几次他看到了她的身影，她依然是那么漂亮，只是消瘦了许多。是累的吗？她的神情，她的样子不像自己想得那样失魂落魄，也可能自己在她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那么重要？不能啊，从自己提出与她分手的刹那，可以看出她是在乎自己的，是爱自己的啊。有一次天妮就一个人从他的车前经过，李顺义多么想打开车门抱住昔日的情人，但他还是理智地克

制住了自己。也可能她的疮疤好不容易抚平，何必再次揭开它，让它再流血呢？就这样，他望着昔日情人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多少个夜晚这个背影在他的脑海里无法消失，萦绕在他的眼前。他发现自己对天妮的爱不仅仅是一种性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情的需要。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情无法寄托的时候是那么可怜，那么悲凉。尽管有一个富翁般的年轻女人天天躺在自己的身边也无济于事，她与天妮无法相比。他恨自己为什么就不是一个百万富翁？那样的话，自己不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揽住自己所钟爱的女人了吗？

就在他拿事业的辉煌与真正的爱情一遍又一遍地做最后的品评的时候，一天他在长安大戏院看到了张天妮演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广告。这天他买了一张戏票，悄悄地来到了剧场。哦，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他从这一刻起仿佛才真正看清自己过去的女人真正的面孔。她是那样的技艺超群，光彩照人，就像一颗大大的夜明珠般的璀璨。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把他感染得流下泪水，他不敢跟着喊好，怕天妮听出自己的声音来。只是躲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鼓掌。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失去的是什么，是一个永远也再找不到的美，永远也寻不回的爱。他知道，以天妮现在的身价，已远远再不是他这个什么音乐总监所能扶架的人了。同时他又为自己这种可笑的遐想感到丑陋和可悲。

张天妮成名了。当一张大大的演出海报和戏剧人物封面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傻眼了，久久地凝望着大画报，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人就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女人吗？一向以天然纯美著称的天妮这次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显得多了几分艳丽。但只有他才能发现，在她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凄楚和哀愁。两天之后在报纸上和电视里再次见到了这个名字和这张曾是那样熟悉的脸，他不由自主地茫然落泪，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心态，反正泪水悄悄地滑下了他的眼窝："噢，宝贝，你终于成功了。"不管怎样顺子是高兴的，毕竟曾经拥有。

天妮迅速成名是顺子没有想到的，前一阵子她告诉过自己在学校的处境，当时她显得是那样的抑郁，并有着几分无奈，怎么也想不到就这么几天的工夫她就这样迅速蹿红。只是在高兴之余多了几分悲伤，自己曾经还在抉择，还在权衡，现在看来自己是多么滑稽而可笑?

这天夜里顺子一个人不停地摆弄着那个小铃铛，他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听着它发出铛……铛……的声响，秦秀美不明白地看着他不止一次地问干吗非听这个东西？他说你不懂，从这里能听出好多东西来……